

《妙法蓮華經》序品講記

慧瑩法師主講

何翠萍筆錄

《妙法蓮華經》是佛教經典中最重要的經典。妙寶經室（妙華佛學會的前身）的成立，主要是為了繼承遠老法師的志願，要弘揚真正的佛法。遠老法師一生最推崇《法華經》，所以被稱為法華王；他的眼光，他的講法，與一般人，以及古來各宗派祖師，有不同之處，我們不妨在經文中觀察，比較那種講法更加符合經文的意義，符合佛的意趣。

一九四六年正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，我在廣州如來庵，聽遠老法師講經，上午聽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下午聽《法華經》。遠老法師認為，《法華經》的宗旨是開權顯實，雖然是開權，但權教非認識不可，我們只是不取權教的果，不以權教果為究竟，不以三乘教為止境。〈方便品〉結尾說：「其不習學人，不能曉了此。」意思是說，我們如果不學習權教，不學習方便的三乘教，就不能曉了《法華經》，不知權就不知實，權與實是互相對待，要知權才可知實，知道實就可以知道權。

所以，在妙寶經室成立以來，我們用十年的時間來研究權教，講過五乘、三乘的基礎教理，包括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大乘；我也先後講過《維摩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、大乘三小論等，這些經論，依《法華經》的立場來講，都是權教經典，唯有《法華經》才是一乘實教，才是至高無上最真實的。

遠老法師教我們讀經要因讀知文，因文解義，因義明宗，因宗入趣。我們一面讀經，一面要思惟，因讀經而了解文字所表詮的意義，就可以明白全經的宗旨，知道它的歸趣。

本經的宗旨是開權顯實，以說明權實為本經的大義，全經的內容，說明甚麼是權，甚麼是實。開權的「開」是捨棄和廢除的意思，不是揭開的意思。經文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，意謂佛以前是委曲地施設權教，現在將入涅槃，則要正直說；以前講的是方便，將就（遷就）眾生的機緣，不是佛的本心本意，現在講真話，只有一乘才是真實，顯示出真實意趣。所以說本經是「暢佛本懷」。佛的心懷，佛的真實意趣，一直是隱藏著，沒表露出來，到最後才把自己真心真意全盤披露，不再隱瞞，可以大大地暢所欲言。

我們知道了本經的宗旨，就要因宗入趣，要知道歸趣，歸向一乘，即要發一乘菩提心，行一乘菩薩道，要有勇猛精進心，親近無量無數諸佛，證無上正等正覺，成無量無邊功德的一乘佛果，以此為歸趣，以此為志願，就叫因宗入趣。

（慧瑩法師在正式講經文時，講了本經的宗旨，講了本經的二十種要義，解釋了經題，介紹了譯者，也講述了遠老法師為何要修正《法華經》。這些內容，在慧瑩法師主講的《妙法蓮華經綱要》一書中已有詳細敘述，在此不作記錄。）

遠老法師提倡維新佛教，即刷新佛教。「維新」有革新的意思，把舊的改革變成新的，令它維繫著、保持新，不讓它變舊。乾淨、清潔善行和進步，謂之新。有人認為：小孩子讀書才要求進步，我們幾十歲了，何須求進步？其實，年紀越大，越要急於求進步，因為年青人還有很多時間求進步，年紀大的人，時日無多，更須精進，否則就沒機會求進步了。維新是要改善我們身語意行為，要經常檢討自己，令自己有進步。

我們要用佛法來改善身心行為和思想習慣，但佛法傳到中國，二千多年來已經被人弄舊了，三乘法被人弄髒了，佛教徒應有的行為變質了，連《法華經》的「開權顯實」法也被人歪曲了。凡是尊重佛教的人，就會很傷心，會急不及待地要維新才得安樂，所以遠老法師要提倡維新佛教，如果沒被人弄舊，就不用維新。

佛法是講緣起、無常、無我；而中國佛教，加入了中國的哲學、道教、儒家等思想，變成講本體，講唯心，所以應當改革維新。

我們要依佛法去觀緣起，修智慧。福慧是自己修來的，不是求佛賜予的。所謂「佛力加被」，只應求佛在冥冥中扶持我們，幫助我們進步，最重要的還是要靠自己改善自己的行為。我們讀經像照鏡子，知道佛菩薩是怎樣做的，我們依照來做，才是讀經的原則。我們讀經不是讀給佛菩薩聽，而是讀出道理，明白道理，依著道理去修六度萬行，一直到成佛。

維新的另一層意義：佛先前施設權教法的時代是舊，最後開權顯實的時候是新；以前捨父逃逝當窮子做苦工時是舊，現在回到父親身邊，做大富長者子是新人；三乘是舊，一乘是新。我們永遠要做一個新人，做一個新的佛教徒，做一個進步的佛教徒，要永遠常新，進步到成為一乘大菩薩，再進步到圓滿一乘佛果功德。

〈序品〉把法會產生的因由敘述出來，全品是講未開權顯實前，未正式講正宗分前，法會產生的經過，釋迦佛講無量義經之後，入無量義處三昧，入定，放光，照見東方很多世界令法會上大眾都看見，天上散落種種花，大地六種震動，令大眾見到種種境界，覺得很奇特，生起疑惑，彌勒菩薩代表大眾請文殊菩薩講出佛這樣做的因由。文殊菩薩把過去的經歷說出來，把日月燈明佛的情形也講出來，從前日月燈明佛也是和釋迦佛一樣，現出種種瑞相，日月燈明佛出定之後就說《法華經》。現在釋迦佛也是如此，很快就要說《法華經》。佛現這些景象是開場白，是序幕，是前奏曲，要令大眾知道，將要說《法華經》，是這樣隆重，可知《法華經》非等閑，非平常，非普通，要大眾有一個虔誠的心理準備，為正宗分作先導。

一般經都分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《法華經》的〈序品〉是序分，敘述法會的生起，有說法主，有說法處，有說法的時間，有聽法者，像開會一樣，等於開會的記錄。正宗分有八品，由方便品至授學無學人記品。流通分是後十五品。品是同一類的內容歸在一類，每一品都有一定的理由，不是隨便安立。

「如是我聞」

我們讀佛經，通常都看見經首有此四字，《法華經》也用此四字作開頭。因為佛在世的時候，佛所說的經都沒用文字記載，只有口口傳誦，甲聽了傳給乙，乙聽了傳給丙，一個傳一個地傳下去。

在佛滅後，迦葉尊者召集五百阿羅漢在七葉岩結集經典。本來阿難是多聞第一，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難心」，佛說過的話，阿難記得最熟，最有資格參與結集佛經，但迦葉尊者要求參與者的條件必須是阿羅漢，而阿難當時未成阿羅漢，只證了三果，因為他做佛的侍者，很分心，分散了精神，不能精進地去斷煩惱，所以被迦葉尊者叫了出去，要他成了阿羅漢才進來。於是阿難馬上發奮，當天半夜就證了阿羅漢。他去敲門，迦葉尊者問他是否成了阿羅漢？阿難說：「我成了阿羅漢才敢敲門。」迦葉尊者說：「你既然成了阿羅漢，我就不用開門了，你用神通進來吧。」成了阿羅漢就有三明六通，於是阿難尊者就用神通進去了，大家看見都很歡喜。

當時阿難尊者和迦葉尊者等人，用了三個月的時間，編集了《阿含經》，也是用口來編輯，並沒文字記載，由阿難尊者誦出來，其他大阿羅漢用心聽，看看他誦得對不對，或者有些補充，或者有些要修改，經過大眾確認後通過，認為沒錯漏就一直傳下來。

「如是我聞」，意思是說，如是這些道理，如是之法，是我聽來的，現在我念出來給大家聽。《阿含經》是阿難尊者負責結集，這個「我」是指阿難尊者，是他親耳聽佛所說，「如是我聞」後指展轉傳聞。阿羅漢破了我執，為甚麼說「我」字呢？但隨俗假借「我」作代名詞，說話就方便一些。「我聞」可以是聽一個人講，也可以聽多人說，由聽聞的人記錄成文，展轉相傳，把法傳下來。

用「如是我聞」在經首，是有來歷的：據說佛將近入滅前，弟子們都很悲傷，尤其是阿難，他掩面而哭。阿那律尊者提醒他：「阿難，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，你有重要的任務，你是持法者，負責佛法的流通，你有四個問題應請問佛：一、佛在世時，我們以佛為師；佛滅後我們以甚麼為師？二、佛滅後，我們依何而住？三、佛弟子有很多，有善有惡，那些惡性比丘，佛在世時，可調伏他們；佛滅後，怎樣調伏惡性比丘？四、以甚麼句子為結集佛經的開頭？」

阿難去請問佛，佛就回答：「佛滅後，弟子應以戒為師（即是要守規矩），依四念處而住（觀心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身無常，觀法無我），以默摺來對治惡性比丘（默然，不共語），一切佛經以『如是我聞』為開頭。」所以很多經首都是用「如是我聞」或「我聞如是」、「聞如是」做開頭。

大家都記住這傳說的故事，以此為根據，於是隨時看到有「如是我聞」的句子就認定是佛經了。但試想：是否一定對呢？如果那些外道，任何一個人作一本書，加上「如是我聞」做開頭，不管合不合佛理，都算作是佛經，這就錯了。我們不能以有「如是我聞」就認為是佛經，應該要看經的內容合不合法，要用三法印，用四依來作尺度為標準。

佛滅後四次結集經典，都沒有大乘經，佛滅後四百年左右，才有大乘經傳出。所以大乘經典的確不是阿難尊者結集的，不知是誰負責編集；但這《妙法蓮華經》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，如果要有人負責，用「如是我譯」更恰當，更合理。所以遠老法師

為了有人負責、有人承擔起見，就改為「如是我譯」，即是說這部經從頭至尾的事實和道理，如是之法，如是之事，如是開權顯實的《法華經》，是我鳩摩羅什翻譯的。這部經不是阿難編集，也沒寫明是誰編集，如用「我聞」就不可指定是誰聽來的，用「我譯」就可指定是羅什法師，這樣比較確切一些。

我們能讀到《法華經》，全靠羅什法師的翻譯，我們讀誦了，又可展轉傳給他人聽，展轉傳聞也很有價值。這個「聞」，不只是聽，而是包括了解和信仰，能記憶，這樣傳出來。古時沒有文字，都是靠聞得來，凡是聽聞了，了解後對人講，都可以講「如是我聞」四個字。

「一時佛住王舍城，耆闍崛山中，與大

比丘眾，萬二千人俱，皆是阿羅漢。」

一般的中國注解講六種成就：「如是」是信成就；「我聞」是聞成就；「一時」是時成就；「佛」是主成就；「王舍城耆闍崛山」是處成就；「大比丘眾」是眾成就。

「一時」是指法會從開始至結尾的那一段時間，是講佛和大比丘眾、菩薩大眾匯集一處的時間。世間上開會都有講明何年何月何日何時，但佛經裡的敘述都用「一時」來代替，包含了年月日，沒說明具體確實的日期。因為印度對歷史的記載一向不重視，而且各國日曆有所不同，公曆與農曆也不同，香港的時間與美國、英國的時間也不同，我們這裡是白天，美國是夜晚，印度與中國的曆法也不同，我們一直相傳四月初八是釋迦佛降生出世的日子，而南傳佛教國則核實為五月的月圓日為紀念佛陀日；另外，人間的年月日與天上也不同，法會中有天人參加，很難確定日期，如果寫明某年某月某日開這個法會，就會引起很多爭議，因此這裡用「一時」來記載，比較融通，避免了爭論，對那一國、那一方都沒衝突。

「佛」是指釋迦佛，凡是佛必定福德智慧圓滿，佛佛道同。佛是一切智人，具足一切智，用一切智統攝一切功德，一切無量功德都統攝在智慧中，顯出佛教重視智慧，是以智慧為中心，不同的神教，其他的神教是以威權為中心。成佛叫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譯義即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。佛成就的無上正等正覺，揀別了凡夫的不覺，揀別了外道的邪覺，揀別了小乘正覺之中卻不普遍，也揀別了菩薩雖普遍，能自利利他，但未得圓滿，還是有上，未得無上，未得究竟的正覺。唯有佛才是無上正等正覺，覺之中覺的程度最徹底、最普遍、最正確，是超過一切天、人，乃至三乘賢聖，到達最圓滿的覺，圓滿大菩提，這是佛的意義。

我們常說，皈依佛，兩足尊；兩足者，是福德充足，智慧充足，這樣的資格才稱為佛。當他成佛之時，無師智、自然智、一切智同時現前，即是由破除最根本的無明，淨盡一切煩惱習氣，從根本智現起後得智。現在序品時期未講到一乘佛，而權教佛也是具足無師智、自然智，圓滿一切種智，可以利益一切眾生，成了佛就稱為「一切智人」。不過講到正宗分一乘實佛時，以一乘佛立場來講，則唯有一乘佛才是究竟圓

滿。對小乘人講，修三大阿僧祇劫的六度萬行，就可以成佛了。這樣講，是權教佛的資格，到開權顯實時，就講權教佛三大阿僧祇劫是方便說的，如要成究竟圓滿的無上一乘佛果，就必須經過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修習無量道法，親近無量諸佛，那個歷程就無比廣大。

究竟圓滿的佛是指一乘佛，行一乘菩薩道，修一乘菩薩因行，經過無量無邊劫親近無量諸佛，所得到最圓滿的結果，一乘究竟無上覺，就是一乘真實佛果，具足無量無邊功德，這種功德不能用世間的語言表達，是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」。

釋迦佛不是權教佛，不是以三大阿僧祇劫而修成的，而是經過無量無邊恆河沙阿僧祇劫修菩薩行而得到一乘圓滿佛果；不過他來娑婆世界度有緣的眾生，要找尋那些退心的一乘弟子，令他們恢復一乘，所以就示現來做一個人間的佛陀，看起來好像很平常，事實上釋迦佛就是究竟圓滿的一乘佛。所以在後面的化城喻品和如來壽量品就告訴大家，佛的含義，不只是覺那麼簡單。

佛絕對不同天，不同神，不同鬼，是超過一切的。最圓滿的佛，是成就無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們知道了佛的意思是這樣崇高，這樣偉大，所以我們要尊敬佛，學習佛，以佛為模範，要發大精進，要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難行苦行。

我們發心學佛，一定要十分精進努力，有刻苦的精神，還要有恆心和毅力，然後才有所進步；即使進步到很有成就，還要精進再加精進，努力再加努力，才有希望達到成佛的境地。如果覺得疲倦，又怕佛道長遠，怕辛苦，怕吃虧，那麼你就不能學佛了。

我們認識了佛的資格、佛的功德是這樣崇高偉大，我們就要發精進心去學佛，讀《法華經》知道我們之所以墮落，就是以前畏懼佛道長遠，怕菩薩道難行。所以一個學佛的人，必須要取消懈怠、放逸、懶惰這些字眼，才有資格學佛。大家不要以為學佛是很清閑，吃好住，這就誤解了。我們信佛，要信究竟圓滿的佛，要以一乘佛為我們信仰的中心，為我們修學的志願，為我們最終的目的，這才是學佛。

我們知道釋迦佛是一乘佛，是我們娑婆世界的教主，是示現來教化我們的，是要我們行一乘菩薩道，這是佛出現於世的目的。

當時佛說《法華經》，是在「王舍城耆闍崛山中」，佛是停留在這個地方說法。「住」是停留在那裡。

「王舍城」是摩竭陀國的首都，是一座歷史上的名城。佛在世時，摩竭陀國的國王是頻婆娑羅王，他很尊敬佛陀。

「耆闍崛山」是王舍城外的一座山，譯作靈鷲山，也有人叫它做鷲峰山。這座山不是很大，也不是山靈，而是山中的鷲鳥很靈，有人講這座山因形狀似鷲鳥而得名。鷲鳥是一種很巨形的羽族。當時的印度流行鳥葬，人死了，不裝入棺材，親屬會把屍體放在郊外，讓鷲鳥吃，以為屍體被吃完之後，先人就會升天；如果鷲鳥不吃屍體，則認為是不吉利，親屬就會誦經，誦經之後，那些鷲鳥就會飛來吃屍體，所以講這些鷲鳥很靈。

佛在世時，有很多時候在耆闍崛山說法，也有在祇樹給孤獨園、竹園、西園等地方說法；總之有人請佛去說法，佛就到那裡說法；或者那個地方有有緣的眾生，佛也

會自動去那裡說法，這是「說法處」。

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和一萬二千位大比丘聚集在一起，這些人全部都是阿羅漢，是小乘的極果。小乘有四個果位，初果是須陀洹，譯入流，是最初參預聖流；二果是斯陀含，譯一來，一往來人間天上，就斷煩惱了；三果是阿那含，譯不來，不再來人間，四果是阿羅漢。

來耆闍崛山參加法會的有小乘人，也有大乘人。這裡首先敘述「大比丘眾」，因為佛開權顯實的主要對象是這些阿羅漢，聲聞眾是當機眾，是聽法者。「比丘」是因的名，「阿羅漢」是果的名。梵語「比丘」譯成中文是乞士，也有破惡、怖魔的意思，但最重要的意義是乞士，後兩層意思是附帶的。

比丘是出家人，印度的出家人也叫沙門，意思是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瞋癡。比丘如果破除了貪瞋癡，身口意十惡都破除了，斷了煩惱，以破惡為因，就能證得阿羅漢果。阿羅漢的中譯，也含三義：即應供、無生、殺賊。比丘因中做乞士，果上是應供；因中怖魔，果上是無生；因中破惡，果上是殺賊；一因一果是互相對應。

證了阿羅漢的比丘，稱為大比丘，不是說身材高碩，而是道德很高，程度很深，成就很大。阿羅漢是證了小乘極果的聖人，但他們在人間的身份仍是比丘。比丘叫乞士，佛在世時規定，無論以甚麼身份出家的比丘，都要每天托鉢乞食，不可以自己煮菜，不可以儲蓄。如果自己煮菜，就容易生起貪念，也容易生起驕慢心，認為自己是貴族，是有錢人，以前很富足，就會在家裡搬東西來享受，而生出很多弊端。

佛在世時，比丘都要過午不食，因為比丘如果整天在街上托鉢就變成乞丐了，就沒有時間用功修行，沒有時間聽法和打坐，而且過份滋擾民眾，令人反感。佛要比丘做乞士，是降伏貪欲，折伏驕慢的好方法，可以上乞諸佛之法，滋養慧命；下乞眾生之食，滋養色身。四大和合的色身是要靠食物來維持，有生命才可教化眾生，才可修行；若生命不能維持，甚麼都完了。

比丘乞食是義務，目的是給機會施主種福田，如果你供養了比丘，你就有福了。乞食是過渡時期，也是一種方便，比丘在乞食過程中，與民眾接觸，與民眾結緣，教化大眾，信徒有義務供養比丘。比丘是為了急於求解脫成聖者，為了出三界，為了專心一意地修道，才剃除鬚髮，犧牲一切，放棄一切享受，是高級的乞士；可知做比丘並非很簡單，要有大犧牲精神和大決心才能做到。古人說：「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」，大將軍、宰相都難以做到。如果有人要出家，立心出三界，魔王就會怖畏，設法搗亂，怕自己少了一個眷屬。

未證阿羅漢的比丘，不是叫「應供」，不是應受供養；要解脫了，成了阿羅漢才是真正應受人天供養。所以在佛教裡，犯戒的比丘，受布施，名為「賊住」，含意是有罪過。守戒的比丘未曾成聖，名為「負債士」，雖沒罪過，但好像欠債。

佛在世時，全部比丘都要乞食，現在中國的制度不須乞食，但我們出家人自己的理念上也要當自己是去乞食，一切東西都不屬於我，所受用的東西都當作是乞回來的，才會精進修行。證了初果（須陀洹）的聖人，受供養名叫「子用住」；他們已經破了我見結、戒禁取結、疑結這三種根本煩惱，所以信眾供養他們，他們所得的受用，就好像是用兒子的一樣，雖不用還債，但還要講多謝。只有證到阿羅漢果，多謝也不

須講，既沒罪，也沒負債，是應受人天供養的福田僧，因為四果是阿羅漢，已超出三界，斷除煩惱，解脫生死，諸漏已盡，受之無愧！

阿羅漢又名「殺賊」，不是捉個賊來殺，而是殺煩惱賊。煩惱譬喻賊，貪瞋癡心一起，能劫奪人的功德寶。大德常說：「一念瞋心起，火燒功德林。」阿羅漢斷了煩惱就是殺了劫功德的賊。

「諸漏已盡，無復煩惱，逮得己利，盡諸有結，心得自在。」

這幾句是讚嘆阿羅漢的功德。「漏」是指煩惱。眾生智慧不足，不知一切法皆空，無自性可得，心裡全是不良的心理在活動，種種執著，種種惡見，煩惱多得很；有的人煩惱重些，有的人煩惱薄些；如果他是很虛心，有慚愧心，就會改善，就會進步；如果是無慚無愧，而且有驕慢心的人，就很難改善；所以每個人都有煩惱。如果有煩惱，心就不乾淨，不清潔，好像一間房子下雨時漏水，除非及時維修，否則就會越漏越髒。我們有煩惱，就要大大地改造自己，修行就是要改變自己的壞心理。

有漏就裝不住功德，如果你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禪定，而且很精進地修，但你智慧不足，執著心重，不了解一切法因緣所生，不知道一切法無自性、無實性，總認為有個「我」去布施，有人受「我」的布施；有個「我」去持戒。有這種我執心，就有煩惱，我執、我見是根本煩惱。如果你有這種我執、我見，雖然你能布施持戒，雖有功德，但微乎其微，有時反生罪過。我執心不破，功德便會漏掉。

有時你布施之後，受你恩惠的人，可能會恩將仇報，可能會罵你：「我並沒叫你布施給我，是你自己送來的。」你是持戒的人，又不可以同他理論，也不可以用惡口還擊，只有死忍；但你的我執重，別人忘恩負義，對不起你，你就坐臥不安，很氣憤，心裡就會想：「好人難做，我以後都不布施了。」或者你會光火，所謂「一念瞋心火，能燒功德林」，功德如樹林都會燒掉。如果你沒般若空慧，就裝不住功德。即使你修了很多功德，也不是成佛的功德，連三乘聖者的功德都不是，因為都是有漏功德。

凡夫有種種執著、種種成見，未破無明，所做的功德都是人天小福，不是無漏解脫之福，是有限有量有盡的，福享盡了，還是要墮落；也就是說，有煩惱就裝不下功德，一時的貪愛心、瞋恨心、愚癡心生起，種種煩惱習氣洶湧而來，就會令你以前所做的功德，前功盡廢，好像火燒了、水沖了、風刮了一樣，是裝不穩的。如果你有般若空慧，沒有我執，你的功德就不會漏掉。

「諸漏已盡」，是講那些大阿羅漢各種煩惱都斷盡了。「諸漏」，簡單來講，是指無明、我執、貪瞋癡等這些根本的煩惱；廣闊來講，有很多的枝末煩惱，好像一棵樹，樹頭生了很多樹枝、樹葉，每一片樹葉有很多脈絡。我們的煩惱也一樣，由我執發展而增加，就有無量無數的煩惱，所以「諸」是言其多。眾生的煩惱有很多很多，而阿羅漢則已經斷盡了一切煩惱，我執、法執都破除了。佛在未開權顯實前，也承認這些阿羅漢「諸漏已盡」，但他們的習氣仍在，要究竟成佛才能清除習氣。習氣與根本煩惱

有甚麼不同呢？如酒瓶，酒倒清了，但酒瓶裡濃烈的酒味仍在。這裡所講的「盡」，只是盡煩惱，不是盡習氣，只有佛陀才能盡習氣。

依《法華經》說：那些阿羅漢從前是一乘菩薩，發過一乘心，行過一乘菩薩道，是本師釋迦佛所教化過，而且帶領他們親近過四萬億佛，不過他們畏懼佛道長遠，生起懈怠心而退墮了；初期是墮得不深，但時間長了，就越墮越深，往昔的本願也忘得一乾二淨，煩惱也多了，就會造業受苦，具足「諸漏」。佛對他們有甚麼辦法呢？如果逼他們一定要發菩提心，一定要行菩薩道，他們會驚怕。佛為了慈悲引導，先用方便施設了聲聞乘，教他們修四諦法，斷「諸漏」，令他們的煩惱減輕至薄弱，由薄弱至斷除。當他們的智慧增長了，那時才告訴他們：「我以前教你們斷煩惱，出三界，了生死，都不是究竟的，你們要得究竟涅槃，要得究竟大菩提，就要放棄所取的果位，不要以阿羅漢、辟支佛果為究竟，要發一乘菩提心，要回入一乘。」

當阿羅漢斷盡「諸漏」以後，雖然佛有說大乘法，有說般若法門，說一切法畢竟空，但他們聽了之後，想著「一切諸法皆悉空寂，無生無滅，無大無小，無漏無為，淨土菩提，亦悉空寂」。於是他們沒興趣發菩提心，不想成佛。自己斷煩惱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得解脫就安樂了，所以他們成了阿羅漢就唱道：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不受後有。」認為自己的事已經辦妥，甚麼都不須做了，是「無復煩惱」，煩惱不再回頭，不會再生起來侵擾他們。

他們雖證涅槃，仍如常生活，行乞托鉢，可以為眾生種福，有時也會教人，但他們不會發大慈悲願，負起度眾生的責任。他們只是隨緣化食，隨緣度人，不想廣度眾生，不希望成佛。他們成了阿羅漢已經得到三明六通八解脫，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，認為自己的功德已經圓滿，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，已經全部得到，所以是「逮得己利」。

「逮」是全部、應有盡有的意思，聲聞人應得的功德，已經都得到了，他們得到滅諦的利益是很清淨、很安寧、很清涼，就得小為足，已經心滿意足，至於佛的功德，淨土的莊嚴，他們都不再希求。聲聞人就是這樣。

所謂聲聞者，是聽佛說四諦法，知苦、斷集、修道、證滅，由於聞佛的教聲，依法修行，斷了集（煩惱業）的害處，得到身心安樂，覺得一切都很平靜，一切矛盾，一切痛苦，都消除了，證悟了滅諦（涅槃），到達很安寧、很自在、很清涼的境界，得到滅諦的利益。

他們既然已經斷集證滅，就「盡諸有結」。「有」就是有生死，這個「有」在佛經中，分三有、九有、二十五有。

三有即是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。欲有是指貪欲，欲界的眾生，有貪五欲的心，貪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的享受，於是就有煩惱，造業受苦。色有是指色界的眾生雖沒有欲界眾生的貪欲，但昧於禪定，修禪定才能生色界；他們貪著禪味，不得解脫，超不出三界生死苦惱。

佛教修定是加上智慧觀照，不會貪著禪味，只是借定力來開發無漏智慧。外道修定是貪著禪味，因為他們認為禪定是最安樂，世間任何五欲樂，都不及禪定那樣安樂，那種安樂是沒法形容。貪著禪味就是貪，就是有煩惱，有煩惱就不得解脫。

色者質礙為義，有質地、有變化、有障礙的東西就是色。色與空是相對的，色是可以障礙空間。無色是無形的，無身體，無色可見，但有時仍會有些微細的煩惱；就算無色界的空無邊處、色無邊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這些很高級的天，雖然沒有粗的想，但不是絕對沒有微細的想，微細的我執還存在。他們自己覺得很清淨，沒有妄想、煩惱，但還未斷盡根本無明，所以依舊不能超出三界，依然有煩惱，當定力盡的時候，依然會墮落，隨業受報。

九有是把三界分為九地，欲界叫五趣集居地，色界有四禪，加上無色界的四空，就叫九有。二十五有也是差不多，三有已包括九有、二十五有，總之不出三界就謂之「有」。

斷盡煩惱，破除我執，就能斷盡「有」的「結」。「結」，譬如繩打了死結就解不開，活結就容易解開，而煩惱業苦的死結則很難解開，眾生被綁在生死的苦海中，被綁在三界中，要下很大的工夫，修戒定慧，徹底通達空，才能鬆綁，解開死結；不徹底通達空是很難解開這個死結。阿羅漢就有此能力，可解開煩惱業苦三有的結，不被煩惱束縛，就能「心得自在」，慧得自在。

阿羅漢有分慧解脫阿羅漢和心解脫阿羅漢，前者明白緣起性空的道理，知道世間上宇宙萬有，包括有漏法、無漏法、有為法、無為法，他都能通達它是因緣所起，是種種條件、種種關係、種種因緣和合，然後才成立各種法，他能通達世間上沒有一樣東西是本來有的，沒有一樣東西是獨立存在的，沒有一樣東西是無緣無故而有的，所有事事物物都必須假借某種關係而成立，都沒有永恆性、沒有真實性；他這樣觀察人生宇宙，止觀力成就，引發現證慧，就可破我執。這個「我」不只認定這個人是我才算有我執，認定每一樣東西有個個體，有它本來的實質，有獨立性，有永恆性，也是有我執；個體性就是「我」，不過眾生以身心個體為「我」。能通達緣起性空的道理，就是有智慧，有智慧就不會執著，不會在身心上執著我，不會因人我是非而生煩惱。沒有執著就沒有束縛，就得自在。

理論上是這樣講，要得到慧解脫，還要下一番工夫去觀察，直到自己證驗到確確實實是沒有個體性，沒有實性，沒有永恆性，要悟證到這種道理才能開智慧，這種叫慧得自在。如果徹底悟證緣起性空的時候，勘破我執、法執，就可得解脫，得自在。得到慧自在的阿羅漢，還未得到三明六通；阿羅漢透過四禪定的功行所開發出來的智慧，通達一切法因緣所生，無自性，畢竟空，運用觀慧的力，當定慧力均衡時，生起一種很特殊的力量，才能得到三明六通。有三明六通的是心慧俱解脫阿羅漢。

三明也屬於六通，如有天眼通能看到未來的事，但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；而天眼明不但看到未來的事，還能看到它的來龍去脈。有宿命通只知過去世做過甚麼，宿命明則知道為何會這樣做。漏盡通是知道自己或他人已斷煩惱，但不知煩惱會不會再生起；有漏盡明不但知道煩惱已斷，而且知道煩惱會不會死灰復燃。所以「明」比「通」更進一步，作用透徹一些。

這些大阿羅漢「心得自在」，當然是俱解脫阿羅漢。他們有很深的定力，修到細微妄念都不起。定有很多種，將到未到初禪的未到定也可開智慧；但要得三明六通就要修較深的四禪定。

大阿羅漢都是修到四禪，有些也修四空定，其實四禪已很好。太深的定反而會障礙修智慧；尤其是菩薩，修太深的定則會浪費時間，會障礙行菩薩道。如非想非非想處天，有八萬大劫壽命，修這種深的定就會阻礙了行菩薩道的時間。所以菩薩是不修太深的定，有四禪定已經可得三明六通。

當時法會上的大阿羅漢有一萬二千位那麼多，要全部列舉出來就太繁瑣了，所以這裡只列舉了二十一位大阿羅漢的名字。

「其名曰：阿若憍陳如，摩訶迦葉，優樓頻螺迦葉，伽耶迦葉，那提迦葉，舍利弗，大目犍連，摩訶迦旃延，阿菟樓駄，劫賓那，憍梵波提，離婆多，畢陵伽婆嗟，薄拘羅，摩訶拘絺羅，難陀，孫陀羅難陀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須菩提，阿難，羅睺羅，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。」

以上列舉的是有代表性的名字，其實名字可以解釋，也可以不解釋，在這裡，我依傳統習慣，把這些名字的意義、來歷和得名的因緣，略說一下。

「憍陳如」是姓，譯成中文的意思是火器，他的祖先信拜火教，侍奉火神。「阿若」是名，譯作無知，即無所不知；也有作「知無」（知一切法無自性）、又譯作「最初解」、「已知」。他是悉達多太子的舅父，在王宮做官。太子出家時，國王派他和四人一起去侍奉太子，但太子不要他們侍候，不准他們接近，免得妨礙修行。後來這五人中有些驕慢，有些不能受苦，都離開了太子，去了鹿野苑修行。太子成佛後，最先為這五人說法。在佛弟子中，阿若憍陳如最早悟道。

「摩訶」是大的意思，「迦葉」是姓，譯意為「大龜氏」，他的祖先也學道，不過是學仙道，有隻特別大的龜出現，認為是祥瑞之相，所以用大龜氏來紀念他的祖先；也譯作「飲光」，因為他的手指會發光，所以他時常把手指屈曲起來。他是富家子弟，但他從不貪五欲，由於他宿世善根深厚，年幼時已厭離五欲，結婚也不過是順從父母之命，而他雖有妻子，卻常修梵行，結果他捨棄富貴的家庭而投身於佛教僧團。他出家後成為佛弟子中苦行第一（頭陀第一）。

頭陀譯作抖擻，一般講十二頭陀是指十二種苦行，其實這十二種是沒甚麼意思，如果只是吃不好、穿不好就是頭陀第一的話，難道說貧窮苦惱就是頭陀第一嗎？這是不符合十二頭陀的意思。所以十二頭陀應該是十二個時辰都是抖擻精神，振作精神，精進勇猛地修戒定慧，日夜精進不息地努力用功，才是頭陀第一。他專門去貧窮的地方托鉢化食，穿的是糞掃衣（檢拾破布洗乾淨，一塊塊縫起來的衣服），即使有富人供養衣服，他也不接受，也不住在僧團中，生活特別清苦。本來佛是要求弟子眾多人一起過僧團的生活，尤其是初出家，更要過僧團生活，因為多人住在一起，很有好處，大家一起共同遵守戒律，不妨礙別人修行，也可互相幫助，互相督導，互相教育，互

相勉勵；犯了戒要向大眾懺悔，或者自己無意中做錯了，有同修及時提醒，也容易改過，容易進步。如果出家人單獨一人居住，有時犯了戒也沒人知，懶惰也沒人督促。所以除非修行有相當成績，有自律精神的人才特許他離開僧團獨自修行。

大迦葉最初也是過僧團生活，不過他進步快，就請求佛讓他獨居一處。因為他有獨覺的根性，他自己說：即使他遇不到佛出世，也會自己修行，成為獨覺（辟支佛）。他喜歡單獨修行，單獨生活，觀四時變幻，觀生滅、無常而覺悟，很快就成了阿羅漢，深受大眾尊敬，成為長老。由於有多位迦葉，加上「摩訶」二字，表示他的年紀大，道德高。佛入涅槃後，能夠領導大眾結集佛經的，就是這位迦葉尊者。

「優樓頻螺迦葉」、「伽耶迦葉」、「那提迦葉」，是三兄弟，也是拜火教中的三師兄弟，他們認為火有火神，有無限威力，所以要拜火神。長兄有五百弟子，二、三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，三兄弟共有一千弟子。大師兄優樓頻螺迦葉，譯成中文的意思是木瓜林。傳說他的母親當年沒有子女，就去木瓜林祈求，很快就生了優樓頻螺迦葉。另一種傳說，因他住在木瓜林中而得名。他深受國王和市民的尊敬；他喜歡布施供養，被稱為施供第一。二師兄伽耶迦葉，譯成中文的意思是象頭山、象頭城，也即是伽耶山、伽耶城；他是教化第一。三師兄那提迦葉，是一條河的名字，依河而住；他是精進第一。

佛成道後，特地去教化他們，來到他們的住處借宿。他們故意安排佛住在有火龍的石室，好讓佛知難而退。結果佛平安無事，反而把火龍降伏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佛還未走，優樓頻螺迦葉心裡想：明天是拜火節，有很多人來拜火神；那些信眾看到瞿曇佛陀就會喜歡他，恭敬他，因為他很莊嚴，很有威德，也有很好的辯才，一定會吸引我們的徒眾。如果他今天出去化食，最好不要回來。

佛陀出去後，故意等那些人散會才回來。優樓頻螺迦葉問佛：「瞿曇（外道習慣這樣稱呼佛陀），為何今天不見你？為何這麼晚才回來？」佛陀回答說：「因為你希望我晚些回來，所以我就晚些才回來。」佛陀知道他的心裡想甚麼，所以他很佩服佛陀，但他仍不願意皈依佛陀。他說：「瞿曇，雖然您很有威德，很能幹，但都比不上我們拜火教。」佛陀就開導他：「拜火雖好，但只是拜火，作用不大。我們要能夠熄火，也要能夠發出有用之火，才比較好。火有光明的作用，但火也能破壞一切物質，所以火不一定有好的作用。」

佛陀又教他們熄滅貪瞋癡三毒之火，因為火能燒功德林。只有用智慧之火光，才可破除三毒火，這樣不但自己受用無窮，還可廣大利益眾生。智慧的火光，能夠破我執，破邪見，滅煩惱。只事奉有相的火沒甚麼用，我們應敬奉智慧火，要修習三昧火，要除驕慢、嫉妒等毒火。

優樓頻螺迦葉經過佛陀的教導，戒除了驕慢心，皈依了佛陀。因為他是國王的國師，有眾多的弟子，所以佛陀叫他考慮清楚，要同弟子商量。最後大家一致同意，把拜火的工具扔到河裡。住在下游的二、三師兄，看到上游漂下來的東西，趕緊去看大師兄那裡究竟發生了甚麼事。結果三師兄弟帶著自己的弟子一同皈依佛陀。佛的一千二百五十位常隨眾，以三迦葉的弟子為最多。

「舍利弗」在佛的十大弟子中被稱為智慧第一，他因為是舍利的兒子而得名。他

的媽媽的眼睛很像舍利鳥的眼睛，而舍利鳥的眼睛非常美麗，所以人們都叫舍利弗的媽媽為舍利。「弗」，子義，他是舍利的兒子，得名舍利弗。舍利弗很聰明，辯才很好，善於說法，在助佛弘法中擔任重要角色。他在媽媽肚裡已有很好的辯才，八歲已經辯贏大論師。印度流行舉辦無遮大會，國王派人搭起高台，請大論師提出問題，請大眾辯論，辯勝了有很多獎金和獎品，辯輸了會被處罰。

「大目犍連」是姓氏。他的名字叫拘律陀。他的媽媽未有孩子的時候，常去求拘律陀樹（一種豆樹）而得到他，所以叫他拘律陀。他聽說佛說法的音聲周遍無量世界，他有神足通，於是他就走到他方世界，看看能否聽到佛說法。他站在他方世界一位菩薩的鉢上，那位菩薩就說：「為何我的鉢上有條人頭虫？」因為他方世界的菩薩身很大，大目犍連沒把身變大，所以他站在人家的鉢邊，就像站在城頭那樣。本來阿羅漢都有神通，但大目犍連的神通比別人好一些，也能善於運用，所以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，被稱為神通第一。

「摩訶迦旃延」譯作文飾，他出口成文，很會修飾言辭，很文雅，學問也很好，十大弟子中是論議第一。

「阿菴樓陀」即阿那律，譯作無貧、如意。他是白飯王的兒子，也即是釋迦佛的堂弟。他很有福，多生多劫生在天上人間享福樂。出家後因身體不好，聽經時常打瞌睡。有一次佛陀批評他：「你既然發心出家就要精進，聽經不要打瞌睡，當眾睡覺不好看，而且聽不到經，就沒法進步。你出家是為了開智慧，要成功，就不要再打瞌睡。」他聽後，心裡很慚愧，就發起精進心不睡覺，勤修佛法，結果用功過度，加上身體不好，雙眼就出現毛病，有人勸他去看醫生，他又不肯去，不久眼睛就瞎了。後來佛陀教他修天眼，得天眼通，成了阿羅漢，在十大弟子中是「天眼第一」。

「劫賓那」譯作房宿，傳說他的父母因禱求房宿星而生下他，所以叫他房宿。也有人說是因為佛知道他善根成熟，就到他的房子裡借宿一霄，佛為他說法，而得此名。也有個故事說，他很想跟隨佛出家，就去尋找佛陀。當時天黑了，他就走進一位窯師的房子裡借宿。後來釋迦佛來到，他不知這是佛陀，但他很謙虛、很客氣地把自己坐著的唯一的座墊讓給佛陀，自己卻露地而坐。佛陀當晚開示他，令他得到法喜，第二天就跟隨佛出家了。

「憍梵波提」譯作牛相，因他的嘴巴像牛吃草一樣，整天在動，而得此名。傳說他前生因為取笑一位阿羅漢的食相似牛，死後墮落做了五百世的牛，再得人身時，仍有牛的餘習。他出家後，佛把念珠送給他，讓別人以為他在數珠念佛。他為了不影響別人，所以大部份時間住在天上。

「離婆多」譯作假和合。在一個雨天裡，他到亭子避雨，天黑後忽然看見一個小鬼拖著死屍來到面前，後有一大鬼來爭吃死屍。小鬼叫離婆多作證，他如實作答。大鬼發怒，吃了他的四肢及頭。小鬼深覺對不起他，就把死屍的四肢和頭安上離婆多的身軀，使他活動自如。他覺得奇怪，很懷疑這個身是不是我？天亮後到處問人：「此身是我嗎？」後來有一阿羅漢告訴他：「此身本是假和合，何處有身為己身？」我們的身體，根本上是地水火風的假和合，本來是無我無身。他聽後就立即覺悟，跟隨佛出家，所以他的名字叫「假和合」。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佛曾讚揚他，他在佛弟子中是禪

定第一。

「畢陵伽婆蹉」譯作餘習，他曾五百世做婆羅門，因此有一種多生多世剩餘下來的驕慢習氣。婆羅門是很驕慢的，自認是梵天王的口所生，是印度最高貴的種姓。畢陵伽婆蹉的一個婢女死後做了河神，他每次過河都叫：「小婢，快拔開水，讓我過河。」他成了阿羅漢仍不改此習。河神心裡不服氣，就到佛前投訴：「您的弟子畢陵伽婆蹉很驕慢，我已成河神，他仍稱我為小婢。」佛叫他向河神懺悔，他就向河神合掌認錯：「對不起，小婢。」他既然懺悔認錯，本來煩惱已斷，不是驕慢，卻還叫小婢，可知他的習氣仍在。我們學佛一定要改掉不良的習氣，而且要時常反省，否則會死灰復燃。

「薄拘羅」譯作善容，他的容貌很慈善。在過去毗婆尸佛時期，他見一比丘生病，生起同情心，就用可治病的水果供養這比丘，治好比丘的病。以此殊勝的業因，結果他得長壽大福，九十一劫生在人天中享福。這一生他的壽命是一百六十歲，從未生過病，而且有五種不死。他的生母死後，父親再娶，繼母對他不好，尤其是弟弟出生之後，繼母總想害死他；然而繼母用火燒他，也燒不死；放他在沸水中，剛好他爸爸回來，他就告訴爸爸自己在鍋裡，爸爸就把他救出來。繼母去河邊洗衣服，他跟著去，繼母把他推下河，想淹死他，結果他被一條大魚吞在肚裡，而這條大魚被捕魚人捕獲，他的爸爸正好把這條魚買回來，當用刀剖開魚腹的時候，他在魚肚裡叫：「爸爸不要太用力，因為我在魚肚裡。」由於他從前有救濟人的心，有做布施的善行，積下這善業，因此能大難不死，而且長壽無病。

「摩訶拘絺羅」譯作大膝，他是舍利弗的舅父，有很好的學問。在姐姐懷著舍利弗時，他去探望姐姐，與姐姐辯論，姐姐辯贏了。他心裡就想：以前我與姐姐辯論，都是我贏的，這次我卻輸了，一定是姐姐懷上一個大智慧的人，借媽媽的口辯贏我。他未出世已經這麼厲害，將來出世還得了！我不能讓外甥勝過我，我要趕緊去求學。

印度人認為十八種大經是最重要的，讀熟十八種大經就有最好的學問了。於是he到南天竺找最有學問的人求學，決心讀熟十八種大經。有的人對他說：「十八種大經很深奧，很難學，你學幾世也學不完。」他不相信自己讀不完，就發奮精進地學習，指甲長了也沒時間剪，被人稱為「長爪梵志」。

經過十八年的時間，他終於學完十八種大經，以為很有學問，就回到北方，準備找舍利弗辯論。得知舍利弗已經跟隨佛出家，他心裡很不歡喜，因為他很驕慢，不知佛是誰，認為舍利弗八歲已辯贏論師，非常聰明，誰有本事收他為弟子？那個瞿曇沙門有甚麼本事引誘我的外甥？於是他就去找佛辯論。他來到佛面前，想出一個主題來刁難佛陀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我一切法不受。」他的意思是甚麼論題他都可以破，一切論題他都不受。佛很安詳地問他：你說一切法不受，但一切法不受也是個論題，「是見受否？」這個見解你又受不受呢？

當時長爪梵志心裡想：佛陀真厲害，把我放在無論怎樣回答都失敗的局面裡，如果回答「是見我受」，與我剛才說的「一切法不受」自相矛盾，大家就會知道是我失敗了；如果回答「不受」，或者其他人不曾馬上覺得是我失敗。於是他只好回答：「是法不受。」佛對他說：「你既然一切法不受，即表明你沒主見，沒自己的見解，即是與

普通人一樣，不值得驕慢。」

他聽後立刻現出慚愧相，明明是不對，但佛並沒呵斥我，批評我，只是很輕巧地帶過，說明佛很慈悲，很清淨，很柔和，是大智人，是最可恭敬的人，值得我皈依。於是他對佛產生恭敬心，跟隨佛出家，很快就破除驕慢，斷了邪見，覺悟正法，成為佛弟子中的辯才第一。

「難陀」譯作善歡喜。有很多個難陀，這個是指牧牛難陀，他是個放牛人。佛和弟子每年有三個月結夏安居，不外出化食，由頻婆娑羅王來供養。國王有五百頭牛，每天叫放牛人拿牛奶送到佛的居所。有一年，佛安居後，即將離開。國王想：那些放牛人每天擠奶，卻沒能親眼見到佛，非常可惜，應該讓他們認識佛，與佛結個善緣；於是安排放牛人見佛。那些放牛人覺得，我們這些粗人，見佛有甚麼用？國王說：

「佛是一切智人，能見到佛是很有福的。」放牛人心想：一切智即甚麼都明白了解，佛究竟是不是一切智人呢？我們有點懷疑。佛文武雙全，學過的知識都懂得，這不出奇；但未學過的知識，佛又懂不懂呢？如果懂，佛就是一切智人。佛未放過牛，我們去見佛，就問佛放牛的事。

他們看見佛很莊嚴，很有智慧，就恭敬地請問佛牧牛法。佛就說了牧牛十一法：一、知色，牛的顏色有黑、白、黃、灰、雜色。二、知相，要知道怎樣的牛相是好的，怎樣的牛相是不好的。相同顏色的牛，要分辨出自己的牛，否則牛走亂了，認不出自己的牛，就有損失。三、知摩刷，經常刷牛的身體，才會令牛的毛色光亮，不會生蟲。四、知護瘡，有損傷的牛，要用草遮蓋，不讓蚊蟲咬。五、知起煙，牛是不怕煙的，要燒柴草引起煙，蚊蟲就不會咬牛，可以引牛入牛棚休息。六、知良田茂草，要知道哪裡有草可讓牛吃。七、知牛所宜處。八、知擇道行，要知道哪條路安全，要知哪個地方沒有毒蛇猛獸，避免牛發生危險。九、知渡所，要知道哪裡的水較淺，甚麼時間水退，牛容易過河。十、知止足，要定期擠奶，但不能全部擠乾，要剩餘一些，留給牛犢吃，而且有剩餘的奶才容易再生出奶。十一、知時宜，大牛會守護牛群，人就省掉很多工作；就如老師有班長的幫助，可做少一些工作。牧牛人聽了佛說的牧牛十一法，非常歡喜，心裡很佩服。

佛說此十一法，是用譬喻來教化比丘：一、知色，是要比丘知四大及四大所造之色，是因緣和合無實性。世間有種種色，青黃赤白是色，長短方圓也是色，色有質礙義，如執著就會貪愛，所以比丘要離執著。

二、知相，譬喻出家人見到有人造善業，就知道這是善人，是有智慧的人；見到有人作惡業，就知道這是惡人，是愚癡的人。如果出家人分辨不出行善、行惡之相，就會連自己該怎樣做都不知道，做了惡事也不會慚愧。所以比丘要知善知惡，知己知彼。

三、知摩刷，這是譬喻出家人要反省自己的身口意有沒有惡行、惡語、惡念；尤其是要離惡念，惡念一動，自己要馬上控制，立刻要消除，只有這樣，自己的善根才不會減少。儒家的曾子說：「吾日三省吾身。」而比丘每天反省三次還不夠，要時常反省自己。

四、知護瘡，譬喻守護六根，出家人時常要有正當的觀想，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

等，才不會放縱六根，才不會起貪瞋癡煩惱。

五、知起煙，譬喻多聞法、善說法，比丘一方面要修行，一方面要教化眾生，引導眾生入空寂之舍，坐諸法空座就得安穩；所以比丘要善說法。

六、知良田茂草，譬喻比丘修行要依八正道而行，一切三世諸佛都依八正道而行，這樣就可證涅槃，捨離斷常惡見。

七、知牛所宜處，譬喻比丘要愛護法寶，要珍惜法身慧命，要樂聞法，樂說法，自己法喜充滿，也要令眾生法喜充滿；自己善根增長，也要令眾生善根增長。

八、知度濟，譬喻比丘要知眾生根性利鈍，煩惱輕重，而隨機說法，令眾生度脫痛苦而得安穩。

九、知安穩處，譬喻比丘要知依四念處住，安住四念處而修，離開一切非道（去不應去的地方，住不應住的地方就是非道），非道不安穩，有危險性，凡不合比丘身份的地方都不應該去，免人毀謗。

十、知知足，譬喻不貪食，比丘受施主布施要知分寸，不應過分，適可而止。

十一、知時宜，譬喻比丘要恭敬、尊重、讚嘆有福德、有影響力、有經驗、有智慧、有學問的長老比丘，這些長老比丘是可領導大眾，利益大眾，對整個佛教都有幫助。

佛說如果比丘不知此十一法，不依十一法來做，不如不做比丘。《增一阿含經》有一品放牛品是講放牛十一法，另有一本別譯的《放牛經》說，修行人依十一法來做，功德才會增長，否則會退步。

這位放牛難陀，聽了十一法，佩服到極點，非常歡喜，於是發心出家，依法修行，成為有名的大阿羅漢。

「孫陀羅難陀」，譯作嚴飾，很華麗，很喜歡裝飾。「孫陀羅」其實是他夫人的名字，因有很多位難陀，所以加上他夫人的名字作區別。他是佛的親弟，他的夫人很美麗，常常打扮得很漂亮，兩夫妻很恩愛。有一次，佛來到他的家裡托鉢乞食。他覺得佛貴為王子，卻托鉢乞食，很委屈，很不可思議。當他拿食物到門口供養佛時，佛卻走了。他追到精舍，佛勸他出家，他沒答應。佛要他留下住幾天，帶他遊天宮。天宮裡很華麗，天女很美麗，見所未見。他見到有一天宮只有天女，沒有天子，覺得奇怪，他就問那些天女。天女說：「天子還未來到，天子還在人間，他就是孫陀羅難陀，他享完人間福才來天上享天福。」當時他聽了很開心。佛問他：「天女美麗還是你的夫人美麗？」他回答說：「當然是天女美麗，我的夫人同天女比起來，簡直就像猴子一般。」佛接著帶他遊地獄，他看見兩個鬼差在油鑊邊打瞌睡，就問他們為何這般清閑？鬼差回答說：「要下油鑊的人還未來到，他還在人間享福，將來還要上天享天福，才墮落地獄受苦。」他問哪個人是誰？鬼差告訴他：「這人是孫陀羅難陀。」他很吃驚，問佛是何因？佛說：「在人間享福是作罪，在天上享完福，福就盡了。過去做的惡業成熟了，就要受罪。」他問佛：「我不享天福，也不受地獄之罪可以嗎？」佛告訴他：「只要肯出家修行，斷煩惱，了生死，得解脫，就可以了。」但他心裡惦記著夫人，不肯馬上出家。

有一天，有人請佛及弟子去應供，他沒跟著去，獨自在精舍掃地。大風把垃圾吹

散，他總是掃不乾淨，於是他乾脆不掃地，回家看夫人。半路上遇到佛，他躲起來，仍被佛看見，佛對他說：「不要回去，一回去就出不了家。你想出家，又放不下夫人，三心兩意，怎可以得解脫呢？你要下決心才能出家。」他聽後，很慚愧，就跟佛陀回精舍出了家，後成為阿羅漢。

佛度了很多親屬出家，但佛絕不是勉強自己的親人出家，而是佛觀察到釋迦族有很多人有很多罪障，將來會很痛苦，也觀察到他們的善根成熟，所以才度他們出家修行，令他們得解脫，這是大慈大悲的做法，不是不近人情。

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」，譯作滿慈子。「富樓那」是父親的名字，「彌多羅尼」是母親的名字，合起來說是富樓那和彌多羅尼的兒子。他是佛陀十大弟子中說法第一，他看見有個地方沒佛法可聞，很憐憫那裡的人，就想去那裡說法。佛對他說：「那個地方的人沒有文化，很野蠻，可能會打你，罵你，甚至打死你，你還是不要去啦。」他說：「我不怕，只要有一部份人能接受佛法，即使獻出自己的身命，我也甘心情願。」他這種大無畏精神，也可以說是勇敢第一，慈悲第一。他去到那個地方，果然有人打他，罵他，後來經過他的耐心教導，那裡的人都接受了佛法。

「須菩提」，譯作空生、善吉、善現。關於這些名字的來歷，有的傳說帶有很濃厚的神話色彩，說他一出生，家裡的金倉銀庫，全部變成空空如也，後來又重新出現。這種說法不太合理，可能是他出生時，家境不好，後來家境轉好。空生也可能是在空地出生，因為印度女士是回娘家分娩的，他母親可能還未回到娘家，就在半路的空地上生下他。這兩種解釋才比較合理。

他在佛陀十大弟子中，被稱為解空第一，對空的道理，理解得特別透徹。他得到無諍三昧，完全沒有人我的分別，沒有執著。他說：「如果別人不喜歡我坐，我就站著；如果別人不喜歡我站立，我就坐下來；別人不喜歡的，我都不會跟他作對。」這充分表示他完全與世無爭，皆由通達緣起性空的道理，解行相應之故。

「阿難」譯作慶喜，是佛的堂弟，在佛陀十大弟子中，他是多聞第一，佛所說的法，都能背誦出來。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難心」，他聽過就能過耳不忘。佛滅後第一次結集佛經，都是由他誦出。

佛成道時，阿難才出生，國王認為這是雙喜臨門，於是立名為慶喜。他的相貌莊嚴，有三十相，很像佛陀。他很聰明，記憶力很強，德性很柔和，所以也被稱為「無染」，不受五欲所染著。女眾能出家，都是拜阿難所賜，由他求佛准許佛的姨母等女眾出家。

「羅睺羅」譯作覆障，本是星宿之名。他是佛未出家時所生之子，年紀很小就出了家，所以難免有些頑皮，甚至打妄語戲弄人，但這些行為都是沒惡意的。後來經過佛的教化，改正了這些缺點。他在佛陀十大弟子中，是密行第一，表面上不知他修甚麼行，其實他修行得很好，非常忍辱，被人打到頭破血流，也不生瞋恨心，還想法子教化打他的人。有一次他托鉢回來，看見有位比丘僧住了他的房子，他也不去問，自己就在門外打坐。後來下起大雨，他就去了廁所打坐；但雨越下越大，雨水流入廁所，令他沒法打坐。佛用神通看到，就叫他出來。他當時畢竟還是個小孩子，就抱著佛陀哭起來。佛陀要他到佛的房間過夜，稱揚他忍辱，忍辱正是好修行。

「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」，這是說如上二十一位大阿羅漢的名字，其實是一萬二千位大阿羅漢，都是同等功德，是一切人、一切天所共知共識。耳聞為知，眼見為識，他們都是人天所尊重恭敬的大阿羅漢。

「復有學無學二千人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與眷屬

六千人俱；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，亦與眷屬俱。」

這裡講比丘尼眾，她們也是聲聞眾。「學無學」即學於無學。在聲聞眾中，到達阿羅漢果位，是小乘極果，無可再學，是無學位，他們認為得究竟了，但不是菩薩的無學；未到達阿羅漢果位的，是有學位。學無學人的志願是在於無學，向無學果位而學，志願是要學習阿羅漢，成阿羅漢。這類人有二千人。

「摩訶波闍波提」譯作大愛道，她對學道的心很誠懇。她是佛的姨母，撫養佛長大，人稱呼為憍曇彌，譯作尼眾主，是尼眾中的領導者。她帶領很多女子要求出家，佛不准許，因為出家要化食，女子外出化食很不方便。阿難替她們求情說：「過去佛的座下都有四眾弟子，釋迦世尊您座下只有三眾，您也應該有四眾弟子。」佛再三考慮才允許她們出家，而且當時有個國王答應供養比丘尼，就解決了她們外出化食的難題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出家後，勤修戒定慧，也成了阿羅漢，有六千眷屬，跟隨她學道。

「眷屬」不是俗家的眷屬，不是有血緣關係的人，而是有一班人跟隨她，由法得親叫眷，親信臣順叫屬。大家都一心向道，為法一心修行，志同道合，依她的領導來修學佛法，在佛教裡，這就謂之眷屬。

「羅睺羅母耶輸陀羅」譯作持美譽，她是釋尊為太子時的太子妃，長得花容月貌，端莊嫺淑，保持著一種很好的名譽。太子出家後，她仍很安靜、很賢淑。跟隨她學道的也有一大群人，不過這裡沒列出具體數字。

「菩薩摩訶薩八萬人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，皆得陀羅尼，樂說辯才，轉不退轉法輪，供養無量百千諸佛，於諸佛所，植眾德本，常為諸佛之所稱嘆，以慈修身，善入佛慧，通達大智，到於彼岸，名稱普聞無量世界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。」

這裡講菩薩眾的功德很大。本來講法會大眾，講完聲聞眾，應該講緣覺眾，但因為緣覺眾的人數很少，故不提。

這些菩薩眾在未開權顯實時，是作為權教菩薩。菩薩的全稱是菩提薩埵，是覺悟的有情。他們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要令一切眾生都成佛。有此志願，就有菩薩資格，人人都可以做菩薩，別的事情可以客氣，但做菩薩不必客氣，人人都應該做菩薩，菩薩是由人積功累德而成。「摩訶薩」是大的意思，菩薩摩訶薩是大菩薩。這些大菩薩有八萬人。

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是梵語，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。凡夫是不覺，醉生夢死，庸庸碌碌。外道是邪覺，他們也知人生是苦，也想離苦得樂，但他們找錯門路，以為修苦行可以脫苦，或以為向神祈禱，就得到神的寵愛，神就會令人得安樂，他們不知因果，不知苦因，不知修樂的正因，就變成邪覺。聲聞人聽了佛說法，知道甚麼是苦因，如何除苦因，如何修道，如何降伏煩惱，知道樂因樂果，依佛所教而修行，也證得正覺，但不是徧覺。菩薩不但是正覺，也是徧覺，能普遍利益一切眾生，不但自己覺悟，還要令眾生覺悟；不但覺悟到四大五蘊皆空，還覺悟到一切皆空，一切眾生平等，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，應該慈悲教化他們；但菩薩的覺，未得無上，煩惱習氣未斷盡，功德、智慧未圓滿；唯有佛才是無上正等正覺，只有佛才達到最高最圓滿的境界。

菩薩到了八地就永不退轉，未到八地的階位是會退轉的。這八萬大菩薩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」，全部都是不退轉的大菩薩，資格很高，已經接近佛位，有些是為了教化眾生而暫時不成佛，有些是示現做菩薩，有些是十地以上的大菩薩。

「不退」，有慧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慧不退是永遠超過凡夫；行不退是永遠修大乘菩薩行，永遠不會退轉為小乘行；念不退是念念前進，念念向於佛道，任運自如，智慧深，功行純熟，自然會念念向前，迅速進步，趣向佛位，功行高深。如文殊師利菩薩，過去世是八王子之師，也是彌勒菩薩之師，八王子最年幼的是燃燈佛，燃燈佛曾與釋迦佛授記。又如觀音菩薩，能普現色身教化眾生。所以這些都是了不起的大菩薩，有些是古佛再來，到了涅槃彼岸後，倒駕慈航，為引渡眾生而再來這世間教化眾生。

「陀羅尼」不是咒，也不是法術，譯成中文的意思是總持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。有人以為陀羅尼是咒，其實佛當初並沒有說咒，是婆羅門喜歡念咒，有人為迎合眾生的喜愛，就把一些咒安插在佛經中。陀羅尼有種種式式的類別，對那一類技能特別熟練、精巧，就是得那一類別的陀羅尼，例如得到語言陀羅尼的，凡天上人間的語言，乃至動物的語言都聽得懂。阿難尊者得「聞持陀羅尼」，他聽佛說法，皆不忘失。陀羅尼在神通之上，是功德、智慧力的表現。經文說，這八萬大菩薩，全部都得到陀羅尼，菩薩運用陀羅尼的力量，能普遍利益一切眾生。

「樂說辯才」，是四種無礙辯之一。四無礙辯是法無礙辯、義無礙辯、詞無礙辯、樂說無礙辯。佛教裡種種的法門都認識，就是法無礙辯。每一種法有種種的義理，一一法中種種義理都能通達無礙，就是義無礙辯。說種種法，要用種種詞語，能善巧運用種種的詞語，就是詞無礙辯。樂說辯才是指菩薩智慧高，很喜歡說法，說之不厭，說之不盡，眾生也喜歡聽他說法。

大菩薩本身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，而且也令眾生不退轉，就為一些想退

心的菩薩轉不退轉法輪。有些菩薩雖然發心行菩薩道，發願成佛，但他的菩提心未堅固時，一遇到困難、逆境，就會畏難，就會懈怠、退心。對於這些想退心的人，大菩薩就會運用善巧方便，安慰他，勉勵他，增加他的信心，令他不退轉，這就是「轉不退轉法輪」。輪可向前推進，可領導眾生前進。佛說法可令眾生進步，破邪見，除煩惱，也可摧毀邪惡法，所以佛說法稱為轉法輪。菩薩也可以推轉法輪，令眾生向前進，到達不退轉。

這些大菩薩已「供養無量百千諸佛」，由於他們多聞佛法，多親近佛，多供養佛，他們的福德很大，智慧很廣博。

我們看見「供養」二字，不要只想到物質，菩薩供養諸佛，不一定用物質（當然不排除用物質），他們不注重用物質供養，最主要是親近佛，聞佛說法，接受佛法，護持佛法，宣揚佛法，依佛法去實踐實行。在自修方面是依法實行，在利益眾生方面是教導眾生，宣傳佛法，令眾生也依法修行。這種供養才是真供養、大供養。大家不要以為送物質才是供養，物質供養，功德微乎其微。如果想大供養就要修法供養。

「於諸佛所，植眾德本。」這些大菩薩供養了無量百千諸佛，親近諸佛時種了很多善根。「植」是種植的意思，他們種了很多善根。「植眾德本」就是種了很多功德的根本。德本就是善根。「本」不是草本，而是木本，譬如樹木的根成為木本，就很茂盛，所謂「根榮葉茂」，樹根生得很好，樹的枝葉就粗壯茂盛，成為有大用之材。

這些大菩薩的善根在親近佛時就種下了，善根種得多，就成為功德林。一棵或幾棵樹不叫樹林，很多樹種在一起才成為樹林。善根種得很多，根深蒂固，才是功德林。這些大菩薩依佛的教化去修善根，修布施、持戒等六度萬行，就是「植眾德本」。

這些大菩薩功德大，自然「常為諸佛之所稱嘆」，十方無量諸佛都讚嘆他們，鼓勵他們，令他們更上進。

這些大菩薩都是「以慈修身」，以慈悲心來修身。儒家以仁義禮智信來修身，守父慈子孝等倫常道德；小乘以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來修身，止惡行善，目的在於止惡；這些都是普通的修身。菩薩修身是以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來普利一切眾生，令眾生安樂。大家的出發點不同，菩薩的出發點在為眾生，不是為自己而修身。菩薩修四無量心，慈無量，悲無量，喜無量，捨無量。慈的定義是與樂，給與眾生安樂，以無量無邊世界的無量眾生為對象，要利益無量的眾生，這就是慈無量。悲是拔苦。喜是隨喜，別人得歡喜，自己更歡喜。捨是不住於相，不執著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，一切相皆捨，雖做了種種慈悲喜的事業，但不著相；有執著，功德就退失；菩薩是以無所住心而修一切善法。如觀世音菩薩、妙音菩薩等得到普現一切色身三昧，隨眾生的根機而現種種身為眾生說法。菩薩以慈修身，必定是兼修慈悲喜捨。

這些大菩薩「善入佛慧」，也可以現佛身。如觀世音菩薩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」。這些菩薩雖然仍是菩薩的身份，但他們功德大，佛身也可以現，當然有佛的智慧。「善入」是很自然、很善巧地入於佛的智慧。菩薩可以一時現種種身，在釋迦佛的法會，示現做某某菩薩，也可同時在他方世界示現成佛；既然能示現成佛，當然有佛一樣的功德，一樣的智慧；不過，在這世界，他們的工作，他們的立場，是

助佛弘法，是示現菩薩身，其實他們已經可以成佛了。

這些大菩薩「通達大智」，「大智」即佛智，佛成道所得的無師智、自然智、一切智，是佛的智慧。佛徹悟一切法性空，這是根本智，從根本智起後得智，通達一切世間宇宙萬有的事事物物，形形式式都能通達無礙。這些大菩薩在釋迦佛的法會是菩薩，但他們早已成就了這些大智，所以能通達佛的大智。

「到於彼岸」，彼岸有很多種，小乘人以成阿羅漢，得小乘涅槃為彼岸，緣覺以辟支佛的涅槃為彼岸，大乘菩薩以權教佛果為彼岸，一乘菩薩以一乘佛果為彼岸。以功德來講，到達站為彼岸，未到達是此岸。我們在凡夫地位是此岸，如果你立志成阿羅漢，阿羅漢就是你的彼岸；如果你立志成佛，成佛就是你的彼岸；所以有種種的彼岸。這些大菩薩的彼岸，當然是佛果，以佛所有的無量功德，甚深智慧，圓滿的大菩提為到達站。因中修六波羅蜜多，修圓滿了，就「到於彼岸」。這些大菩薩名，是暫時存在的，功德已「到於彼岸」，已成就佛的功德。

這些大菩薩「名稱普聞無量世界」，他們的功德很大，很有名節，名與實是相稱的，不用去宣傳，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尊重恭敬他們，所以他們的名稱普聞於無量世界，令無量世界眾生都認識他們的名聲。

這些大菩薩有大智慧，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」。菩薩為能度，眾生為所度，菩薩能觀眾生機，隨眾生的智慧深淺而施教，所教化的眾生一定能得利益。「度」有淺度，有深度，有暫時度，有徹底度，種種情形不同，菩薩為度眾生成佛，雖有時用善巧方便，令眾生發心、禮佛、種福，其實，菩薩的目的必定為度眾生成佛。如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，目的不是為救眾生暫時離苦，而是先與眾生結善緣，隨後逐步引導眾生上進，令眾生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成就一乘無上佛果，他才認為任務完成，否則任務未完成，還要繼續度眾生。

菩薩的責任心、慈悲心是這樣廣大，願力是這樣廣大，工作是這樣多，才是「能度」，菩薩不是度一個眾生，而是度無數眾生。「度」的意思最低限度是令眾生進一步，如果沒進步就不可稱為度。一般世人所謂超度的「度」不是菩薩的度，如果燒金銀衣紙可以超度的話，就不用說因果，不用做那麼多工作，菩薩也不用那麼辛苦。燒金銀衣紙給先人，是當先人是鬼，是引導先人貪著，是違背佛法的，是愚癡顛倒的行為，當然不能度。菩薩是以智慧度眾生，引導眾生向前進，教化眾生行一乘菩薩道。

以上一段是讚嘆這八萬大菩薩的功德，這些大菩薩其實是一乘大菩薩，在方便品就有講，他們來釋迦佛的法會是為了助佛弘法。

阿羅漢的名字，是沿用他出家前的名字。菩薩的名字是依功德立名，或依他所修的法門來安立。菩薩的名字可能不止一個，在此世界是這個名字，在他方世界可能是另一個名字，也可以無量劫都用同一個名字。以下舉出了十八位大菩薩的名字。

「其名曰：文殊師利菩薩，觀世音菩薩，得大勢菩薩，常精進菩薩，不休息菩薩，寶掌菩薩，藥王菩薩，勇施菩薩，寶月菩薩，月光菩

薩，滿月菩薩，大力菩薩，無量力菩薩，越三界菩薩，跋陀婆羅菩薩，彌勒菩薩，寶積菩薩，導師菩薩。如是等菩薩摩訶薩，八萬人俱。」

「文殊師利菩薩」譯作妙吉祥、妙德菩薩，《法華經》說文殊師利菩薩曾做了很多工作，教化八王子，教化很多菩薩，我們稱他為大智文殊師利菩薩，表示他以智慧為特色。

「觀世音菩薩」是修大悲法門，以大慈大悲來尋聲救苦，憐憫眾生。「得大勢菩薩」即大勢至菩薩，這位菩薩有大勢力去教化眾生。

「常精進菩薩」自修或利益眾生，都是勇猛精進，努力到極點。

「不休息菩薩」是不肯休息的菩薩，他很精進，無論做多少工作，都不知疲倦，不知辛苦。

「寶掌菩薩」能善於提攜眾生，能善於運用種種功德、種種善法引導眾生。

「藥王菩薩」即醫王菩薩，知病識藥，因病與藥，對治眾生的病，令眾生得到健康，令眾生的法身慧命得到增進。

「勇施菩薩」能勇於布施，有勇猛精神利益眾生。施者包括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。

「寶月菩薩，月光菩薩，滿月菩薩」，這三位都用月亮來代表他們的功德。月亮代表光明和清涼，晚上月亮的光明可除黑暗，而且月亮的光明是清涼的，太陽光則是熱的。黑暗也代表愚癡，借用月亮來譬喻這三位菩薩有智慧光明，可破除眾生的愚癡，令眾生除熱惱得清涼。「滿月」表示不是月缺，而是圓滿光亮，表明菩薩可進步到圓滿。

「大力菩薩」是有三昧力、智慧力、功德力、慈悲力等種種大力量來救濟眾生。其實每一位大菩薩都有這些大力量，不過這位大力菩薩以這些大力為他的特色而已。

「越三界菩薩」是超越三界，利益眾生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是屬於生死圈子的範圍，凡夫在輪迴生死的三界之內，而這位菩薩不在三界之內，自己超越三界，也引導眾生超越三界。

「跋陀婆羅菩薩」譯作善守，能善於守護眾生，愛護眾生，救護眾生。

「彌勒菩薩」譯作慈氏，彌勒是姓，名叫阿逸多，他從來都是用一種慈愛之心去利益眾生，專修慈心法門。有首偈頌這樣讚嘆彌勒菩薩：「彌勒菩薩慈氏尊，從初發心不食肉。」

「寶積菩薩」以功德智慧為寶，積集了無量無邊的功德智慧。

「導師菩薩」是以導師的工作為他的任務。菩薩為眾生之導師，有慈悲心憐憫眾生，所以要引導、領導、指導眾生向佛道。如維摩居士，「若在長者，為長者中尊；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……」；無論是甚麼身份，都是為尊為導。眾生跟隨菩薩，必會進步。

「如是等菩薩摩訶薩，八萬人俱。」如上所列舉的十八位同等程度的大菩薩，有

八萬人。「菩薩摩訶薩」是大菩薩，功德與佛差不多。「俱」是同時在一處。

「爾時釋提桓因，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。」

這裡開始講天眾。小乘經所敘述的法會只有人眾，而大乘經所敘述的法會不但有人眾，而且有天眾。

「釋提桓因」全稱是釋迦提桓因陀羅，簡稱帝釋，是欲界天中第二天的天主。天眾的次序是依當時印度的傳說來排列，佛也沒有破壞這種說法，只是把它淨化了。四王天之上有三利天（帝釋為天王）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這六種都屬欲界。欲界者，就是有五欲樂，有眼耳鼻舌身所對的色聲香味觸。人天都是欲界，而天的享樂比人間更好，天有光明為善的意思，有向善的性格。

佛弟子不崇拜天，反而是天眾來人間做佛弟子，聽佛說法。天人享盡天福，五衰相現時，很多發願求生人間樂土，因為只有在人間才有機會見佛聞法，苦樂參半，才容易修行。

釋提桓因等天人聽了佛說法，常常會懺悔，知道不應貪欲樂，但回到天上卻忘得一乾二淨，因天上享樂太多，被環境所迷，只顧貪五欲。當有尊者提醒他時，他知道懺悔，又帶領二萬天子來聽佛說法。

「復有明月天子，普香天子，寶光天子。」

這幾位也是欲界天的天子，是帝釋天的眷屬。

「四大天王，與其眷屬萬天子俱。」

佛經裡敘述一個小世界分四天下，有東南西北方四天王，東方有持國天王，南方有增長天王，西方有廣目天王，北方有多聞天王。他們都是帝釋天王的部屬，幫助帝釋天王管理八部眾。他們是擁護佛法，性格都是向善。臣順於他們的就他們的眷屬，他們有時帶著自己的眷屬一萬個天子一起來聽佛說法。

「自在天子，大自在天子，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。」

欲界六天中，經文簡略了第三的夜摩天，第四的兜率天，接著講第五自在天（化樂天），第六大自在天（他化自在天，也即魔王天）。大自在天所享受的化境，是現成化現給他享受，比自在天高勝一籌，很有福，但他不喜歡人了生死，得解脫，他認為

三界眾生都是他的子孫，如有人求解脫，他就少了一個魔子魔孫，他就要去破壞。大乘佛法，認為魔也是無實性，魔也是會轉變，有些魔王是菩薩化現來教化魔眾的，所以他們也帶著自己的眷屬三萬天子一起來聽佛說法。

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尸棄大梵，

光明大梵等，與其眷屬二千天子俱。」

在佛教裡並不承認有世界主。如果認為有世界主，這世界是由世界主創造的，那麼這個世界主又是誰創造的呢？這樣一定另有一個創造主。如果說只有一個創造主，而這個創造主卻單獨不需要其他的因緣和合，就會變成不平等因，就會產生無窮過失。佛教講一切都是因緣所生，不承認這種不平等因。

「娑婆世界主」，這是順著婆羅門教向來的習慣，順著當時世間的風俗習慣而說，佛不破斥他們。當時的印度分四姓階級，認為婆羅門是梵天王的口所生，刹帝利是梵天王的肩所生，吠舍是梵天王的兩膝所生，首陀羅是梵天王的腳板所生，有貴賤之分，貴族應當奴役賤族，造成不平等的社會。

梵天王有驕慢的性格，也有吹牛的習慣。他看到這個世界缺少甚麼，正想著那一事物的時候，那一事物正好在那時候出現，因此他就以為世界萬事萬物都是他創造的；其實那一事物並非他創造，只是因緣和合碰巧在那時候出現。他習慣吹牛，就以為是真的。有一次，目犍連尊者來到梵天王宮，梵天王正在吹牛，他一看見目犍連尊者，馬上拉著目犍連尊者到沒人的地方，向目犍連尊者懺悔自己打妄語，並求目犍連尊者不要告訴別人他在說謊。

梵天王有些善根，也會來聽佛說法，而且每逢有佛成道時，他都會請佛轉法輪。如釋迦佛成道，覺得佛法很高深，但眾生根機鈍，如果對眾生說法，他們不會信，不信則會生毀謗，這就會造罪而墮落，不如不說法，入涅槃算了。這時候，梵天王就來請佛說法：「世尊，您不說法是不行的，雖然有部分眾生善根淺薄，但有一部分眾生善根成熟，您不說法，那些眾生就沒機會聞法了。」當時釋迦佛就是聽從梵王的勸請而先說三乘法，後說一乘法。

由此可見，梵王是有雙重性格，一方面是貢高我慢，一方面也是愛護佛法。娑婆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有三千梵王。「梵」是清淨的意思，色界的初禪、二禪、三禪各有三梵天，四禪有九梵天，合共十八梵天，經文只舉出兩位梵王：

「尸棄大梵」譯作螺髻，是初禪的梵王，他的頭髮天然生成螺旋形故得名。這些梵王，也帶著自己的眷屬二千天子一起來到法會。

「有八龍王，難陀龍王，跋難陀龍王，娑伽羅龍王，和修吉龍王，

德叉迦龍王，阿那婆達多龍王，摩那斯龍王，優鉢羅龍王等，各與若干百

千眷屬俱。」

這裡講龍眾，舉出八位龍王，說明不但有天眾來到法會，也有龍眾來到法會。「難陀」譯作歡喜；「跋難陀」譯作善歡喜；「娑伽羅」譯作咸海；「和修吉」譯作多頭；「德叉迦」譯作現毒，又譯作多舌；「阿那婆達多」譯作無熱惱，他是住在喜馬拉雅山上無熱惱池中，池水很清涼，飲了池水就會無熱惱、無煩惱；「摩那婆達多」譯作大身、大力，他的身體特別大；「優鉢羅」譯作青蓮花，他住的大寶池長了很多青蓮花。

在現實中，沒人見過龍，在畫中就見得多。龍也有三苦：一、時常有熱風吹起熱沙，打在龍的身上，龍會覺得如火燒般痛苦。二、時常有狂風、惡風吹到龍宮，把寶物、飾物吹開，把水也吹開，使龍的身體暴露出來，也會覺得痛苦。三、大鵬金翅鳥時常吃龍子。所以龍很痛苦，也要求脫苦，因而帶著百千眷屬一起來聽佛說法，求佛救濟。

「有四緊那羅王，法緊那羅王，妙法緊那羅王，大法

緊那羅王，持法緊那羅王，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。」

「緊那羅」譯作疑神，是帝釋天的音樂神，因頭上有角，形狀似人非人，一般人不知他究竟是甚麼。這裡舉出四位緊那羅王：「法緊那羅王」會奏法樂，喜歡聽佛法，也受持佛法，所以用「法」字來形容他。「妙法緊那羅王」會奏妙法的音樂。「大法緊那羅王」所奏的音樂比前兩位更勝一籌。「持法緊那羅王」，聽了佛法能受持。

這些是屬於鬼神眾，中國佛教把他們當作香音菩薩、鑒齋菩薩，安在廚房供奉，這是不對的。這可能是菩薩示現做緊那羅王，也可能是有人把香音當成香陰，陰是黑，以前的廚房用木柴作燃料，所以熏得四周很黑，現在的廚房用煤氣作燃料，不會熏黑廚房。有些寺廟安在廚房的緊那羅王，拿著錘子，看見誰偷食就用錘子敲他的頭，這是神話。四位緊那羅王也帶著自己百千眷屬來到法會。

「有四乾闥婆王，樂乾闥婆王，樂音乾闥婆王，美

乾闥婆王，美音乾闥婆王，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。」

「乾闥婆」譯作香陰，又名尋香神，聞香以資其陰，用鼻以食，是帝釋天的部屬。帝釋天凡有喜慶，就會燒香，乾闥婆聞到香，便來奏音樂。「樂音乾闥婆王」比「樂乾闥婆王」所奏的音樂更好聽，「美音乾闥婆王」又比「美乾闥婆王」所奏的音樂更勝一籌。

「有四阿修羅王，婆稚阿修羅王，佉羅騫駄阿修羅王，毗

摩質多阿修羅王，羅睺阿修羅王，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。」

「阿修羅」譯作非天，似天而非天，是六道眾生之一類，有天之福而無天之德，其福報神通接近於天，但喜歡鬥爭，有好勝的性格。真正的阿修羅沒人見過，傳說男的很醜，女的很美麗。

「婆稚」譯作被縛，婆稚阿修羅王原在帝釋天附近居住，但他專門與帝釋天鬥爭，有一次被天子捉住綁起來。「佉羅騫駄」譯作廣肩，婆稚阿修羅王被綁之後，就由佉羅騫駄阿修羅王繼續打鬥，他有很大的力量去爭鬥。「毗摩質多」譯作海水波，他的疑心很重，他有一女很美麗，嫁給帝釋天成為天后，有一次他去帝釋天那裡赴宴，散席後帝釋天用儀仗隊歡送他，他竟疑心人家要打他，於是和儀仗隊打起來。羅睺譯作障蔽，一只手就能障蔽日月。

「有四迦樓羅王，大威德迦樓羅王，大身迦樓羅王，大

滿迦樓羅王，如意迦樓羅王，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。」

「迦樓羅」譯作金翅鳥，飛得很高，翅膀很大，可把海水拔開，陽光照在它的翅膀上，就好像金色一樣，所以叫金翅鳥。「大威德」、「大身」、「大滿」、「如意」是四位迦樓羅王的名字。

「韋提希子阿闍世王，與若干百千眷屬俱。」

「韋提希」譯作善思惟，是頻婆娑羅王的王后。「阿闍世」譯作未生怨，他是人間的國王，是韋提希的兒子，他未出生已有怨恨。頻婆娑羅王在兒子出生前，請人占卜，預言說這兒子將來會弑父害母。阿闍世長大後，聽了提婆達多的教唆，果然害死了父王，自立為新王。後來他得了大病，心很苦惱，就來聽佛說法，求佛救他，他自己也真心懺悔，做了很多功德，成為大護法，第一次結集經典，由他來供養眾僧。他死後墮拍球地獄，像拍皮球一樣，很快就能脫地獄之苦。因為他很有名，所以這裡就列舉他的名字做代表，他帶著百千眷屬來到法會聽佛說法。

「各禮佛足，退坐一面。」

禮足是印度最恭敬的禮法，用自己最高的頭頂，禮佛最低的腳。法會大眾頂禮後，就向後退，坐在一面，向後退也是一種禮法。大眾知道佛將說大法，所以坐著靜靜地等待。

以上一大段是通序，有時間，有地點，有說法者，有說法處，有聽法者。每一部經都有這種敘述，說出開法會的秩序，通於一切經。

「爾時世尊，四眾圍繞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嘆，為諸

菩薩說大乘經，名無量義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這裏開始是別序，只有這部經才特有。「爾時」是當大眾齊集的時候，與往常不一樣，往常沒有那麼多菩薩、天、人眾來齊集。「世尊」是指佛，佛為世間出世間之最尊。

「四眾」一般是指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但上面經文沒有提及優婆塞、優婆夷。關於四眾，還有一種分類法，即指：發起眾、當機眾、影響眾、結緣眾。這部經的發起眾是彌勒菩薩，他與文殊菩薩討論所見的不可思議之因緣，發起請問。當機眾是專為這種根機而設，所說的法是講給這類人聽，這部經的當機眾是舍利弗等聲聞人。諸大菩薩是影響眾，佛所說的法，他們早已聽過，他們的到來，不是為了聽法，而是為令法會熱鬧些，甚至現種種身，令其他身份的人也來聽法。佛說法也不是為結緣眾而說，這類人來到法會，只不過是為了結法緣，種善根；所謂「一歷耳根，永成度種」，日後也容易度化他們。

四方八面來的大眾也可叫「四眾」，大眾為法而來，圍繞著佛而坐，無論坐在東南西北方都能見到佛，形容佛在四眾的圍繞下，如須彌山立於大海一樣。

四眾的到來，當然是有所動作，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嘆」就是四眾的四種動作。佛菩薩最希望大家修「法供養」，物質供養是次要的。諸佛菩薩的福德受用不知有多好，根本不在乎物質的供養。恭敬、尊重、讚嘆也是供養，心恭敬是心供養，身恭敬是身供養，尊重是內心很殷勤、很莊重的表現，讚嘆是作詞、作詩、作歌賦，讚美佛的功德。

四眾圍繞著佛，佛為眾多的菩薩說大乘經。這時候未開權顯實，這裡說的大乘，是指權教大乘。大乘梵語叫摩訶衍，摩訶衍義是無量無邊，窮盡一切法的邊底。大乘能利益無量無邊眾生，令眾生成佛。佛說的大乘經，經名叫無量義，是為大乘人而說的，不是為小乘人而說，但法會上有很多小乘人，還有天龍八部眾。佛說的大乘經，是教菩薩修行的方法，教菩薩行大乘道。「教」的意思是效法，令你仿效，依著去做。

中國佛教的《無量義經》所講的道理，同摩訶衍所說的道理是不相應的，不是這裡所說的無量義。這裡所說的無量義，全名應該是《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經》，是佛所護念的，此法是佛一向所護念，一向很尊重，一向未曾說過，無緣無故不會輕易

說出來，要有因緣才講，如今在開權顯實之前講，是有其特別的意思。「教菩薩法」是教菩薩修大乘行。在說《法華經》之前說這個大法，一定比六波羅蜜更深更廣，比《般若經》更深更廣。

「佛說此經已，結跏趺坐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，身心不動。」

佛說完無量義經之後，就入了定。兩腳盤起來，腳板向上，就是「結跏趺坐」。「三昧」是梵語，譯成中文是正定。三昧有多種，佛在這裡入的是「無量義處三昧」，是大乘的禪定，與般若相應的禪定，是很深的定，如如不動。入此定境，心無分別，諸境不現，寂如虛空。一般人修定，有入定、住定、出定；而佛卻常在定中，即使在說法之時，或在出定之後，佛都在定中。

「身心不動」是形容佛的心是無分別的，達到一種最寂靜的無分別境界。佛無論是否入定，身心都是如虛空一樣，完全不起分別。佛雖常在定中，但卻不是枯定，不是像木頭一樣一無所知，而是有智慧的禪定。

「是時天雨曼陀羅華，摩訶曼陀羅華，曼殊沙華，

摩訶曼殊沙華，而散佛上及諸大眾。」

這時候，天上像下雨一樣，落下很多天華，散在佛的身上和大眾的身上。「曼陀羅華」是適意華，令人看見心意覺得很舒適。這種曼陀羅華有大有小，「摩訶曼陀羅華」即是大的曼陀羅華。「曼殊沙華」是柔軟華，也有大小兩種。適意華和柔軟華同時散在大眾身上，是表示一種平等，因為佛即將說《法華經》，而《法華經》是要令一切眾生都成佛。

「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。」

「普」是普及的意思，不但這個世界在震動，而且所有的佛世界都有六種震動。有人解釋六種震動為動、起、涌、震、吼、擊；但這六種是恐怖相，而下文說大眾很歡喜，沒半點恐怖。所以這六種震動應解釋為東涌西沒，西涌東沒，南涌北沒，北涌南沒，中涌邊沒，邊涌中沒，像嬰兒的搖籃一樣舒適。在中國的寺廟常有「普佛」的名詞，那是指做佛事，與這裡的意思完全不同。

「爾時會中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

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、非人，及諸小王、轉輪聖王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，歡喜合掌，一心觀佛。」

「比丘、比丘尼、天、龍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」，前面已解釋過。「優婆塞」是在家學佛的男仕，譯為淨信男。「優婆夷」是在家學佛的女仕，譯作淨信女。「夜叉」是捷疾鬼，是四王天的部屬，聽四王天差遣。「摩睺羅伽」是大蟒蛇神。「小王」是人，「非人」是人以外的八部眾。王之中有大王、有小王，就如中國有諸侯和天子，諸侯是小王，天子是大王。

在印度，諸國王是小王，「轉輪聖王」是大王，是王中之王，他有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主兵神寶、主藏神寶、玉女寶、珠寶。他的輪寶，能自轉，不需人駕駛，如飛機一樣來去自如。主兵神寶，要多少兵有多少兵。主藏神寶，金銀寶藏取之不盡。玉女寶是指他有賢淑的王后。珠寶是如意的夜光珠，也即是安樂行品所說的髻中明珠。轉輪聖王的七寶中，以輪寶為主，聖者正也，他以正法治世，以十善正道治世，有賢明之德。凡有轉輪聖王出世的世界，即是大同世界，是有福的時代，民眾有福，個個向善，崇尚道德，不需用刑罰，不設監獄，不用刀兵。佛經說，將來彌勒菩薩成佛的時代，就是人壽長的時代，同時有轉輪聖王出世。釋迦佛出世的時代，是苦惱的時代，不見有轉輪聖王。現在法會上出現轉輪聖王，可能是他方世界來的，他可以坐著輪寶來到法會。

當時法會上的大眾，包括四眾弟子、天龍八部眾，見到法會上的境像是見所未見的，於是「歡喜合掌」，合掌表示恭敬。「得未曾有」不是說那些大菩薩，那些大菩薩見多識廣，不會未見過。

「一心觀佛」的一心，是形容大眾沒有異心，專一其心地觀看著佛。「觀」是專注地望，表示很渴慕，因為大眾都想知道佛雨華動地究竟所為何事？

「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東方萬八千世界，

靡不周徧，下至阿鼻地獄，上至阿迦尼吒天。」

當大眾歡喜到得未曾有的時候，佛的兩眉之間放出白毫相光。眉間白毫相，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，釋迦佛一出世，眉間已有這條白毫，孩童時有五尺長，隨著人的長大，這條白毫也跟著變長，到成佛時，已有一丈五尺長。毫是很幼細的毛，可捲起也可伸長，凡有隆重的事情，在必要的時候，佛就把白毫伸出來放光。這佛光照得很遠。如今佛放光，照向東方一萬八千個世界。「萬八千世界」不是指一萬八千個國家，不是一萬八千個地球，而是指一萬八千個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個世界有三千個日月，有三千須彌山，這個範圍就很大了。

「靡不周徧」即是沒有不周徧的，萬八千世界都被佛光所照，最下的阿鼻地獄，乃至色界頂的阿迦尼吒天都能見到佛光。

「阿鼻地獄」譯作無間地獄，是最苦的地獄。六道中最低下的眾生，就是地獄道中的眾生，墮阿鼻地獄是罪業最重的苦報。有所謂「趣果無間」，趣向地獄這果報是無間斷的；「受苦無間」，種種的痛苦一分一秒都無間斷；「壽命無間」，不會死了就了事；還有「身形無間」，表示身形很大，時時處處都在受苦。

我們未見過地獄，但我們可以推測，地獄不一定是指方立向，所謂下者，是指這一類的地獄眾生，是最可憐的。所謂獄的意思，是堅牢、困擾，有一種很堅固的東西困著，令地獄的眾生沒辦法脫離地獄之苦。其實人間也有很多地獄，人如被某個環境困著，沒辦法擺脫，肉體上、精神上就會很痛苦，如果沒智慧去打破它，就等於常在地獄中一樣，而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更難忍受。要破地獄只有靠自己的智慧，佛陀教我們開智慧就是教我們自己破地獄。佛光照到最下的無間地獄，令地獄眾生見到光明，熱惱的心變為清涼。

「阿迦尼吒天」是色究竟天，是第四禪天，又名摩醯首羅天，是色界之中最高級的天。

「於此世界，盡見彼土，六趣眾生。」

「此世界」是指這個娑婆世界，當時在靈鷲山法會上的人，依著佛光看到那一萬八千個世界，還見到那些世界的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這六道眾生。「彼土」是世界，是依報；「眾生」是五蘊四大的身體，是正報。

「六趣」即六道，但「趣」與「道」有些不同，趣是趣向，取因趣果，作甚麼因，趣甚麼果，作地獄因，趣地獄果；作畜生因，趣畜生果。趣是未到達終點站，在進行之中，向著目標前進，「趣」偏重於因而說；「道」偏重於果而說，已經到達終點站，成了定數，結了果，已經成了天，或成了人，或成了六道中的某一道眾生。

法會中的大眾，盡見光中所照的世界之六趣眾生，作天之因，趣天之果，作甚麼因得甚麼果，由因至果都能見到。

「又見彼土現在諸佛，及聞諸佛所說經法。」

法會大眾見到的這些景象，本來不是大眾能力所能見到，而是因佛光所照，依著佛的力量而見到。大眾又見到一萬八千世界的現在諸佛，以及聽到現在諸佛正在說法，但他們所聽到的都是三乘法，因為釋迦佛未開權顯實，未說一乘法，他方世界現在諸佛即使有開權顯實，有說一乘法，也不會令靈鷲山法會的大眾聽到。

「並見彼四眾，諸修行得道者。」

「彼四眾」是指萬八千世界的四眾，我們這個世界有四眾，他方世界也有四眾。在佛光中，見到他方世界的四眾，並且見到很多證果得道的修行人。

「得道」不是死，而是修道人證悟的境界，證得各種果位，達到目的，得到解脫，脫離束縛，由凡夫轉為聖人，就叫得道。聲聞人證初、二、三、四果，緣覺證辟支佛果，就叫得道；初地以上的菩薩得無生法忍，破我執，見諸法空相，也是得道。總之，有聖者的境界才是得道。

「復見諸菩薩摩訶薩，種種因緣，

種種信解，種種相貌，行菩薩道。」

大眾在佛光中又見到他方世界的大菩薩行菩薩道。這些大菩薩不是初發心的菩薩，而是程度很高，有大智慧、大功德的大菩薩，他們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修六度四攝等，都是行菩薩道的種種模式，種種表現。

「種種因緣」是指各位菩薩因甚麼皈依，因甚麼緣故受戒，因甚麼出家，各各不同。有人是因逆境而發心，有人因順境而發心，有人因聽到佛法，心有感觸，有所領悟而發心。所以行菩薩道的因緣是種種不同。

「種種信解」是指菩薩對佛法的信解有淺深不同，有的菩薩根性猛利，信解必然深；有的菩薩根性鈍些，信解必然淺。

「種種相貌」，行菩薩道的模式也有種種不同，如布施、持戒等各有不同的表現，也就是說，種種模式都可行菩薩道，都可利益眾生。在社會上做任何工作都可行菩薩道，在路上看見有果皮，或任何障礙物，把它撿起來，免別人跌倒，也是行菩薩道。

「復見諸佛般涅槃者，復見諸佛般涅槃後，

以佛舍利起七寶塔。」

這裡講大眾在光中見到他方世界的諸佛入涅槃，也見到他方世界的人，在佛入涅槃後，用佛的舍利起七寶塔，也可以說是用七寶建造佛的舍利塔，供養佛的舍利。

諸佛有八相成道，有示現降生、出家、修行、降魔、成佛、轉法輪，也有示現入涅槃。當度眾生的機緣已盡，應度者已度，佛就要入涅槃，因為有些眾生如果長時間見到佛，就會以為慢慢學佛修行也不遲，反正佛長時都在，就會生懈怠心、倚賴心，所以佛就示現入涅槃（示現入滅）。所有動作都停止了，能令那些懈怠的眾生對佛生起渴仰心、戀慕心，發起精進心修學佛法。

「般涅槃」即入涅槃。涅槃不是死，而是佛所證悟的境界。佛在菩提樹下證悟真理，證悟一切法本來寂滅，本來不生，本來如如不動，證悟一切法性平等，那個時候已經證得涅槃。涅槃是息滅、平息、寂滅，是靜如止水的平靜境界，沒有動亂，沒有痛苦，沒有矛盾，一切凡夫的雜亂境界，一切苦惱都平息了，停止了，悟證到如如空寂平等的真理，就是證得涅槃。涅槃的境界是要用智慧證悟的，不可說的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「舍利」是佛的靈骨。釋迦佛入涅槃後，遺體是火化的，火化後有骨灰，這些就是舍利。中國人以為一粒粒很堅固的、打不爛的，或者彩色的、白色的才算舍利，其實佛火化後剩下的一塊塊、一粒粒、長形、方形的骨份，都是舍利。

世間上，唯有佛的舍利最為人所紀念和仰慕，所以人們就用七寶起塔來供養佛的舍利。佛有大功德，用七寶來起塔，是為了尊敬佛，引起後人的敬心。塔與佛像的作用差不多，都是為引起後人的仰慕心、恭敬心而建造的。釋迦佛滅後三百年都只是起塔，三百年後才有人建造佛像。大眾見到佛的舍利塔，就知道這塔是為紀念佛，因為佛有很大的功德智慧，值得大眾恭敬禮拜供養；禮敬者能得大福。

本來學佛最重要的是明理，破除執著，精神得解脫，起塔只是形式的事，是為後世人而建造，因為後世眾生根機淺薄，要有佛像、佛塔才能引起他們的敬心，利根的眾生不一定要用這些。方便品最後的偈頌有講起塔造佛像是異方便，是為引導根機淺劣的眾生藉以修福。佛是不注重形相的，佛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，連三十二相也叫弟子不要執著，豈有要大眾注重起塔造像呢？起塔雖是異方便，但亦可助顯一乘道，引導鈍根的眾生發心，有機會種善根。

這七寶，不一定要找齊金、銀、琉璃、硨磲、瑪瑙、珊瑚、琥珀、真珠七寶，總之是找好的材料，盡了自己恭敬的能事。

「爾時彌勒菩薩作是念：今者世尊現神變相，以何因緣而有此瑞？」

今佛世尊入於三昧，是為不可思議現希有事，當以問誰，誰能答者？」

這時候彌勒菩薩看到佛光所現的境界，生起三個念頭（疑問）：現在世尊現出神變相，是甚麼原因呢？所為何事呢？可能為了不可思議的希有事。現在世尊入了無量義處三昧，這些問題，應當問誰呢？有誰能回答我呢？

彌勒菩薩是大菩薩，不可能不知這些因由，他是一生補處菩薩，在釋迦佛滅後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成佛，他豈有不知呢？他不過是代大眾而問。

「神變相」是神通力變現出來的雨華、動地、放光等瑞相，是由佛的最高定力、慧力所示現，是很奇特的瑞相，不是由「神」變出來。

「是為不可思議現希有事」，「為」字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，加得很好。如果沒有「為」字，很多人就會把雨華、動地、放光等當作不可思議希有事，加上「為」字，則成為另外為一件事而特別隆重，令大家驚奇而現出希有事。佛為何事呢？是為了說

《法華經》，為了開權顯實，為了引導眾生回入一乘，這「不可思議事」還在後頭，大家未知。

「復作此念：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，已曾親近供養

過去無量諸佛，必應見此希有之相，我今當問。」

彌勒菩薩再起另一個念頭：這位文殊師利法王之子，過去曾經親近供養過無數諸佛，必定是聞法多，經驗多，智慧高，見多識廣，一定見過這些希有之相，我現在應當問他，他一定知道。

「法王之子」是指有真實資格的大菩薩，凡是繼承佛的事業就是法王之子，廣義說，我們所有佛弟子，都可稱為法王之子，不過我們的資格就沒有大菩薩那樣高，我們程度淺，資格低，文殊師利菩薩的名氣大，日月燈明佛的八位王子都是文殊師利菩薩教化的。「佛弟子」應該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就可稱為佛子。佛說法能領略，能覺悟，能開智慧，就是從佛口生；佛陀教弟子觀無我，觀無常等，弟子依法修行，破我執、法執，有進步，有轉化，就是從法化生；弟子依法修行，得佛的法分，明白真理，即是有覺的質素、佛的氣分，就是得佛法分。我們聽佛法，越聽越明理，才能得佛法分，如果越聽越糊塗，又怎能得佛法分呢？沒有得佛法分，就不是法王之子。佛當然希望大家都做法王之子，人人能做法王子，佛就最喜歡了。

「爾時四眾及諸天龍鬼神等，咸作此念，

是佛光明神通之相，今當問誰？」

這時法會上的四眾以及諸天龍鬼神等，全部都這樣想：釋迦佛現放光、動地、雨華等神通之相，是為了甚麼呢？如今應當問誰呢？

「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疑，又觀四眾及諸天龍鬼神等眾會之心，而問文殊師利言：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，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，神通之相，放大光明，照於東方萬八千土，悉見彼佛，國界莊嚴。」

這時候，彌勒菩薩很想解決自己的疑惑，同時看到法會上的四眾以及天龍鬼神等心裡也有這樣的疑惑，所以就問文殊師利菩薩：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，釋迦世尊因甚

麼緣由，而現出這些瑞相？

「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，世尊」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，加得很好，因為請問別人，要有禮貌，加上稱呼才合理，才合規矩。

大眾見到佛的「神通之相」，是佛的定慧力、功德力表現出來的現象。外道、天人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也有神通，而佛的神通是最希有難得的、最高等的。

佛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向東方一萬八千個世界，這是直照，未有講橫照。法會大眾在佛光中看到很多景象，看到很多眾生，很多菩薩，以及他方的佛國土，非常莊嚴。「莊嚴」是裝飾得宏偉又美觀，令人看了肅然起敬。其實萬八千世界未必都是淨土，可能有淨土，有穢土，有半淨半穢土，說不定是有莊嚴，也有不莊嚴。

舊本還有一句「彌勒菩薩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，遠老法師認為太累贅，彌勒菩薩說話是一直說的，沒必要多此一句，因而刪除了這句。

佛經的格式，沿用印度的文法，先用長行來敘述，接著用偈頌來重複或補充說明。有的經文長行較簡單，偈頌較詳細；有的經文則是長行很詳細，偈頌很簡單。下面是彌勒菩薩用偈頌敘述佛光中所見的情景，比前面長行敘述得更詳細。

「文殊師利，導師何故，眉間白毫，大光普照。

雨曼陀羅，曼殊沙華，旃檀香風，悅可眾心，

以是因緣，地皆嚴淨，而此世界，六種震動。

時四部眾，咸皆歡喜，身意快然，得未曾有。」

「導師」是指佛，佛是三界導師，四生慈父，是導師中最高的導師，是人格最圓滿的導師，是智慧最高的導師，是一切眾生的導師。「導」有引導、指導、教導的意思。佛這位大導師，引導我們向上向善，指導我們行正當的光明大道，提攜我們進步。

彌勒菩薩用偈頌重問文殊師利菩薩：釋迦佛這位大導師，何因何故，放出眉間白毫相光，普照萬八千世界呢？

這裡的偈頌，彌勒菩薩沒按長行的次序來敘述，因為彌勒菩薩注重放光，所以他先重頌放光，然後才講雨華、動地。

「雨曼陀羅，曼殊沙華」，天上降下很多適意華、柔軟華。「旃檀」譯作性無垢、無垢穢，旃檀香是香中最清香的，點燃旃檀香可辟除垢穢，有風吹過，就變成「旃檀香風」，令眾人聞到，心裡自然覺得很安樂、很舒適。

「悅可眾心」的「悅」字，有安樂、舒適的意思。所謂境能轉心，心隨境轉，遇到好的境界，心會很安樂；遇到不好的境界，自然覺得難過。當時的法會，有的眾生即使心境本來不好，但一看到這些華，一聞到這些香氣，就自然變得舒暢，這就是

「悅可眾心」。

「以此因緣，地皆嚴淨」，是說以佛放光、雨華、動地、香風等因緣，令法會的地方，都變成莊嚴、清淨，靈鷲山變成小淨土。

「而此世界，六種震動」，「此世界」是法會上大眾所處的娑婆世界。大眾感到所在之處，有六種震動，像在搖籃一樣很舒服、很適意。

「時四部眾，咸皆歡喜」，這些瑞相，令當時的四眾八部，全部都歡天喜地，「身意快然，得未曾有」。「意」代表心，「快」是痛快、爽快。法會大眾身心都舒適，精神暢快，從來未有見過，感覺上也未曾有過如此心曠神怡。

「眉間光明，照於東方，萬八千土，皆如金色，

從阿鼻獄，上至有頂，諸世界中，六道眾生，

生死所趣，善惡業緣，受報好醜，於此悉見。」

佛的眉間光明，照於東方萬八千世界，佛光是金色的，令所有世界都變成好像金色；由最低的無間地獄，到最高的色界之頂，色界天的最上層，阿迦尼吒天都能照到。無量世界中的六道眾生，起煩惱而造業，趣向於他的果報，而受生死之苦，這就是「生死所趣」。佛光所照，看見他方世界的六道眾生，造種種因，或善，或惡，或好，或醜，善業強就趣善果，惡業強就趣惡果。

有生必有死，有死必有生，生死是相對的，無實實在在的生，也無實實在在的死，眾生是隨業所牽引，隨業所變動，而輪迴生死。如果認為人死如燈滅，一切都沒有了，這是斷見；如果認為人生有個實實在在的本體，生生死死都同是這個東西，常有的，就是常見。斷見、常見都是外道的見解，是佛所破斥的。例如，一個賊，他不再偷盜，就不再是賊了；又如賭徒，他戒了賭，就不再是賭徒。一切都是無實性的，是因緣所生法，業力是隨因緣而變，眾生也如是，無常住的佛性可得，也無常住的靈魂可得。

輪迴有急性輪迴，也有慢性輪迴。人生在不同階段，有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享受，不同的境界，這就是慢性輪迴。不但眾生有輪迴，事事物物都有輪迴，太陽、月亮有升有沉，蒼海變桑田，花草樹木有茂盛和凋謝，都是輪迴。

眾生往來生死，不出「善惡業緣」，「善惡業緣」與「受報好醜」是有相關性的，由於業緣的善惡，就招感好醜的果報。善業招感好果報，惡業招感醜果報。例如駁枝的果樹，駁在甜果樹，果實就變甜；駁在酸果樹，果實就變酸。眾生造甚麼業感甚麼果報，業緣與果報不是固定的，時時刻刻都在變遷。眾生輪迴在六道中，一般分三善道及三惡道，但仔細來分，每一道又可分種種不同的果報，千差萬別，好有種種，醜亦有種種，即使同是人道，各人的果報不同，有種種複雜的力量，助成眾生做某種業，得某種果報。

「於此悉見」是講他方世界的眾生，造甚麼業，受甚麼果報，法會上的大眾，在佛光中全部都能看見。

中國有「黃粱一夢」之說，古時有一位姓盧的書生，途經邯鄲，在客店中怨嘆自己窮困，同住在店中的呂翁，給他一個枕頭，告訴他：枕著睡覺可得榮華富貴。盧生就枕著入夢，這時店家正在煮黃粱（小米）飯。夢中，他娶了高門小姐，又中了進士，官運亨通，當了宰相，而且兒孫滿堂，真是福祿齊全，活到八十多歲。夢醒之後，店家的黃粱飯還未煮熟。可見在夢中短短的時間，可做很多的事情，時間是可感覺長，也可感覺短。

但是法會中的大眾，看見這麼多的事情，不是在夢中，而是依佛光而見，清清楚楚看見這些如幻如夢的境界。大眾是能見，種種奇奇怪怪的事物是所見，能見見於所見，大眾本無能力見，是借佛光，承佛力而見。佛放光的時間很長，令大眾看見很多境物而覺悟。因此，有福之人不要驕恃，因為一切都是會變化的，是無常的；無福之人也不須悲觀失望，痛苦傷心，因為業是無實性可得，會轉變的。我們無論在任何環境下，都要堅定地信三寶，精進地向法向善。在好的環境下繼續行善，這是從明入於明；在好運時沈迷放逸，這是從明入於冥；在逆境時更要發奮精進，這是從冥入於明；如在逆境中繼續執迷不悟，結交惡友，不修行，這是從冥入於冥，就會生生死死，無有了期。所以，眾生無論墮在六道中的任何一道，都要知是虛假的，只有佛道才是真實的，就不會貪著六道而能精進行佛道。

「又覩諸佛，聖主師子，演說經典，微妙第一，

其聲清淨，出柔輭音，教諸菩薩，無數億萬，

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。」

這裡敘述在佛光中看到很多世界，每一世界都有佛。佛是「聖主」，用獅子譬喻佛。世人能斷煩惱，破我執就是聖人，菩薩初地以上都是聖人，小乘人證初果已經是聖人，未斷我執就是凡夫。一切聖人中，都是以佛為最高，以佛為主，依佛教化得來。佛教講的以佛為主，不同外道講的以上帝為天主，信徒是奴僕；而是以佛為聖人之主，以佛為領導者，是眾聖之主，菩薩為伴，佛與佛弟子，是主伴關係，菩薩、阿羅漢都是佛的弟子，也是佛的朋友，一切聖人都是因佛陀教化才成為聖人，而佛是一切聖人中的大聖人。

獅子威勢猛利，有無畏意，百獸聽到獅子的叫聲，就會嚇破膽，譬喻佛出世間轉法輪，有些外道皈依佛，有些不肯皈依佛的就銷聲匿跡。普賢菩薩讚頌佛是「三世一切人師子」。一切人之中，一切時間之中，佛都是人中之獅子，佛最能攝服一切眾生。

佛所演說的經典，是「微妙第一」的。佛能觀機施教，所說的話不會多餘，而是有作用，有感化力，令人進步，即使是講權教三乘法，也是解脫法門，比起世間法，

解脫法也是「微妙第一」，超過世間一切法。

佛說法的音聲是很清淨、很柔軟，聲音是由心理和生理發出，心清淨，慧清淨，所發出的聲音也就清淨。佛斷盡一切煩惱習氣，所以佛發出的聲音，悅可眾心，令人聽起來覺得很舒服自在。聲之中有音，音是微細一些，如果是清淨柔軟的聲音就悅耳了。

佛出柔軟音是為了「教諸菩薩」，而佛所教的菩薩有無數億萬那麼多，因為佛還未開權顯實，這時所教的菩薩是權教大菩薩。

「梵音深妙，令人樂聞」。「梵音」是清淨之音，不是梵天之音，也不是印度的梵語。佛的音聲清淨又悅耳，就是梵音，權教佛也有六十四種梵音。佛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有甚深的意義，有法味在其中，所以令人喜歡聽，不會打瞌睡。

「各於世界，講說正法，種種因緣，以無量喻，

照明佛法，開悟眾生。」

上面講無數諸佛，每一位佛，各各於其世界，「講說正法」，令人轉凡成聖，斷煩惱，得解脫。

這裡講的「種種因緣」，其實是包括十二分教，種種理由，種種故事，種種來歷，就是種種因緣。《法華經》講了大量的譬喻，有火宅喻、窮子喻、化城喻、藥草喻、衣裡明珠喻等等，他方世界的佛說法也運用無量無數的譬喻。「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。」佛說譬喻，道理明顯，弟子聽了，容易理解。

佛用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是為了「照明佛法」。佛法本來是明的，但眾生愚癡，聽不明，佛就用譬喻來照明，令眾生明白，使眾生開悟。眾生不明白的時候，腦子裡好像塞滿茅草，佛講明之後，就好像頓開茅塞。這「開悟」不是禪宗所講的開悟，而是指眾生以前不明白，現在明白了。

「若人遭苦，厭老病死，為說涅槃，盡諸苦際。

若人有福，曾供養佛，志求勝法，為說緣覺。

若有佛子，修種種行，求無上慧，為說淨道。」

這裡繼續講彌勒菩薩在光中見到及聽到佛說法，有聲聞法，有緣覺法，有權教大乘法。聲聞法主要是講四諦法，如果有的眾生覺悟到人生是苦的，厭離生老病死苦，佛就為他們說涅槃，教他們斷盡各種痛苦的方法。

「遭苦」是指六道眾生的苦，眾生造業而輪迴於六道。人無論地位多高，財富多

厚，總是免不了生老病死苦。天也不究竟，五衰相現，福盡之時，頭上之花枯毀，腋下出汗，衣服污穢，坐立不安，這種慘狀也很苦。當快樂變遷時，是極苦的。人間乃至天人都有苦，因為他們未斷煩惱，未得解脫，必定遭受痛苦。有生就有老，有病，有死，這是人生必經之苦，很可怕，令人很厭惡；還有其他的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，這些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發生的苦，或者是自然界給我們的痛苦；如嚴寒酷熱風雨等。眾苦之中，最切身的是老病死苦，所以人人都「厭老病死」，這是苦諦。

既然知道是苦，就要尋找造成苦的原因。佛找到苦的原因是煩惱，是造業，即是集諦，苦的積集，是因為眾生無明，無所明了，無知，不明白一切無我，一切不可得，執著有我，處處為我著想，起貪愛，貪之不足，就生瞋恨心，起種種嫉妒、驕慢、諂曲等不良心理，甚至去害人。總之，煩惱越多，造業越重，自然招感六道生死種種痛苦。四諦法，包含了世間和出世間兩重因果。

苦諦關連著集諦，講苦，應該是「苦之集」；講滅，應該是「苦之滅」；講道，應該是「滅苦之道」，即是滅苦的方法。滅諦包含道諦；集和苦消滅了，就安樂了。「若人遭苦，厭老病死」，是苦諦。集是世間之因，苦是世間之果，這是世間的因果；「為說涅槃」，是滅諦，要證到滅諦，必須修道，道是出世間之因，滅是出世間之果，這是出世間的因果。佛說四諦，令眾生「盡諸苦際」。

「際」與「遭」是互相對照的，「際」是邊際；「遭」是遭遇，眾生遭到痛苦，苦海無邊無際。「盡諸苦際」在無邊痛苦中，看到苦的邊際，一切痛苦的邊際，到了盡頭，看到岸邊，有上岸的希望。「盡」是滅的意思，眾生在生死大海中，苦海無邊，如能知道苦的根源，修行滅苦之道，就可「盡諸苦際」得解脫了。

「涅槃」是熄滅一切痛苦，熄滅一切矛盾，熄滅一切動亂。要達到涅槃的境界，就要經過修道，修八正道、三十七道品，依這些方法去實踐實行，可以開智慧，除煩惱，悟真理，才談得上證涅槃。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之時，是證悟真理，就是證涅槃。

阿羅漢的身體是過去業力招感得來的果報，這果報有生滅性，壽命盡之時，身體也滅了。一般人生病有痛苦，死時更加痛苦；而俱解脫的阿羅漢，不會有痛苦的感覺，因為他們有智慧，有定力，早些遲些入涅槃也可以。當他們壽盡的時候，是灰身泯智，入無餘涅槃。

涅槃有自性清淨涅槃、有餘依涅槃、無餘依涅槃、無住大涅槃。自性清淨涅槃不是講有一個涅槃是常住的、本來清淨的，不是有一個在聖不增、在凡不減的一個本有實性的東西；而是說一切法本來寂滅，一切法無自性，因緣所生，隨因緣而安立，隨因緣而幻滅，無實自性，本來清淨，名為「自性清淨涅槃」。佛弟子依法修道，覺悟到無我，證悟緣起性空的真理，是有餘依涅槃。怎樣叫「有餘」呢？這是說他雖證到涅槃，但過去生中所招感的果報身體還在，還要依著有餘的報體安住世間。

有些阿羅漢證得涅槃後，覺得無事可做，可以隨時入滅，還可以放出三昧火，焚燒自己的身體，也可以讓別人把他剩餘的身體火化，這不是凡夫可測度的境界。小乘人入了涅槃，名為灰身泯智，能證之智不可得，所證之理也不可得，剩餘的果報身體亦不可得，這就是「無餘依涅槃」。諸佛菩薩雖然證得涅槃，但他們不入涅槃，因為他

們有慈悲心，愍念眾生，要不斷示現種種身，教化眾生，莊嚴淨土，要繼續做無量無邊的工作，所以諸佛菩薩雖證到涅槃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名為無住大涅槃。

這裡經文講的「為說涅槃」是講聲聞人，急於要自我解脫生死，佛為應這種機，就對他們說四諦法，令他們知苦，斷集，慕滅（仰慕涅槃），修道。雖然說聲聞人可以即身成辦，但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，修成阿羅漢要四十至六十小劫，修成辟支佛小則六十劫，多則一百劫才能成功。根機成熟的人，已經親近過很多佛，過去生中，已經久修梵行。

「若人有福」，這種福不是世間的福，而是解脫之福，比聲聞人更有福，是過去曾供養諸佛而得的福。這一類人，「志求勝法」，此法勝於聲聞法，有辟支佛根性的人，他們的志向是希望得到緣覺法，佛觀察到他們的根機成熟，就為他們說緣覺法，助他們成功。

聲聞是小乘，緣覺是中乘，權教佛是大乘，以大乘立場而說，緣覺可與聲聞合稱為小乘，或二乘，即是兩種小乘。

緣覺者，是觀十二因緣而得覺悟，他們覺悟到凡夫之所以流轉生死，是因十二因緣、十二個階段、十二個條件，而這十二個條件是相續的，因無明起行，有行就有所執著而起識入胎，就有名色，包括物質及精神作用，名色增長，就有六根（六入），六根與外境六塵的接觸，眼觸色，耳觸聲等，有六觸就有六受，受是領納，見到不好的就生瞋恨，生厭惡；見到好的就生歡喜，生六愛，愛著不捨。六愛生六取，要追求，要佔有，由於愛、取，必定會造業，業力會引起後有，這就奠定了未來的生死，招感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純大苦聚，這就是十二因緣，又名十二重城，十二有支。十二因緣好像鎖鏈的圈子，一個緊扣一個，成為生死之流，如一條流水一樣，滔滔不絕。

我們既然知道因無明起行，由行起識，再一直推想，就可知生與死怎樣得來，是因為取；為何會有取？是因為愛；為何會有愛？是因為受；為何會有受？是因為觸；為何會有觸？是因為有六根；為何會有六根？六根是從名色增長；為何會有名色？是因為有識去入胎，攬取自我；為何會有識？是因為有行，有造業；為何會有行？是因為無明糊塗，不知無我。如果破我執，滅無明，就不會有生老病死了。若無明滅則一切皆滅，其他十一緣起也寂滅了。

緣覺乘的人覺悟到十二緣起既然可令人流轉生死，也可以逆轉還於寂滅。他們能從十二緣起的道理，觀察到無常，無我，無實，能證悟到諸法寂滅性。這種智慧，叫背流轉門，向寂滅門，也叫還滅門。運用這種智慧去觀察，斷無明這個緣（緣者即條件），沒有無明，其他一切枝末條件都不會生起，就不至於流轉生死，證得涅槃，得大自在，可以隨緣住世，也可以隨時入涅槃。有這種功德，就是辟支佛的境界。

「佛子」與法王子本來是一樣的，不過講法王子就隆重些，講佛子就簡單些。佛子本來也包括聲聞緣覺，但聲聞緣覺沒有大慈悲心，缺乏大無畏精神，沒有荷擔如來家業的責任心，所以不稱他們為佛子。在本經文所講的「佛子」是指大乘人，他們是真佛子，有責任心承擔父親的事業，而且發揚光大。以佛心為己心，以佛行為己行，精進不懈地行菩薩道，能荷擔如來家業的，才稱得上是真佛子。

佛子要「修種種行」，要「求無上慧」。「行」是因行，行菩薩道要修六度萬行。

「無上」即最上，「無上慧」是佛的智慧。因中行菩薩道，無論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，一定要配上般若慧；無論做何種功德，都無所住著。因中修六度，果上得無上慧，即是大菩提。「求無上慧」的「求」不是求佛賜給你無上慧，而是立大志願修學佛的智慧。佛就為這些佛子「說淨道」，即為他們說般若法門。

「文殊師利，我住於此，見聞若斯，

及千億事，如是眾多，今當略說。」

彌勒菩薩把佛光中所見的事講完之後，叫了一聲文殊師利菩薩，然後繼續說：我停住在這裡，眼所見，耳所聞，就是如上所說，還有千億種修菩薩行的事例，多到不得了，說也說不盡，現在我略略說一些，讓後世的人也知道。

「我見彼土，恆沙菩薩，種種因緣，而求佛道。」

此頌總說在佛光中所見的萬八千世界，有恆河沙那樣多的菩薩，以種種不同的因緣，修種種行，求無上的佛道，即是求佛智慧。

「或有行施，金銀珊瑚，真珠摩尼，磲磔瑪瑙，

金剛諸珍，奴婢車乘，寶飾輦輿，歡喜布施，

迴向佛道，願得是乘，三界第一，諸佛所嘆。」

「或有」是有一類的人，他們修布施。布施在六度中排列第一，較容易做。布施有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，布施是種福田，福田又分恩田、敬田、悲田。父母、老師、國家，對我們都有恩德，我們孝順父母，報效祖國，以報恩的理念去做工作，這是種恩田。對父母師長恭敬，供養他們，這是種敬田。看到眾生痛苦，發起慈悲心去救濟他們，令他們安樂，做種種布施供養的工作，像和田裡播下福的種子，將來會長出福果。

如果布施時沒有報恩心、恭敬心、慈悲心，不算是種福田。有的人賺了冤枉錢，以布施來贖罪；有的人為求將來生天享福而布施，有的人祖先世代都有布施的習慣，有例不減，只好依樣畫葫蘆；有的人覺得求施的人來到，不施捨又不好意思，就隨便布施一點；這些布施都不算是種福田。更有的人布施是為了沽名釣譽，看見他人大布施，如果自己小布施，怕丟臉，只好勉強施。這種動機不純正的布施，也不算是種福

田。

菩薩的布施只知利益眾生，以慈悲憐憫眾生為先，不見有布施之我，不見有布施之物，也不見受布施之人，做到三輪體空，不著相而行布施，功德猶如十方虛空無限無量。凡夫的布施是住相的，施恩要望報，功德便有限有量。

「金銀珊瑚，真珠摩尼，硨磲瑪瑙，金剛諸珍」，這些是世間人認為很有價值的寶物。「金銀」是山上的礦產；「珊瑚」是在水中生長成好像樹枝一樣的寶物，雖然不是很有價值，但不是到處都有；「真珠」是蚌生出來的；「摩尼」是如意寶珠，能盡如人意；「硨磲」是海裡白色的很美的石；「瑪瑙」是紅色寶；「金剛」是很堅硬的鑽石。有的人用以上這麼多種的珍寶布施，甚至布施奴婢和裝飾得很漂亮的車。

有人可能會問：「奴婢也是人，怎可拿去布施？」按古代的思想，主人是可以把奴婢隨意布施給人。但按佛法來講，也要尊重人權，如果奴婢不同意，主人硬是把他送人，這就不合佛法；若是奴婢本人同意，亦可布施，布施的時候，還要化度那個奴婢，讓他明白，布施是為了發心行菩薩道。

「寶飾輦輿」的「輦」古代是皇帝坐的車，「輿」是轎。有的人用種種珍寶裝飾得很漂亮的車和轎來布施，而且他們布施得很歡喜。布施要歡喜才得福，勉強布施就得不到福，所以我們不要因為看見別人布施，自己怕不好意思而去布施，更不要為了沽名釣譽而布施。

菩薩布施不是為了人天福報，而是為了「迴向佛道」。把力量用在那方面，意向、志願傾向那件事情，就稱為「迴向」。這些人布施，是為了成辦佛道的功德，不只為自己的佛道，也為了一切眾生的佛道，把所有布施的功德全放在成佛那件事情上。我們時常念的迴向偈：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」，就是迴向大家都成佛。

「願得是乘」的「乘」是指佛果、佛乘、大乘；「是乘」是指修學佛法，從因至果的一切功德，到達成佛的果位。這佛乘當然是「三界第一」。能夠有這樣的精進心，就值得一切諸佛讚嘆。

「或有菩薩，駟馬寶車，欄楯華蓋，軒飾布施。」

有的菩薩布施四匹馬拉的車，而這輛車用了很多寶物裝飾，欄杆設計得很美，欄杆上橫的是「欄」，豎著的是「楯」，車頂有鮮花覆蓋著，車的前面也裝飾得很漂亮（「軒」是車的前面）。

凡發心供養，都是出於恭敬心，盡自己的能力，用上好的東西去供養，表示捨心很大，菩薩布施完全沒有半點的吝嗇，所謂一切能捨是菩薩。

「復見菩薩，身肉手足，及妻子施，求無上道。」

又見到另一類的菩薩，不但用身外物布施，而且用內財（自己的身體）布施，以

及用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布施，以求無上的佛道。

釋迦佛在過去世行菩薩道的時候，曾用自己的身體布施給快要餓死的老虎和獅子，也割過自己的肉喂鴿子。為何他是人，還要用自己的身體布施給畜生呢？因為菩薩布施，理念上是無我的，不見能施之我，不見有身有肉，不會覺得痛苦，布施了也不會覺得可惜，只知眾生可憐，只知要慈悲救護，因為菩薩有般若空慧，能做到三輪體空，徹見平等法性，慈悲心廣大平等。

「身肉手足」不一定是指割手足去布施，如果有的人覺得有個團體值得他獻出力量，盡力為這個團體服務奉獻身心而不要報酬，這也算是「身肉手足」的布施，這包括體力、知識方面的布施。

布施自己的妻子兒女，這也屬於外財施，以當今的人權主義來講，這是不合理的，每個人都有人權，怎能用妻子兒女來布施呢？如果妻子兒女不同意，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這就更不合道德了。但古代的封建思想，是容許這樣做，在男性為中心的社會，可以把妻子兒女布施，但要徵得妻子兒女的同意。

釋迦佛在過去生中，做須達拿（意思為不逆人意）太子。別人求他布施，他從來不逆人意，盡量滿足別人的要求。他的父王怕他將來把自己的國家也布施給人，就把他趕入深山。有一個婆羅門來求他布施妻子，他就答應了。但他的妻子說：「你連兒女也布施了，只剩下我陪伴你，如果把我也布施給人，誰來侍候你呢？」太子說：

「你忘記了嗎？我從前發菩薩心的時候，我曾向你買五朵蓮花去供養燃燈佛，當時你賣那五朵蓮花給我是有條件的，要生生世世做我的妻子，才肯賣這五朵蓮花給我，當時還剩下兩朵蓮花，叫我帶去代你供養佛，我幫你帶這兩朵蓮花也是有條件的，我發願生生世世行菩薩道，你既然要生生世世做我的妻子，就要隨順我行菩薩道，隨順我修布施行。你為何現在又食言，不肯隨順我布施？」他的妻子想起來，就歡歡喜喜地答應了。這個受施者接受布施之後，走了七步，回頭變成帝釋天王，並對他說：「我只是想試探你是否真心布施，原來你真是發大菩提心的。」接著帝釋天王把他的妻子還給他。

這些菩薩的布施，是為了求最高無上的佛道。「求」是志願、在乎的意思，他們布施的目的，志願在乎成佛。

「又見菩薩，頭目身體，欣樂施與，求佛智慧。」

大眾在佛光中又見到他方世界的菩薩，別人要他們布施頭、眼、身體，他們都能歡歡喜喜地布施，一點勉強都沒有，如果有人能接受他們的布施，他們就求之不得，最歡喜不過了。布施時如果是勉強的，就變成沒有功德，反而有痛苦。菩薩悟到一切皆空的真理，能做到終日布施，不見有能施、所施，亦不見有所施之物，真有般若空慧的菩薩才做得到。

從前有一位一切施王，他是位樂善好施的國王，無論甚麼人求他，他都能令人滿足，甚至自己的國家他都可以布施。鄰國的民眾知道他是大施主，人人都歸服他，人

人都稱揚他。鄰國的國王知道後，生起妒忌心，要侵佔他的國家，派兵前往攻打。一切施王心裡想：「如果我出兵迎敵，就會死傷很多民眾。為了我的權力地位而死傷那麼多人，又於心何忍？再說，即使我打了勝仗，敵方也會懷恨，這場仗不值得打。」於是他把玉璽放在大殿中，自己則穿起便服，步行到別的國家。途中有個童子向他問路，打聽到一切施王那裡應怎樣走？一切施王問他：「你去一切施王那裡做甚麼？」童子回答說：「我父早死，留下我和媽媽及姐姐，我們生活很困難，媽媽就叫我去求一切施王布施，使我們能生活下去。」一切施王說：「我就是一切施王，你來遲了，我的國家已經布施給人，我現在是一個人走出來，沒甚麼可以布施給你。」童子很失望，一切施王就想出一個辦法，對他說：「我還可以布施給你，因為那個惡王得到我的國家仍未滿足，他下令如果有人拿我的人頭回去則有重賞。現在你砍了我的頭拿回去領賞，就可領到大筆賞金。」童子搖頭說：「這很殘忍，我怎忍心砍你的頭呢？」一切施王便說：「你用繩子綁著我，拉我回去就可以了。」童子說：「這樣我能做得得到，我只不過是想拿賞金回去救我的媽媽和姐姐。」於是童子綁著一切施王回去，全國民眾看見仁慈的國王回來，都跪在地上夾道歡迎。那個惡王被萬民所感動，覺得民眾只愛他們的國王，不喜歡他這個新王，以前人們讚揚一切施王，不是虛假的，而是真真實實確有其事，他的確是位仁王，他現在回來是為了布施給這個童子，是要救童子的媽媽和姐姐。惡王感動到流淚，慚愧到極點，覺得自己太殘暴，太不講道理。於是把國家交回一切施王。古語說：「仁者無敵。」十分仁慈的人沒有敵人，到最後都會感化敵人。這位一切施王就是用自己的「頭目身體」來布施，而且是「欣樂施與」，能夠布施就很歡喜。

菩薩是徹底無我的，所以甚麼都可以布施，只有這樣大慈大悲地布施，才可以求得佛的智慧，才可以成佛。凡夫最愛自己的身體，最愛自我，所以凡夫的布施是貪求福報的，是有漏的福報。小乘人志在放棄，志在求解脫，不注重修布施。不論人、天、大小乘都有布施，但動機不同。古人所謂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這種思想仍不算大，還是有眾生，有天下，有我。菩薩無我，見一切眾生平等，一切眾生得安樂，菩薩才安樂，這是大乘的布施。菩薩無住相的布施，才能成佛，得到佛的無上智慧。

「文殊師利，我見諸王，往詣佛所，問無上道，

便捨樂土，宮殿臣妾，剃除鬚髮，而被法服。」

彌勒菩薩說了一大段之後，再叫一聲文殊師利菩薩，並且說：我看見很多國王，來到佛的面前，請問佛怎樣修菩薩行，而成無上佛道。佛就教他們修六度。那些國王為了專心修行，就捨棄自己的國土，捨棄自己的宮殿和百官大臣、妃嬪，捨棄世俗的享受，而剃除自己的頭髮和鬚鬚，披上出家的法服。

這段不是講出家的聲聞人，而是講出家的菩薩，所以他們具足六度。這些菩薩出

家前都是國王，每個國王都有自己的民眾和土地，都稱自己的國家是樂土；但這樂土是無常的，安樂是暫時的，是不可靠的。中國古人也說：「得為皇帝想升仙。」皇帝即使富甲天下，也不過是幾十年的光景，幾十年後甚麼都帶不走。只有成佛，才是究竟安樂。於是捨棄一切，出家修行。

世俗人所求的，學佛人都要捨棄；世俗人志在享受五欲，學佛人志在求解脫。這些國王為了精進勇猛起見，就捨棄「宮殿臣妾，剃除鬚髮」。

在家人的鬚髮是一種裝飾，要花很多時間整理、梳洗、裝飾。出家人剃了頭髮，既清潔，又不浪費時間；同時表示了與在家人不同。中國的儒家說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。」這句話是有毀謗出家人的意思，其實我們的指甲時常剪，頭髮也時常剪，何嘗有毀傷呢？剃除鬚髮，對身體根本沒有傷害。

「而被法服」是穿起袈裟。在印度，袈裟的形狀與一般在家人的衣服一樣，不過普通人認為白色最好看，所以稱在家人為「白衣」。而出家人的袈裟染成泥色，不可以像在家人那樣，穿白色或鮮豔顏色的衣服。印度的習俗，是人死後把屍體放在樹林或山上，讓鳥和野獸吃，屍體被吃完，剩下爛布，修苦行的出家人就檢拾爛布洗乾淨，加染壞色，縫製成衣服，這種叫糞掃衣。而中國出家人的袈裟，則是把一塊好的布剪開，再一塊塊駁起來，縫製成七條衣、九條衣或二十五條衣。

那些國王，為了修行，而穿起出家人的衣服。只有合出家法的才稱得上「法服」。現在有的人說第幾代祖師傳下來的法服，把祖師傳給繼承人的袈裟叫法衣。如果是祖師傳給繼承人，而繼承人卻沒得到佛法的受用，又何謂之法服呢？（因為傳的只是衣，並沒有法。）

天台家判這段經文是受戒，其實不只是受戒，既然他們剃除鬚髮，決心出家，是因為求成佛才這樣做，所以應該是具足六波羅蜜。

出家者，放棄也；放棄一切世俗人所貪求所享受的。出家一方面是消極的，例如世俗人最積極貪求的，出家人則消極看待；另一方面，出家是積極的，例如以破釜沉舟的精神，一心為道而出家，積極地修行。有很多人以為剃了頭就是出家，但如果念念不忘世俗的享受，不願放棄，就不算出家。

這些國王既然能捨棄一切而出家，必能利益一切眾生，這就具足布施波羅蜜。他們既然一心為道而出家，一切清淨，不貪不染，自然就能持戒清淨，不犯三惡業。身、口、意不犯罪惡，就具足持戒波羅蜜。他們既然為求無上佛道而出家，必與世無爭，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，或受到別人的侮辱、毀謗，也可以安忍，不起瞋恨，這就具足忍辱波羅蜜。他們為求佛道而割愛辭親，精進修行，又怎會放逸懈怠呢？這即是具足精進波羅蜜。出家人不應懈怠放逸，多少時間都不夠用，所以真正的學佛人必定是精進的。他們既然為求佛道而出家，必要修定修慧。真的智慧要從定引發，如果心散亂，不修攝其心，就會產生種種障礙，而生不出智慧。所以一定要攝心修定，攝心不散亂，必定具足禪定波羅蜜。他們既然學佛，就會常常親近善知識，親近諸佛菩薩，常聞正法，如理思惟，必定會具足般若波羅蜜。

「或見菩薩，而作比丘，獨處閑靜，樂誦經典。」

彌勒菩薩繼續說：又看見有一類菩薩，出家作比丘，單獨住在閑靜的地方，很喜歡讀誦經典。

行菩薩道有很多階段，在某個時代、某個階段，他覺得出家好，就會出家。釋迦佛在世時，跟隨佛出家的，大多數是聲聞比丘，依四諦法修行而證阿羅漢果。這裡講的，是以在家菩薩身份出家，是大乘比丘。

雖然菩薩的志願是廣度眾生，利益眾生，但當自己的力量未充實的時候，就需要單獨一個人，找個安靜的地方來學習，遠離一切世事；所以這類菩薩，單獨在清閑、寧靜的地方，讀誦經典。讀誦不只是口讀，要有所領解，還要思惟，得到法樂的時候，自然會更加好樂讀誦經典。

「閑靜」不一定要到深山，最主要的是心要遠離，心能放下一切，也是閑靜。如果心不閑，放不下，念念不忘眷屬朋友，即使人在深山修行，也不能閑靜。如果心放得下，即使在鬧市，也等於在閑靜處。

有的人每天讀很多經，但與經義不相應，只知自己讀了幾多部經，不明白經中的義理，只能算是讀白紙上的黑字。我們讀經，要思惟經義，還要把經義反照自己，好像照鏡一樣，看看自己與經義是否相應。讀經不是讀得越快越好，也不是讀得多幾遍越有功德，而是要靜靜地思惟，越思惟越有味道，就可以得到法樂，自然就好樂讀誦經典了。讀經要生歡喜心才有受用，如果覺得今天沒空閒時間，一邊讀經，心裡想著別的事情，這不是「樂誦」。

「樂誦經典」是一種安樂的方法，不但對法有所領悟，乃至對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等六波羅蜜多都有幫助。我們從經典中可了解，佛菩薩是怎樣做的，我們一邊讀，一邊思惟，就會有所領解，生起慚愧心，精進發心行菩薩道。

不只是菩薩才「獨處閑靜」，聲聞緣覺都是「獨處閑靜」，只是菩薩和聲聞緣覺的志願不同，聲聞人有遠離心，有所謂身遠離、心遠離。身遠離主要在郊外或深山，離開眷屬和朋友；心遠離是心能放下一切。這些菩薩就是身心都放下而「樂誦經典」。

「又見菩薩，勇猛精進，入於深山，思惟佛道。」

菩薩修六度萬行，每種修行都要「勇猛精進」。「勇猛」即是要有勇氣，勇猛才能精進，才能拋開一切障礙。「精」是純一不雜，專門為某一件事；「進」是只許前進不許後退。如果專一其心地做某一件事，當然能做得好；如果三心兩意，就會退失了。

這裡說菩薩「入於深山」，不是為了消極躲在深山，而是在某個時期，需要找個安靜的地方，靜靜地「思惟佛道」，充實自己的戒定慧。這些菩薩在深山中思惟，不是思惟世俗事，而是思惟佛道，思惟怎樣去行菩薩道。

「又見離欲，常處空閒，深修禪定，得五神通。」

這裡講菩薩修禪定。凡夫貪五欲，眼貪色，耳貪聲，鼻貪香，舌貪味，身貪觸，這就是五根貪五欲。在佛經來講，五欲主要是指色聲香味觸；有人講五欲是財色名食睡。世俗人的五根對五境，多起貪愛，千辛萬苦地掙錢，賺到錢就要享受，盡量在五欲裡消遣；染著五欲，心被擾亂了，因為看見別人享受五欲，似乎很快樂，就會很羨慕；自顧得不到五欲的享受，覺得不如人，這又怎可得定呢？所以貪著五欲就會障礙修禪定。凡是修定，必要離欲。

有些菩薩，為了修禪定，「常處空閒」。「空閒」是清淨的地方；不一定是寂靜無人處才是空閒處，只要心不染著，不被境所轉，就是空閒處；心時常安住在空閒之中，不染不著，無論甚麼五欲境當前，都能無動於衷，就可以「深修禪定」。禪定淺是得不到神通的，禪定修得深，才能得到「五神通」。「神通」者，是精神發達，攝心不亂，把心修攝到最清淨，不散亂，如如不動，精神集中，就會得到「五神通」（他心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神境通）。彌勒菩薩在佛光中所見的那些菩薩，透過修定，得到五種神通。

成了阿羅漢不一定得神通，如慧解脫阿羅漢，他的智慧達到破我執，斷無明，但如果他不經過深修禪定，是得不到神通的。只有心慧俱解脫的阿羅漢，有四禪天定力，才能得到神通。一般外道透過修定，都可得到五神通，不過外道無智慧，不能斷煩惱，得不到漏盡通；只有斷盡煩惱，加上定力深，才能具足六神通。

我們普通人，沒有修定，是沒有五神通的。如能集中精神，不散亂，已是很好了。為何有的人精神恍惚，糊塗塗塗？就是因為他很散亂，心散亂，就會變成愚癡人。為何有的人很精明，別人不說話，他也能知道別人的內心世界？因為精神集中之故，人專一就會變得聰明。學佛的人，平常念佛菩薩，就是希望精神不要散亂，也是修攝其心。

「禪定」二字，是華梵合舉，梵語叫禪那，譯成中文叫正定，或譯靜慮，慮是思慮，修定不是像枯木一樣，定是有思慮的，不過這種思慮是集中精神，很安靜。我們平常人心思散亂，好像蛇一樣左右擺動，也好像風中的燭光，搖擺不定，如果關了門窗，燭光就會定下來。我們初學禪定，首先要靜坐，思慮集中一點，觀無常，觀不淨，或觀佛像，觀菩薩像，要專注一境，專心注意在一點上，不移動，就比較容易得定；如果修成功了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佛就能做到常在定中，行住坐臥無有不定時。

所謂修定即修心，心是可以訓練的，心本來很有力，甚麼力都比不上心力。心如果不經訓練，它就不起作用，就沒有力量，變成很衰弱。心如果經過訓練，使它不散亂，經常集中一處，就能「置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。那時候心就有移山倒海那樣強大的力量，自然就能引發神通。

修禪定可得五神通。天眼通是無障無礙，一切事物都看得清清楚楚；天耳通是無論多遠的聲音都能聽見；他心通是他人心裡想甚麼都能知道；宿命通能知自己和他人的過去（宿命通和天眼通是相反的，宿命通能知過去，天眼通能知未來）；神境通，又叫神足通，可以飛騰虛空，來去自如。神通不是法術，巫術不是神通，而是邪術。

神通是功德力，是由修心修定而產生。有禪定力，能得五神通。如要得到漏盡通，一定要有智慧力，斷盡煩惱才能得到。

「又見菩薩，安禪合掌，以千萬偈，讚諸法王。」

這類菩薩定力很深，既可安住於禪定，又可合掌說千萬偈讚佛。一首偈是三十二個字，他們說了千萬首偈，即是說了很多。合掌表示恭敬，他們不只是讚一位佛，而是讚很多佛。「法王」是指佛，「佛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」；佛是徹底了悟一切法的真理，又能說法自在，所以稱為法王。法王具足無量功德，利益眾生，所以要稱揚。其他人聽到讚佛，就會知道佛的功德，而仰慕於佛，便發心學佛，行菩薩道；所以讚佛就等於護持佛法，如果沒人讚佛，其他人就不知佛的好處。不是佛喜歡被人讚，佛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，不需要人讚；不過你能讚佛，你自己也有功德，又能引起眾生仰慕和尊敬，便種善根。

一般人修禪定，身心都不動，一切皆靜止，但這些菩薩安住禪定中，又能合掌稱揚諸佛，這種禪不是小乘所說的枯禪，而是大乘所有的活禪，動定一如。

上面講了菩薩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以求佛道；下面說菩薩修智慧。

「復見菩薩，智深志固，能問諸佛，聞悉受持。」

「智深志固」是說這些菩薩通達一切法，對於一切法的法性、法相，以及一切法的自相、共相，一切法空性，皆能通達，是由於智慧甚深之故。如果智慧深，志願一定堅固，不會退轉；如果志願不夠堅固，是因為智慧太淺。智深與志固是相輔相成的。

學佛的人，能夠做到智慧深，志願又堅固，是最好的，他一定會成佛，值得恭喜。發菩提心，尤其是發一乘菩提心，志願一乘佛道，一定要堅固。堅固者，無論在甚麼情況下，都不會動搖，不會退轉，不為一切所動。所以智深志固，包括了精進。這些菩薩由於有甚深的智慧，有堅固的志願，所以對修菩薩行，一定不會懈怠，不會荒廢，對眾生一定有大悲心，憐憫眾生，一定不會放棄眾生。行菩薩道的主要工作，就是教化眾生；還要莊嚴淨土。利益眾生與莊嚴淨土是相關的，只有利益眾生，才可莊嚴淨土。菩薩供養諸佛，教化眾生，都屬於莊嚴淨土的工作。

當這些菩薩智深志固時，他一定會常常親近諸佛，精進聞法，有不明白的問題能請問佛，有時為自己而問，有時是為眾生而問，要有深的智慧才「能問」。「能問」二字很重要，能與不能相差很遠。如果沒有甚深的智慧，沒有堅定的志願，就不能親近諸佛，即使佛在你面前，你也不懂得怎樣問。

「能問」還要能聞，「聞」是通達佛所說的道理，領會佛的意思，能解才算是能

聞。如果只是聽到聲音，領會不到佛的意思，即是不通曉佛所說的道理，不算能聞，要理解才謂之能聞，聞包含理解。鳥的叫聲，我們都聽得見，但我們不知鳥兒在說些甚麼，所以這就不算能聞。聞佛說法，要能聞又能問。「悉」是全部的意思，聞了之後，佛所說的一言一句，都能受持。受是能歡歡喜喜接受，不抗拒。持是執持不忘。這些菩薩聽了佛說法，理解了佛的意思，能依教奉行，全部能受持；那麼，他們的智慧一定更深，功德一定會增長。這些都是有相當程度的大菩薩。

「又見佛子，定慧具足，以無量喻，為眾講法，

欣樂說法，化諸菩薩，破魔兵眾，而擊法鼓。」

佛子與法王子一樣，都是指菩薩，只不過變換一下詞語，使經文不至太單調。這些佛子能承擔佛的事業，即荷擔如來家業。

學佛雖然有無量法門，但歸納起來，主要是修定與修慧。定慧包括六度，「定慧具足」也可以說是六度具足。「具足」者，是圓滿、均等。菩薩要定慧均等，有定慧力，修行就容易進步，做事也比較妥善；如果沒有定慧力，修行不順利，工作效率也不高。修定是攝心不亂，把心專注一境，也即是修止觀。止，是止息一切妄念（散亂），但如果只修定，不修觀慧，不依佛所教去觀無我、觀空、觀因緣等，沒有智慧，就會變成枯定。所謂「枯木倚寒岩，山中無暖氣」，好像枯木在冰冷的山岩上，一點生氣也沒有；也如鐵、石一樣，毫無生氣，這種枯定不起作用，沒有好處。

對事理有判斷力，就是有智慧，世間上有很多聰明人，都自認很有智慧，那些科學家、哲學家等都有世間的智慧，發表很多高深的理論，科學家發明很多東西，但他們沒有禪定力，也沒有真慧，得不到解脫，反而增長驕慢。若有慧無定，會變成狂慧。

彌勒菩薩見到「定慧具足」的菩薩，用無量的譬喻，種種善巧，種種模式，為大眾說法，教化眾生。因為佛法甚深的義理不容易明白，就要假借一點淺顯的事來做例子。「喻」是一種比喻，用一種事實做例子，令眾生容易明白。十二分教，有因緣、譬喻、本事、本生、方廣等，佛說法不出十二大類，這裡只舉出「無量喻」，其實是包含了十二分教。由於這些菩薩「定慧具足」，有很大的力量，具足四無礙辯才，有所謂「樂說無礙辯才」，所以他們「欣樂說法」。

菩薩是志願成佛的，他們教化的也是菩薩，即使受教者開始時不是菩薩，菩薩也會令他們發菩提心，而變成菩薩，所以這裡說「化諸菩薩」。

「破魔兵眾」是佛和大菩薩的境界。魔兵魔將來破壞佛，魔兵有很多，所以叫「兵眾」。佛不會與他們對抗，但有法子令他們歸順，例如佛將成道，魔以箭射佛，箭都變成蓮花，魔兵的箭就不起作用，他們沒辦法，就投降了，最後還皈依了佛，這是不破而自破。菩薩也有破魔的能力。

成佛有八相成道，成佛前最後的階段是降魔，成佛之後就轉法輪。佛說法能令一

切外道，一切魔眾，一切愚癡的眾生都能醒覺。這些菩薩「擊法鼓」，很響亮，很震動，可以驚動大眾，令眾醒覺。打鼓也是齊集大眾的號令，大家聽到鼓聲，就會齊集在一起，等待聞法。

「又見菩薩，寂然宴默，天龍恭敬，不以為喜。」

這也是講禪定，好像與前面有些重複，其實彌勒菩薩見到甚麼就說甚麼，沒有一定的次序。

「寂然宴默」表示身心不動，口不發一言，身心寂靜，「宴」是很安靜，「默」是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好像午夜，萬籟俱寂，使人很安樂，很舒暢。這是菩薩智慧的表現，他們以身作則，對境不動。其實具足了般若波羅蜜，才可一切不動，通達了一切法空，才不易被人擾動。凡夫沒有般若慧，就容易被人擾動，就會散亂、動搖，引起種種執著、種種戲論，講多錯多。而有智慧的人，不會隨便亂說，但他們所說的每一句、每一個字，都是很有用處、很有意思。我們妙華佛學會，把「保持肅靜」這幾個字掛起來，希望大家來到這裡能保持肅靜。我們雖然學不到大菩薩那樣「寂然宴默」，但也應當保持肅靜，這一點我們要知道，要互相勉勵，互相提醒，才有進步，才像佛教徒的模樣。

這些菩薩不但口「寂然宴默」，連身和心一切動作都是如如不動，因為他們通達一切法空，有般若甚深智慧，離一切戲論，所以無言無說。他們這樣做，也是為了以身作則，做眾生的模範；因為眾生執著重，戲論多，無事生非，自尋煩惱，身心都擾動起來，痛苦也就多了。身心不動，是一種功德，也作我們的示範。

這些菩薩的定力到達甚麼程度呢？可以用「天龍恭敬，不以為喜」來形容。凡夫的喜怒哀樂，面上表露無遺；而這些菩薩則八風吹不動，天龍恭敬，也不會動心。一般人認為天很高級，有天神、龍神來恭敬禮拜供養，應該很歡喜；但這類菩薩，卻「不以為喜」，不會因此喜形於色；因為通達一切法空，天即非天，龍即非龍，人亦非人，眾生即非眾生，恭敬即非恭敬，我也即非我，菩薩也即非菩薩，無菩薩受恭敬，也無能恭敬的天龍，亦無所恭敬的菩薩；就算他恭敬你，也只是恭敬你的道德，恭敬你的智慧，無我可得。如果有我，就有我歡喜，我不歡喜，有喜有不喜，即屬於煩惱。大家不要以為憂愁才是煩惱，其實有喜有不喜，有愛有憎，就是煩惱。這些菩薩「定慧具足，智深志固」，有甚深的智慧，無憎亦無愛，無喜亦無憂，這都是般若功德的表現。

「又見菩薩，處林放光，濟地獄苦，令入佛道。」

這類菩薩生起大悲心，憐愍眾生的痛苦。世間的痛苦，莫過於地獄之苦。地獄在地理上說，並無指方立向，但一般人認為地獄在地下，其實不然。「地」的意思是指很

堅硬、很牢固，「獄」的意思是困擾；地獄束縛著眾生，令眾生失去自由，令眾生沒辦法解除痛苦，苦惱到極點，沒辦法放下，沒有一分鐘的時間是輕鬆自在。有的眾生墮入地獄，受地獄之苦，是由於他們造了地獄的業因，所以有地獄的苦果。我們只要仔細地觀察，人間也有很多地獄，有的地方簡直像無間地獄。

「處林放光」是講菩薩在樹林裡修定，觀察到地獄的眾生很痛苦，就生起大悲心憐愍眾生，放光照耀這些地獄眾生，令他們覺悟，知道懺悔，令他們發菩提心，漸漸得入佛道。

菩薩「濟地獄苦」，首先是教眾生不造地獄之因，不作身語意的惡業；如果不作苦因，就不會受地獄之苦；如果眾生造了地獄之因，而受地獄之苦，是很難令他們脫離，只可用種種善巧，令他們覺悟、懺悔，令他們知三寶的恩德，也有改善的可能。

有的世間人以為做功德，放焰口，散花，打碎塊瓦片，就當作破地獄，這是自欺欺人，簡直是侮辱佛教，佛教沒有這種事。明慧法師批評，他們這樣做，不但沒有功德，反而有罪過，「縱有虔誠之功，不贖貪求之過」。這些人只知貪五欲，自己正在造地獄之因，又怎能破別人的地獄呢？再說，那個先人，未必是墮地獄，硬說他在地獄裡，這就對不起先人，不但花了冤枉錢，反而有罪過。

一個學佛的人，若這樣做，是自己侮辱自己，因為與佛法相違，變成有罪而無功。有些人以為不做超荐度亡的事，怕別人說自己吝嗇，怕對不住自己的先人。其實明理的人，只做合理的事，不怕別人說三道四。我們明白了道理，千萬不要做違背佛法的事。

「又見佛子，未嘗睡眠，經行林中，勤求佛道。」

這是說菩薩很精進修行，很少睡眠。修定的人，有定力是不會打瞌睡，困倦了在樹下打坐就可以了，即使躺下，也是吉祥睡，內心不忘修行；但初修行的人，是凡夫的身體，則會疲倦。佛世成立僧團的初期，沒有精舍，沒有僧坊，睡覺也沒有床，後來有國王大臣居士，供養精舍房間床鋪，而床鋪也很簡單，造得很矮很窄，出家人不可以睡高廣大床，睡姿要向右側臥，很有規矩。睡眠只是為了補充精神，不可以貪睡，躺下也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，睡眠之中，要有警覺性，仍要修正修觀。

「未嘗睡眠」是說他們嫌睡眠妨礙修定，所以時常保持醒覺地修行。修定要對治五蓋（貪蓋、瞋蓋、掉舉蓋、疑悔蓋、睡眠蓋），蓋是遮蓋、障礙，有五種障礙，妨礙我們修定。修定的人一定要遠離一切的貪欲。有貪欲心就會擾動，障礙修定。瞋恚心重也障礙修定，怒火中燒又怎能得定？睡眠過多，令心昧劣（糊塗），更障礙修定。掉舉是心散亂，心念高舉，也妨礙修定。有疑悔心，不知自己做得對不對，患得患失，也障礙修定。所以除去五蓋，修定才能成功。

當這些菩薩發覺自己的睡眠蓋太重，妨礙自己修定修慧，就發願征服睡眠蓋，所以就不睡眠，時常保持警覺力。他們用甚麼辦法來對治睡眠蓋呢？坐著也容易睡著，所以他們就在樹林中經行。經行是一步一步慢慢行走，但並不同一般人的散步，一般

人吃飽飯散步，心是散亂的，而佛弟子的經行，是一邊步行，一邊在心中修定修慧，令禪定力增進，精進地求佛道。

「又見具戒，威儀無缺，淨如寶珠，以求佛道。」

「具戒」不是指現在有的人受的具足戒，而是說這些菩薩的戒行、三業，都做到清淨。現在有的人即使受了三壇大戒，也不一定能做得到戒行具足，要身口意三業清淨，不犯十惡，才稱得上「具戒」，這是最淺的清淨。大菩薩的清淨，不但不犯十惡，而且做到三輪體空，無能持戒之我，也無所持之戒條，無能持所持，無能犯所犯，也無身業可得，他們知道身、語、意業皆空，通達一切因緣所生，無有自性，一切法平等平等，一切時如如不動。這樣，才是「具戒」。

戒條有很多是很瑣碎的，如果持戒者執著那些條文，不會變通，就變成與戒相違。有般若空慧的菩薩，不用死記硬背那些戒文，也不會犯戒，因為他們通達一切法空，心中沒有煩惱，又怎會作惡業呢？菩薩有道共戒，或定共戒，自然無戒可犯，而戒德圓滿。

現在受具足戒，有七日、二十一日、一個月或四十九日等，引禮師會教戒子怎樣頂禮，怎樣問訊，怎樣開具搭衣，教一些禮儀，教一些行住坐臥的規矩。有的人受了三壇大戒，卻不知戒為何物，這不稱為「具戒」。

菩薩由於三業清淨，自然就能「威儀無缺」。「無缺」即無缺點。「威儀」是由戒行表現出來的，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條，把日常生活的行為規矩，一條條列得很仔細。一般說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很難做到。初學人要依戒條受持，等到智慧增進時，由於戒行清淨，所表現出來的威儀，自然莊重、祥和，沒有缺點，令人尊敬，別人自然生起恭敬心，以他為模範。所謂有威可畏（敬畏），有儀可則（法則、準則）。

學佛人，修戒定慧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威儀，很安詳，很自然，而這種威儀不是裝模作樣，不是世間的儀態學校所能學到的。出家人要有四威儀：行如風，坐如鐘，臥如弓，立如松；走路直視向前。一個人沒貪愛，沒瞋恨，沒企圖，沒慾望，自然表現出心理正常，行為端正，不令人討厭。威儀雖屬外表，但外表是發自內心。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儀，如果有惡習，行為怪誕，就沒有威儀了，不但自己失禮於人，連整個佛教都受影響。所以威儀也很重要。

佛世時的馬勝比丘，就是一個「威儀無缺」的人，時常都是眼帘垂下，目不斜視，五官純善祥和，舉手投足都很安詳。有一次他托鉢入城，舍利弗遠遠地看到他，不由自主地被他的威儀吸引，對他生起恭敬心，上前行禮，請問他的師父是誰？教甚麼學問？馬勝比丘回答說：「我的師父是釋迦牟尼佛。」他並說了一首偈語：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，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」舍利弗以前是外道的老師，是個很有智慧的人，外道是講本體論，講第一因，這一點他想不通，現在聽到「因緣所生法」這些聞所未聞的真理，馬上覺悟，並和目犍連帶著二百弟子出家，都是由好的威儀所引致。

「淨如寶珠」是用寶珠譬喻這些菩薩的威儀、戒行清淨如寶珠一樣，寶珠是指如意寶珠，不會染污，在任何情形下，都光芒四射。這些菩薩能做到三輪體空，無論怎樣恭敬他們，他們也不會因此而歡喜；無論怎樣侮辱漫罵他們，他們也不會生瞋恨心，喜怒哀樂都不形於色，因為他們有般若慧，通達一切法性空，甚麼情形都擾亂不了他們的清淨心。他們就是這樣修學佛道，志願成佛。

「又見佛子，住忍辱地，增上慢人，

惡罵捶打，皆悉能忍，以求佛道。」

這裡主要是講忍辱波羅蜜多。修菩薩行要有忍辱力，沒有忍辱力就修不了菩薩行。例如，你修布施，肯幫助人；但世間上有的人會恩將仇報，忘恩負義，過橋抽板；如果你沒有忍辱力，就會生瞋恨心，這反而變成罪過。持戒也要有忍辱力，如果沒忍辱力，發起脾氣，犯了戒也不知。《佛遺教經》說：「忍之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。」持戒、苦行都沒有忍辱那麼大功德，不過忍辱要有般若力，要不住於相，才能做到忍辱，如果沒有般若慧，就會忍得很辛苦，勉強忍就變成痛苦，所以行菩薩道，修忍辱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《法華經》其中一品講常被輕菩薩被人輕慢，也能忍辱，由於他精進修行，受持《法華經》故，後來增加了壽命，得到種種功德，令一部分四眾知道懺悔，回復一乘，這是因有忍辱力才能做得到，如果常被輕菩薩沒有這種忍辱力，就不能教化眾生，就不能令一部分人回復一乘菩薩道，雖然有一部分人因毀謗而墮地獄，但最後也有機會教他們回心。

在中國浙江省有一位布袋和尚，傳說他是彌勒菩薩示現的，他是以忍辱出名，他曾說過一首偈語：「有人罵老拙，老拙自說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；涕唾在臉上，由它自乾了，我也省氣力，他也無煩惱，這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。」

古人說，小孩子以哭為力，國王以驕慢為力，阿羅漢以精進為力，佛以慈悲為力，出家人以忍辱為力。修菩薩行，忍辱是有很大的力量，能維持功德不失。能忍辱，才可以做大事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而且會把所做的功德化為烏有，一念瞋心火，能燒功德林，前功盡廢。所以菩薩必須「住忍辱力」，就算遇到增上慢人罵他，打他，用物件擲向他，菩薩也無所畏懼，因為他不著我相，不著人相，不見能忍辱之我，不見侮辱我之人，也不見所忍辱之境，通達一切法空，別人打罵，就當打罵虛空，所以全部都能忍受。

菩薩為何要修忍辱呢？因為修行時會有增上慢人來侵害他們，惡言相向，甚至用木棒打他們。「慢」是恃著自己有力，有權有勢。「增上慢」是超過一般的驕慢，是強有力的驕慢。增上慢的人，多數是小乘中的修行人，自以為將近到達聖人的境界，其實是未證阿羅漢果位。他們聞法少，認識少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自以為修行好，道德高，已得解脫。這種驕慢，過失很大，當定力盡時，就會墮落，這時候，他們就

會埋怨佛：「佛說阿羅漢是超出三界得解脫，為何我們還會墮落？」於是謗佛謗法，生起很大的罪過。

另一種增上慢人，是凡夫自稱聖者，為了提升名譽地位，說大妄語，自欺欺人，種下墮落之因。尤其有些聲聞人，一向學的是小乘經，自以為自己修得很好，有定力，能持戒，看見菩薩修種種行，為利益眾生，會施行方便，遷就眾生根機來教化，所以大乘經有些文義是變通了的，不合小乘的思想，於是他們就會毀謗大乘經，說：「大乘非佛說。」如《法華經》的持品、常被輕慢菩薩品，有講小乘人輕慢一乘人，認為這些經典是一乘人自己作的，不是佛說的，聲聞人一向聽到的都不是這樣的，所以他們就會同菩薩作對，就會瞋恨菩薩，甚至打罵菩薩。

世間人認為，有仇不報非君子；而佛教是提倡忍辱、和平，制止生瞋恨心，那些菩薩被人打罵，都能忍受，他們就是以修忍辱來求佛道。忍辱力包括有毅力、精進力、長遠心。菩薩要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如果不忍辱，怎能求佛道？怎能三大阿僧祇劫行菩薩道？怎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行一乘菩薩道？一生瞋恨心，就會退墮，怎能成佛？所以在逆境中，遇到不如意事，都要忍受，才能進步。

「又見菩薩，離諸戲笑，及癡眷屬，親近智者，

一心除亂，攝念山林，億千萬歲，以求佛道。」

戲笑以及癡眷屬，對行菩薩道是有所妨礙，所以要遠離。「戲笑」的「戲」是戲論，「笑」是不嚴肅，不真誠，說戲弄人的話。戲笑與修學佛法是相違的，會令人心散亂，心浮氣躁，妨礙攝心修定。修定要心智寧靜，身心清朗，所以必須「離諸戲笑」。有些人特別喜歡戲笑，如果親近得多，連自己也變成愛戲笑，所謂近朱者赤，心越來越散亂。

「眷屬」是家裡人，如夫妻、父母、兒女、兄弟、姐妹、親戚這些時常接近的人，有直接或間接血緣關係的都是眷屬。「癡」是癡迷，令人愚癡、執著、貪戀的就是「癡眷屬」。對愚癡的眷屬過於迷戀，貪愛心就會生起，你越愛他，越令你生煩惱，你就無法靜下來修定，所以要離開癡眷屬，要善於觀察我空，人空，眷屬也空，能夠成為你的眷屬，是由於有某種因緣，無因無緣不成眷屬，他們不一定永遠成為你的眷屬，何必太癡愛呢？

「離諸戲笑」主要是離掉悔蓋。離癡眷屬主要是離貪欲蓋。既然是要除五蓋，就要「一心除亂，親近智者」，親近明理有智慧的人，如有疑問，智者也可為你解答，令你明白，令你消除種種疑惑，使你除掉五蓋中的疑蓋。

「一心除亂」，即是專一其心。以五蓋來講，能專一其心地修定，也可除睡眠蓋，如果你有睡眠蓋，頭腦就會很糊塗、迷悶，沒有精神支持下去。

「攝念山林」的山林，不一定是指深山，也可以說是在清淨的地方收攝自己的妄念，這主要是指除瞋恚蓋。妄念就好像空氣中的微塵，我們平常不易覺察，如太陽光

從門隙照射入暗室，就可看到有無限的微塵在湧動。我們在一秒鐘的時間裡，就可生起幾百個妄念。我們的妄念，就要靠禪定來對治。

有的經講，修行人有幾件事要遠離百由旬，要避開這些事：避開人供養；避惡友，惡友會令你散心、貪愛、退墮；避惡眾，遠離鬥爭戲笑的人，離開貪名奪利的人。如果你的程度高又另當別論，如觀世音菩薩、文殊菩薩等，他們可以轉化這些人；但當你程度不高時，可能會被惡友轉化，就要避開他們了。

「億千萬歲」是說菩薩修行，要經過很長的時間，要億千萬年修禪定，離開戲笑地修行，離開五蓋的障礙，而求佛道，直到修成功為止。

「或見菩薩，肴饍飲食，百種湯藥，施佛及僧；

名衣上服，價值千萬，或無價衣，施佛及僧；

千萬億種，旃檀寶舍，眾妙臥具，施佛及僧；

清淨園林，華果茂盛，流泉浴池，施佛及僧；

如是等施，種種微妙，歡喜無厭，求無上道。」

這裡是講彌勒菩薩在佛光中見到他方世界的菩薩修布施波羅蜜，他們的布施是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四事供養。

「肴饍飲食」，是講這些菩薩用最好的食物供養佛以及供養眾僧，一心修供養，盡自己所能，盡量做到最好。「肴饍」是好的飯菜，「飲」是流質、飲料之類，「食」是固體食物。

「百種湯藥」是指有營養的補品、湯水。出家人把吃飯當作吃藥，把飯菜當作良藥，令身體健康，吃飯是為了對治身體的枯槁，怕身體支持不住，沒力量修行。出家人要食存五觀，其中一觀：「正視良藥，為療形枯」，不是為貪好味道。

「名衣上服」是用名貴的衣料縫製的衣服，這些衣服，「價值千萬」，有的是無價的寶衣。菩薩用這些衣物供養佛，供養僧。穿著名貴的服飾，並不合佛教的原則，其實佛沒叫施主供養這些名貴的衣物，有的佛弟子還穿著檢拾於塚間的糞掃衣，佛當時教弟子不需苦行，但要淡泊，以清潔為原則，不穿白衣或鮮豔的衣服；只不過供養的人，盡他的供養心、恭敬心、布施心，而送最名貴的衣物，認為這樣才滿足他的供養心。有一次，佛的姨母做了一件金縷衣供養佛，佛也接受，並穿了起來。施主恭敬供養你，只要你不存貪愛心、虛榮心，是可以接受的；如果沒有執著心，穿糞掃衣不會覺得失禮，穿金縷衣也不會覺得很高貴，只要用平常心，穿甚麼也沒有關係。

有的菩薩布施「旃檀寶舍」，用最貴重的旃檀香木，建成很寶貴的房舍，還布施很多妙好的床鋪，讓佛和弟子居住。

精舍外還建造清淨的園林，讓出家人散步，可以經行林中。園林中花果很茂盛，還建造「流泉浴池」，把山上的泉水引入園中；因為印度天氣比較熱，建造浴池可以讓人沐浴，使人清涼。這是描寫大施主為盡自己恭敬的能事而供養得這樣好，不是佛與僧人貪愛這樣好的環境。

「如是等施，種種微妙」，有一類在家菩薩，用種種不同種類的物品布施供養，每種物品都是很微妙的、最上乘的。他們不是布施一次就滿足，而是很熱心、很歡喜、沒厭足地布施。

如果用歡喜心布施，是出於自然，出於誠敬，布施很多仍不滿足，不是受別人影響的；如果受別人影響，看到某某人拿很多東西布施，自己千方百計也要跟著布施，否則會覺得不好意思，不布施就認為沒有面子。這樣的布施是著相的布施，不會歡喜，反而會痛苦，甚至生厭。

藥王菩薩燒身一萬二千歲供養，都不滿足，還要燒臂七萬二千歲來供養，想盡辦法供養，這就是「歡喜無厭」的供養。他方世界的菩薩，不是受了別人的鼓勵、影響、或引誘，是自然而然，從恭敬心出發，一次、二次、百次、千次，乃至無量次供養，他們都是那樣的歡喜。能做到「歡喜無厭」的布施，不是一般的布施，而是能做到三輪體空，有般若慧，觀察到一切都是無常的，不見能施之我，受施之人，也不見布施之物。用無常的四大五蘊的身體布施，可以增進自己的福德智慧。智慧命是堅固的，色身是無常的，不必太愛惜無常的色身；世間的財寶，也是無常的，總有一天會散滅，如果用來布施修福，利益大眾，就變成功德，把無常之財變易為成佛的功德財，把無常的色身變易為法身，無常的身命變易為慧命，這就是以三不堅法變易為三堅法。菩薩明白了這個道理，所以能「歡喜無厭」地布施，以求無上的佛道。

「或有菩薩，說寂滅法，種種教詔，無數眾生；

或見菩薩，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，猶如虛空；

又見佛子，心無所著，以此妙慧，求無上道。」

這段講菩薩修般若行。般若是空慧，通達一切法因緣所生，無自性。菩薩自己通達了，做到了，但眾生未明白，就會生煩惱，非常可憐，所以就要教導無數眾生，用種種的善巧、種種的語言、種種的譬喻，同他們說寂滅之法。「詔」本來是國王所下的詔令，很有力量；這裡所說的「教詔」，是形容菩薩說法很有力量，是真理，菩薩通達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，本來空寂，是因緣所生，無實性，一切都在變動當中。人也一樣，有這種因緣，就現人相，但他是會變的，當他有另一種因緣時，就現另一種相，隨時都會變。例如香港，一百多年前，還是個小漁村，現在變成繁華的大都市，或者幾百年後，可能又會變回小村落。總之一切都是無實性，如果有實性就不會變，眾生有實性就不會成佛，凡夫有實性就不會成為聖者。一切法既然是無實性，所以就如龍

樹菩薩所說：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二，不來亦不出」，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。

「觀諸法性，無有二相，猶如虛空」。「無有二相」，也即是「無有二性」，法性即法相，即一切法空性。在佛經裡，「性」與「相」是通用的，意思一樣。有的菩薩，觀察到一切法的本性、本相是空寂的，本來不生，本來如是如是，沒有二相，也即是沒有差別相。

眾生不明白一切法本來空寂，一切法是因緣所生，執為實有，認定差別相為真實，就有二相，有生相、滅相，有男相、女相，有高有矮，有長有短，有大有小，有貧有富，有貴有賤。其實一切都是無定相的，是眾生愚癡顛倒執著而有差別相。

從前有一對開酒鋪的夫婦，丈夫叫妻子在酒埕裡倒酒出來，妻子揭開酒埕，看見埕裡有個女人，就質問丈夫為何把女人藏在埕裡？丈夫在埕口往裡看，也看見有個男人在埕裡。於是兩夫婦互相懷疑對方有奸情，爭吵起來。正好有朋友來探望他們，朋友問明原因，把酒埕打爛，根本沒有甚麼男人女人。這個故事說明，眾生因為愚癡，因為迷執，執著實有，所以引起很多煩惱，世界大戰都是因此而打起來。如果執著某某人對不起自己，因而生起很大誤會，都是迷執，庸人自擾！

其實一切法無實性，猶如虛空。虛空者，是無自相，具無礙義，有礙就不是虛空。因為是虛空，所以你可以放一張椅子，坐在這裡，如果別人先坐在這裡，你就不能坐下來了。以其無礙故，因空顯色，沒有虛空顯不出色，色以質礙為義；一個人，一張椅子，一間房子，都是屬於色法，因色也顯出虛空。其實空是無相無礙的，不過靠著虛空可說這些物質是色，靠著色也可說明虛空，兩者是相依相待，假名安立。

有人以白為純潔美麗，外國有人以黑為高貴，古代認為珠圓玉潤為美，現代人又千方百計要減肥；所以一切法都是無定相，因此說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因色故顯出虛空，因虛空故顯出色，色是無實性的，一切法都是「猶如虛空」。如能依理修行，通達一切法畢竟空，即入不二法門。《維摩經》的〈入不二法門品〉，教我們由二相觀察，觀察到二相都不可得，就是入不二法門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去觀察，觀察到長不可得，短也不可得；肥不可得，瘦也不可得，一切相都是相對安立的假名，哪有實性可得？無二相就無所著，有二相就有所著，心像被鎖鏈鎖著一樣，一切痛苦從此產生；所以我們要修般若慧，能了達一切法無實性，就能「心無所著」。

「以此妙慧」的「妙慧」是指般若空慧。我們修般若，也不可以執著有個「空」，要了達般若即非般若，是名般若；空也即非空，是名為空；桌子即非桌子，是名桌子；房子即非房子，是名房子；眾生即非眾生，是名眾生；一切都是但有假名，以世俗諦來講，是有暫時的作用，不是實有。

「妙慧」不偏空，也不偏有，不落二邊，無所執著，既然有不可得，空也是不可得。執空與執有都有過失，執著空就變成狂慧，不是「妙慧」；執著有，就會住相，會厭倦，又怎能行菩薩道呢？如果有「妙慧」就無所執著，通達諸法的平等性，如如性，這樣就可以無量無邊劫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可以無量無邊劫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。他方世界的菩薩，就是以此微妙的般若空慧，求無上的佛道。

上面一大段講菩薩以六波羅蜜多修行，屬正方便；下面講菩薩做供養佛像和舍利

的異方便工作。

「文殊師利，又有菩薩，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；

又見佛子，造諸塔廟，無數恆沙，嚴飾國界，

寶塔高妙，五千由旬，縱廣正等，二千由旬，

一一塔廟，各千幢幡，珠交露幔，寶鈴和鳴，

諸天龍神，人及非人，香華伎樂，常以供養。

文殊師利，諸佛子等，為供舍利，嚴飾塔廟，

國界自然，殊特妙好，如天樹王，其華開敷。」

有的眾生根性淺鈍，發不起出離心求解脫修聲聞行，也發不起菩提心修六波羅蜜求成佛，就要用異方便引導他們種善根，這是特殊的方便，不是佛所願意施設的；不過能令他們種善根，總比不種善根要好。這些工作也是菩薩帶頭去做，如果菩薩不帶頭，眾生不懂得怎樣做。

在「佛滅度後」，菩薩「供養舍利」。舍利是佛和聖者留下來的靈骨，舍利有全身舍利和碎身舍利，多寶佛全身坐在塔內，是全身舍利，釋迦佛是火化的，是碎身舍利。我們不應說舍利是舍利子，因舍利子即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，是人名。

佛示現來人間說法，教化眾生，利益眾生，表現出種種功德，他所作的偉大行為，值得我們恭敬、供養、尊重，雖然佛示現入涅槃，我們為了尊敬佛，令後世的人知道佛的功德，所以要供養佛的舍利。起舍利塔，是為了引導後世的眾生，令他們知道有佛教，當他們見到舍利塔就會問舍利塔的來由，知道的人就會把佛的功德告訴他。佛塔、佛像是宣傳佛教的象徵品和紀念品，是令人恭敬佛的媒介，能引起人們去研究佛法。

他方世界的菩薩為了引導眾生，攝受眾生，令他們知道佛教，所以起了很多塔和廟。塔是供養舍利，廟是供養佛像。如今在中國，供養佛像的多數稱為寺，中國的廟多數是供養神，其實寺亦可稱作廟。

因為世界很大，地方很多，所以菩薩起了無數恆河沙那麼多的塔廟。事實上未必真的像恆河沙那麼多，而是總言其多。塔廟不但起得多，而且起得很莊嚴。

「嚴飾國界」的「嚴」是莊嚴，菩薩把國界裝飾得很莊嚴，很輝煌。

「寶塔高妙」的「寶塔」不一定指用金銀等七寶建成的塔，供養舍利已經是有佛寶了，也可能再用七寶建造，起得又高又宏偉，高「五千由旬」。在我們這個娑婆世

界，沒有這麼高的寶塔，這是彌勒菩薩在佛光中見到他方世界有這麼高的寶塔。一由旬等於三、四十里，五千由旬高的寶塔是我們很難想像的，表示他方世界的菩薩極其恭敬之能事。

「縱廣正等」是說塔基的面積，前後左右的長度是一樣的，都有「二千由旬」那麼寬闊。又高又大的寶塔，在很遠的地方都能看見，令人在遠處就可禮塔。

菩薩起了很多寶塔，每一個寶塔都裝飾得很莊嚴，都有一千幢幡掛在塔上，塔有很多角，每個角都掛一個幢幡。

「珠交露幔」的「幔」如橫帳，用寶珠編織而成，名為「珠交」，「露幔」是露於塔外，由東掛到西，由西掛到東，交叉連在一起。現在有的寺廟的殿堂也交叉掛著寶幔。

「寶鈴和鳴」是說用金銀或其它寶物製造的寶鈴在和風吹拂之下，發出動聽悅耳和諧的聲音。

「諸天龍神，人及非人，香華伎樂，常以供養」，不但人修供養，連天龍八部眾也修供養，他們有善根，知道佛有大功德，就用香、華、或奏音樂來供養。「伎」是伎藝，「樂」是奏音樂，唱讚、唱歌、詩詠都算是伎樂。佛並不是喜歡人們這樣供養他，而是這些人盡了自己恭敬的能力，認為這是最好的供養，就常常這樣供養佛。

彌勒菩薩叫一聲「文殊師利」菩薩，繼續說他在佛光中所見到的情景，他看到很多佛子，為供養舍利，裝飾塔廟，令國土（世界）非常美妙。

「殊特妙好」是很新奇，見所未見。帝釋天王居住的忉利天，天宮前有棵圓生樹，非常高碩，而且花開滿樹，是天樹中之王，令人賞心悅目。那些塔廟裝飾得「如天樹王」一樣高碩又美麗。所以用天樹王來形容，以此讚嘆那些人極盡虔誠、隆重、恭敬。

「佛放一光，我及眾會，見此國界，種種殊妙，

諸佛神力，智慧希有，放一淨光，照無量國，

我等見此，得未曾有。」

彌勒菩薩繼續說：佛放出眉間白毫相光，照東方萬八千世界，不但我彌勒看見，法會中大眾，人人都看見。

「見此國界」應該用「彼國界」更恰當，文字上會明白一些。大家看見那些世界，「種種殊妙」，歷歷在眼前，很清楚，覺得很近，所見到的，一一都很殊特奇妙，很好看，尤其是看到舍利塔像「天樹王，其華開敷」一樣莊嚴，即是「殊特妙好」。

「諸佛神力，智慧希有」。法會大眾看到這些情景，並不是大眾有能力見得到，彌勒菩薩是大菩薩，依他的神力是可以見到，但法會中有些程度不高的大眾，沒能力看到。彌勒菩薩站在大眾的立場，為大眾而說，不是為自己而說：我們之所以能見到

他方世界的情景，全靠諸佛的威神之力、神通之力和智慧之力，才令我們看見。諸佛神通智慧真是希有難得。

佛「放一淨光，照無量國」。前面講佛放光是照耀一萬八千個世界，是有數量的，這裡為何說「無量」？豈不是前後矛盾？其實是沒有矛盾，佛光直照，也可以橫照，旁及其他世界，直照的世界有一萬八千，而橫照旁及的世界則有無量，所以也可以說照到無量國土。

「我等見此，得未曾有。」

我們見到這些見所未見的「殊特妙好」的境界，真是大開眼界，歡喜到極點，未曾有過這麼高興。

彌勒菩薩說了這麼多，而文殊師利菩薩還沒有回答。為了表示誠懇，彌勒菩薩繼續說：「佛子文殊，願決眾疑。」

前面稱呼文殊師利菩薩為法王子，這裡稱他為佛子，意思是一樣的。彌勒菩薩很誠懇地請文殊師利菩薩為大眾解說，佛為何放光，讓我們看見那麼多世界，那麼多奇妙景象？這種疑惑，大家都不能解決，希望文殊師利菩薩為我們解答。

「四眾欣仰，瞻仁及我。」

法會中的四眾八部，全都很欣慕、渴仰於您，大家都看著您和我，希望我代他們請問，更希望您能解答大家的疑問。「仁」是稱呼文殊師利菩薩。他們不敢一起發問，因為一起發問，就變成太嘈雜，法會應當保持莊嚴肅靜。他們都想問：「世尊何故，放斯光明？」他們都想知道，釋迦世尊，因何緣故，放這白毫相光，照耀東方一萬八千世界？

文殊師利菩薩也許是因為客氣，仍未回答，所以彌勒菩薩就催促他：「佛子時答，決疑令喜。」佛子是稱呼文殊師利菩薩，「時」是應時，當大眾渴仰之時，文殊師利菩薩，您應當即時回答，為大眾解答疑問，令他們歡喜。心中如果有疑難就會不舒服，有心事就會不歡喜，解決了疑惑，大眾心中就會歡喜了。

「何所饒益，演斯光明？」

佛要令大眾得到甚麼利益，放出這些大光明呢？「演」是敷演的意思。文殊師利菩薩未回答的時候，讓我來測度一下，看看我的猜想對不對？我估計佛這樣放光，一定將有大利益事利益眾生，一定會把「佛坐道場，所得妙法」說出來。

佛成道一定坐道場，降魔，成佛，轉法輪。成佛之時，功圓果滿，智慧成就，一

切智、自然智、無師智，皆得成就，徹悟一切法的真理，這就是成佛所得的「妙法」，佛所成就的智慧功德也謂之「妙法」。以一乘來講，「妙法」是指一乘無量無邊功德法。在〈序品〉中所指的「妙法」還未分權實法。

「為欲說此，為當授記。」

佛是不是想把他成道所得的「妙法」對我們說呢？佛是不是要為我們授記作佛呢？這是彌勒菩薩自己猜測佛是為了這兩件事而放光，因為這兩件事都是大事。

「放此大光，示諸佛土，眾寶嚴淨。」

彌勒菩薩繼續說：大概我的猜測不會錯，佛為了說法，為了給我們授記，所以放出這些大光明，還把無量世界的佛土，映現在我們眼前，讓我們看見。「示」是現出的意思。諸佛土是眾寶所成，很莊嚴，很清淨。

「及見諸佛，又聞說法。」

佛放光，不但令大眾看到佛土的依報世界，而且讓大眾見到很多佛，又聽到諸佛在說法。

「此非小緣。」

這是很希奇的事，佛為大眾現出不可思議的境界，一定不尋常。「此」是這件事，「緣」是指因緣、理由、原因。這情景一定不是小小的因緣，小小因緣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，不需要這麼隆重，一定是有大事因緣。這是彌勒菩薩的猜測。

「文殊當知，四眾龍神，瞻察仁者，

望快決疑，今佛世尊，為說何等？」

這時候文殊師利菩薩還未回答，於是彌勒菩薩再催促他：文殊師利菩薩，您應當知道，四眾和天龍八部眾，都心有所求地望著您，渴望您為他們解決疑難，佛放光現瑞，究竟是為了甚麼緣故？彌勒菩薩反反覆覆地請求文殊師利菩薩解答，是為了令

後人得知，也為了表示他的誠懇，不算累贅。

以下是文殊師利菩薩用自己過去的經驗回答大眾。

「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，及諸大士：善男子等，如我惟忖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」

「語彌勒」，是面對面對彌勒菩薩說，「語」在這裡是作動詞。文殊師利菩薩不但對彌勒菩薩說，而且對眾多的大菩薩說，前面說過法會上有八萬大菩薩。「大士」是指菩薩，是大心之士，凡是菩薩皆發大心，廣度一切眾生，利益一切眾生，志願成佛。大士又名開士、高士，這些同樣是菩薩的尊稱。「善男子」也是稱呼大菩薩。

「如我惟忖」，照我的思惟忖度（不敢太過肯定），這表示文殊師利菩薩很客氣，很謙虛。我們說話的時候，若非有百分之一的把握，就不要太肯定，要留有餘地，即使說錯，也不會有過失。

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」，我估計現在釋迦世尊，一定是將要演說大法。「欲」是將說未說。「大法」應該是一乘的實法，但這裡未開權顯實，所以只是籠統地說，這「大法」以前未曾說過，以前所說的稱不上「大法」，即使是大乘也不算是「大法」，從未說過的、將說欲說的才是「大法」。「欲說大法」這一句顯露了主題。

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」，這是譬喻「演大法義」。這幾句為以後說一乘法作序言，是開場白。「雨大法雨」的第一個「雨」字，讀「遇」音，作動詞，表示下大法雨。佛把大法的義理敷演出來，像下大雨，像吹螺角，像擊大鼓。雨有潤澤的意思，凡是下雨，能令一切草木都得到潤澤，大草小草，大樹小樹，一切植物，都得到滋潤。

佛說法能令一切枯槁的眾生皆得滋潤，無論小根機大根機，鈍根利根，都可以隨他自己需要吸收適當的水份，得到充分的潤澤，如〈藥草喻品〉所說，各得滋茂，佛出現於世間就是為了這些。佛出現於世四十多年，不是現在才說法，四十多年來佛所說的法都是法雨，以前所講的無量義經，在義理上也可算是大，但比起一乘法來說，還未稱得上是大法義，現在明顯地將要說大法義，將要「雨大法雨」。

吹螺有召集的作用，如軍隊吹號角，現改為吹喇叭，軍人就知道要集合。佛現出希有的境像，大眾就知道佛將要說大法，大眾就齊集，等待佛說法。

擊鼓有推進的作用，從前的軍隊齊集了，要進攻，就要擊鼓，軍人聽到鼓聲，就會激發他們的勇氣，一鼓作氣衝向前。

「諸善男子，我於過去古佛，曾見此瑞，放斯光已，即說大法，是故

當知，今佛現光，亦復如是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。」

文殊師利菩薩叫一聲「諸善男子」，這是請大家注意聽。舊本是「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」，事實上文殊師利菩薩見過很多佛，很多佛都是文殊師利菩薩所教化過的，下面講的二萬位日月燈明佛，可以說是「諸佛」，但現在文殊師利菩薩敘述的主要是二萬位佛中最後成佛的那位佛，不是全部日月燈明佛，所以遠老法師把「諸佛」改為「古佛」。

文殊師利菩薩繼續說：我在過去古佛那裡，曾經見過這些放光、動地、雨華等瑞相，佛放光之後，「即說大法」。所以我由此可知，現在釋迦佛也是這樣放光，可能也是和古佛一樣，將要說大法義。這「大法」是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，不是只令少數人知，而是要令全部世間人都知。「咸」是全部的意思。佛要令全部人知道的大法義，是一切世間都難以相信的大法，不但人天難信，聖者也難信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都很難相信。

為何難信呢？因為佛在〈方便品〉開權顯實時說：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」只有一乘是真實，二、三乘都是方便假設，無真實可言。阿羅漢已經證了果位，已經斷了煩惱，已證涅槃，現在佛卻說這些不是真實的，他們當然是很難相信，甚至懷疑佛是魔。佛還說：聞《法華經》一偈一句，都是一乘菩薩，皆得成佛。大眾心裡會想：我們業障這樣深重，怎會是一乘菩薩呢？將來怎會成佛呢？大眾確是很難相信。所以文殊師利菩薩說，佛將說的法是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是很合理的，令大眾有心理準備。

佛放光現瑞相，彌勒菩薩講出在佛光中所見所聞，文殊師利菩薩回答時又用「惟忖」的字眼，這一切都是為了蘊釀大眾聞法的誠心，令大眾懇切地聽佛將要說的大法。佛講完〈方便品〉，只得舍利弗一人信。「嗚呼深自責，云何而自欺？」這是舍利弗的懺悔。佛即為他授記，這才引起大眾發心。佛再為大眾說譬喻，才多一些人相信。由此可見，佛將要說的開權顯實法，是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文殊師利菩薩估計得沒錯，佛就是為了讓大眾聞這開權顯實法，信開權顯實法，所以才做這麼多工作，現出這麼多瑞相。

「諸善男子，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，號日月燈明，演說正法，初善，中善，後善，其義深遠，其語巧妙，純一無雜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。」

這裡是廣引過去諸佛來說。「阿僧祇」，是數目字，是1之後有52個0，這已經是個有量的無量數。這裡說的無量無邊阿僧祇，很難計算，不是我們的智力可以計算。在很久遠的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之前的時代，有位佛叫日月燈明。舊本在這裡有佛的十號「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」，遠老法師認為，凡是成佛，必定是十號具足，而佛經裡，每逢講述佛，都加上佛的十號，就變得很累贅，所以便刪除了。

佛的名號叫日月燈明，意思是光明。佛有無量無邊的智慧，當然是光明的。凡是佛都「演說正法」，而佛所說的法，皆是善法。正法即善法，非善之法不是正法。這裡所說的正法，是三乘善法。「初善」代表聲聞乘法，「中善」代表緣覺乘法，「後善」代表權教大乘法。在未說《法華經》之前，佛所說的三乘義理都屬於「初善，中善，後善」。佛陀教聲聞人依四諦法修行，解脫生死，教緣覺人觀十二因緣，教大乘人修六波羅蜜多，這些全部都是善法。雖然是三乘法，但「其義深遠」。三乘法比起一乘雖然是方便法門，但卻是世間一切人、一切天、一切魔，都不能說，唯有佛才能從甚深智慧之中流露出來。方便法也有方便法的作用，也有它甚深的意義。一切世間法的義理都不可以同佛所說的三乘法之義理相比，所以說三乘法的義理是深遠的。

凡是佛的語言，佛的音聲，都是很「巧妙」，都是「純一無雜」，都是很純潔，所謂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，這些就是「純一無雜」，超過世間法，與世間法不同。一般的世間法，人天善法非解脫相，只有佛法能解脫世間的苦惱，能滅一切的生死，能令眾生得到寂靜。佛說法很巧妙，令不同根性的眾生，都得到利益，都得到進步，最後得解脫。

三乘法都一一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」。「清」是清淨，「白」是純潔，「梵」是清淨的意思，「梵行」是清淨行。無論依聲聞法修行，還是依緣覺法、權教大乘法修行，全部都是清淨行。遠離一切煩惱，就是「清白梵行」，都可以得解脫；對一乘來說，雖然不是究竟，不是圓滿，但可令人離一切惡，生一切善，得到解脫、寂靜、安樂。

「為求聲聞者，說應四諦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；為求辟支佛者，說應十二因緣法；為諸菩薩，說應六波羅蜜，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種智。」

這裡列舉三乘法，佛為應不同的根機說不同的法。有人的根機是求聲聞乘，想成阿羅漢，他們聞佛音聲，聽佛所說，依佛所教，修四諦法，就可斷煩惱，得解脫，了生死，證涅槃。

「說應四諦法」，意思是佛對應聲聞人的根機而說苦諦、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這四諦法，只有佛才懂得說，一切外道都不會說。佛說四諦法，要令大眾知苦，發心修行，先要徹底知道三界生死是苦，明白五蘊四大的身體是苦，就會追尋苦的原因。苦

的原因，是由於有貪瞋癡等煩惱，顛倒造業，煩惱和業積集就成苦因。

「諦」是確確實實沒有錯，真實不虛的意思。人生的的確確是苦，不可以說生死是樂，凡有身體就有生老病死，怎會有樂呢？這是苦諦。起煩惱造業，的確確會積集苦因，生死身是由煩惱與業而得，煩惱和業真正是苦之因，這是世間因果，是集諦。既然知道有苦果苦因，就要求滅掉苦因，把苦果苦因消滅就最好不過了。滅是聖者可以做得到的，有滅苦斷集的可能。消滅了世間苦的因果，就得到寂滅，消滅了苦因苦果是滅諦。滅是真實的寂滅，有這種智慧就可以滅；但不是想滅就能滅，也不是人人都想滅。滅是出世間之果，有出世間之果，必有出世間之因；出世間之因是修道，這是道諦。滅苦之道是要修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，簡略來說是要修戒定慧。如果依佛所教的三十七道品去修道，去實踐，去修觀，例如，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，用種種對治煩惱的方法，精進勇猛地修行，的確確可以滅苦。

佛應聲聞根性的人說四諦法，令他們度過生老病死。「度」是度過（或度脫）的意思。生老病死是苦諦，度過了生老病死是滅諦。「生老病死」代表此岸，「究竟涅槃」代表彼岸，度了生老病死，就如到達彼岸。由於依道諦修行，對治煩惱；生死煩惱都平息了，就如風平浪靜，波平如鏡，一切矛盾，一切動亂，一切痛苦，全部都停止了，就是「究竟涅槃」。「度生老病死」，不是想一下就可以的，也不是佛幫你度，必要修戒定慧才能度，佛法是要靠自力做工作，否定倚賴他力。

辟支佛比聲聞人的根性稍利，稱為緣覺、獨覺。緣覺是觀十二因緣而覺悟，「獨覺」是說這種人的根性是樂遠離行，不要老師，不要同學，單獨自己思惟取證，就算沒有佛出世，他們也會靠自己的智慧，觀生滅無常，觀四時變動，觀十二因緣法而開智慧，得到覺悟。

十二因緣法指出生命流轉的十二個階段，順著這十二個階段追尋，就可以知道我們為何有老病死？是因為有生，有生必有老病死；生從何而來？是因為有煩惱有業，造了業就招感果報；業種子從何而來？是因為有取，有追求，執取執著；為何有追求？是因為有愛，有愛才有執著；為何有愛？是因為有受，有領納，見到好的就歡喜，見到不好的就憎惡，因此而有苦受、樂受。為何會有受？是因為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六根攝入六塵的境是觸；為何有六入？因為有名色，名色在母胎中有精神作用，攬取父精母血當作我，名色會長大；為何有名色？因為執著有我，所以入胎，於是就有結生相續的識執持自我；為何會有識？是因為有我執習氣的精神活動；為何會有此精神活動？是因為糊塗——「無明」，無所明了，不明白無我，不明白一切法因緣所生，處處執著；無明是顛倒糊塗，眾生不知無所有，卻執著實有，就引起無邊的煩惱。其實無明是無實性的，所謂「無明無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無所有，愚夫不知，名為無明。」如果斷了無明，則天下太平。

十二因緣法可以順觀，也可以逆觀。既然眾生因十二因緣流轉而生死，也可以還滅，截斷十二因緣的流動性，破無明，無明滅則一切滅，生老病死也滅除，就像樹根一鏟除，不用擔心枝葉不乾枯。因緣是無定性，無實性，由於彼此和合，前後相續，就有假相、假用如夢幻泡影，緣覺人觀十二因緣，智慧現前，就知道一切是虛幻的。

辟支佛在沒有佛出世的時候，也可以這樣觀十二緣起，如果有佛出世，為他們說十二因緣法，當然是更好。

菩薩有慈悲心，以利他為先，這是菩薩的根性。小乘人的根性是以自我解脫為急務，大乘是忘己以利他，以成佛為目標。佛應菩薩的根性，教他們修六波羅蜜多，令他們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（成佛）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名六度，六度可度六弊，布施度慳貪，持戒度毀犯，忍辱度瞋恚，精進度懈怠，禪定度散亂，般若度愚癡；每一度有無量無邊的行法，所以叫六度萬行。權教菩薩經三大阿僧祇劫，修六度萬行圓滿，就可成佛。

權教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名稱與實教佛一樣，未曾開權顯實之前，權教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究竟了，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「成一切種智」，這是佛的智慧。

一般說，有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一切智，是通達一切法的共相，即是通達一切法因緣所生，皆無自性。成了阿羅漢和辟支佛就有一切智。道種智，是菩薩智，菩薩知道眾生的根性，這個是聲聞根性，那個是辟支佛根性，要依甚麼法門修行，菩薩都能知道，這就是道種智。一切種智，是佛智。具足了一切智和道種智，各種智慧都圓滿，從根本智再生起後得智，不但知道一切法的共相，而且知道一切法的別相，種種無量的差別相也知道得清清楚楚，無所不知，成佛才得到一切種智。不但通達理，而且通達事，一切事理都通達無礙，這就是一切種智。

「次復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；次復有佛，亦名日月燈明；如

是二萬佛皆同一字，號日月燈明；又同一姓，姓頗羅墮。」

文殊菩薩不是志在講第一位日月燈明佛，其實是想說最後那一位日月燈明佛；但他也要講出全部佛，令大眾知道，不會搞亂，如不全部講出，這麼多佛同名同姓，又怎知是哪一位？這裡說連續有二萬位佛，都叫日月燈明，一位佛入滅之後，並不是馬上有一位佛出世，中間可能相隔的時間或短，或長。有時相隔一劫、兩劫，有時要相隔幾十劫，才有下一位佛出世。這二萬位日月燈明佛，不但同一個名字，連姓氏也相同，都姓頗羅墮。頗羅墮譯作利根，他們的種族是利根的。

「彌勒當知，初佛後佛皆同一字，名日月燈明，

所有說法，初中後善。」

文殊師利菩薩繼續對彌勒菩薩說：彌勒菩薩您應當知道，這二萬位佛，從第一位佛，乃至最後一位佛，都同一個名字，都叫做日月燈明佛。

舊本是「所可說法」，遠老法師覺得「可」字不通，就改為「所有說法」。凡是佛

所說的法，初期說的也好，中期說的也好，後期說的也好，總之從頭到尾都是說善法，都是說正法，都是令眾生得解脫。

「其最後佛未出家時，有八王子，威德自在，各領四天下。是諸王子，聞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悉捨王位，亦隨出家，發大乘意，常修梵行，皆為法師，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。」

文殊菩薩不是籠統地講個故事，而是很清楚說明是最後一位日月燈明佛，表示他的記憶力很強，令大眾更加容易相信。

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未出家時，即在家時候，生有八個王子。舊本有講出八王子的名字，古德的註解用八王子的名字來代表八識心王，八王子出家成佛叫轉識成智。唯識也有它的作用，它的用意是把一切事事物物，尤其是心理分析得很微細。如果從分析方面去了解，明白心識也是因緣所生法，知道它的作用如何，怎樣架構，怎樣和合，怎樣現起這種現象，依法了解因緣所生法的道理，依法對付心理上的煩惱習氣，也有好處的。但一般講唯識的人，偏重了有一個最後的實在，有個唯識性，是最後的真實，近於本體論和唯心論，這就與佛法的本義不合。遠老法師的立場，最反對本體論，他認為古來用本體論的講法，根本不合《法華經》的本義，而且人的名字沒有必要這麼多解釋，沒必要配上這麼多的內容穿鑿附會，為免大眾多生枝節，就刪除了八王子的名字。

這裡只講八王子「威德自在」。王子身份，長大後也是轉輪聖王，轉輪聖王統領四天下，地位很高。四天下即四大洲，娑婆世界的四大洲是南瞻部洲、東勝神洲、西牛賀洲、北俱蘆洲。日月燈明佛的八王子各所統領的四大洲，是指一個小世界的四大洲。世界的組織，傳統上是這樣安立的：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小世界，一個小世界是一個四天下，也即四大洲。有很多世界，就有很多四大洲，所以四大洲的名未必相同。

八王子是很有福報的人，他們的威力、德行當然是自在的。「王」有自在的意思，凡是王都得自在，有大力量，能令全國民眾都歸服於他。

舊本是「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多了「出家」二字。遠老法師認為王子的父親不是現在才出家，早已出家。如果等到父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才知父親出家，是不合理的，所以這裡有「出家」二字是多餘的，就刪除了，令文字暢順，又合理。

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即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，即是成佛。成佛是一件大事，這八位王子，聽到父親成佛，他們很歡喜，認為出家修行能對治自己一切煩惱，能利益眾生，能積集功德，等到將來自己的福慧圓滿，也會成佛，比做國王好得多，所以全部都捨棄自己的王位，也發心跟隨父親出家修行，弘揚佛法。

釋迦佛也一樣，出家成了佛，連自己的兒子也跟隨出家。他認為，自己不做國王，很多人會爭著做，不用擔心沒有人做國王。這八位王子已經做了大王，也都捨棄自己的王位，因為他們有智慧，覺得王位沒甚麼可貴，統領天下也沒甚麼意義，學佛才更有價值，比做大王高尚得多，優勝得多。而世俗人沒有這種智慧，則認為王位很寶貴，權力很高尚，享受很豪華，怎捨得了？別說做皇帝很富有，環境好的都捨不得，何況王位？

現在說說「出家」二字，每逢說到「出家」二字，我都有很多感慨。一般人認為，剃了頭，穿上出家人的衣服就是「出家」，那裡傳戒，就去參加受戒，做一下儀式，入戒壇一個星期、兩個星期或三個星期，完成所有儀式，拿了戒牒，就認為自己是出家人了。

一個出家人，要知道自己出家的崗位、立場、任務，同時要知道出家的意義，是犧牲、奉獻、割捨。出家時發願：「毀形守志節，割愛無所親，出家弘聖道，誓度一切人。」剃了頭髮是毀形，與別不同，表示決心盡形壽修行學佛，決心守志節，連最親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至親的，都割捨了，辭別所有親人，出家修行。既然發心出家，就要放棄一切。

現在中國有的出家人，尤其是廣東籍的香港出家人，大部份出家後不修行，只顧賺錢供養自己的父母眷屬，使家裡人變得富有，左鄰右里都欽羨，就覺得很光榮。這等於沒有出家。

台灣的出家人，又有另一種現象，有的出了家，卻叫父母眷屬供養自己，覺得是應受的，認為自己不必受社會施主的供養，於是就有懈怠心、倚賴心，不積極修行，不知對治煩惱，因為他不知道要報答施主恩、眾生恩。思想上仍同未出家一樣，哪裡有出家呢？

以上兩種做法都不對，各走極端，都沒有出家的理念。或者你會反問：佛教是講慈悲，難道父母很困難都不照顧嗎？可以接受眾生的供養，難道不可以接受父母的供養嗎？話又不能這樣說，你既然出了家，父母有困難，是應當照顧，別人有困難你都應當照顧，何況是父母呢？不過你不要當作照顧父母，要有等於救濟眾生的理念，要當作照顧一切眾生一樣去照顧他們。父母與一切眾生一樣平等，都是施主，當你接受父母的供養，不要認為父母應當供養你，要當作接受普通的施主供養一樣，要用修行的功德，報答施主之恩。

釋迦佛出家前是太子，王宮裡的物質享受應有盡有，但他出家離開王宮的時候，甚麼都沒有帶走，父王叫親屬搬很多東西去雪山，供養太子，但他全部退回，一點都不接受，如果接受了就不成出家。佛世時的出家人要托鉢化食，並要一日吃一餐，過午不食，這才是正命，還要守手不捉金銀錢戒。

佛為何要這樣限制出家人呢？這好像是為難自己和弟子；其實這不是限制，不是為難，而是出家人為求解脫，為將身心奉獻三寶，奉獻一切眾生，就不可以有貪欲心。出家要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瞋癡。如果時常掛念親人，千方百計想得到更多錢，就不能降伏貪心，貪之不足就有瞋恨心、妒忌心。這是因為他們愚癡，不明白出家的本份。中國寺院裡，很多人都有貪的表現，或貪信徒多，貪大施主多，好像爭生意一

樣。所以遠老法師批評大寺院是大佛店，小寺院是小佛店。如果只是剃了頭，穿著出家人的衣服，而沒有做出家人的工作，沒有修戒定慧，倒過來，向錢看，這是沒有意義的，不算是出家。

佛世時的乞食制度，目的是要降伏貪心和瞋恨心，折服驕慢心。因為托鉢乞食，不可以儲蓄，手也不可以接觸金銀錢，沒甚麼可以貪；無論是太子、王子或宰相、大富翁，除非不出家，出家就要拋棄一切；不像有的中國人，說甚麼等有錢才出家，這就笑話到極點。有的人出家拜師父，要看看師父有沒有錢，要看看那間廟有沒有產業。這些人不是出家，只是換家，貪瞋癡還很重，哪裡有出家呢？

現在中國沒有托鉢的風俗習慣，如果我現在去托鉢乞食，是沒有人布施給我的，反而會被人譏笑。如果我把所有的東西扔掉，也沒辦法生活。雖然我們現在不用托鉢，但我們要體會佛世時為何要制定托鉢化食的規矩，為何要制定手不捉金銀錢戒，目的是要我們戒貪瞋癡，戒驕慢，要我們精進修行，報答四恩，要我們少欲知足，消除貪念。我們雖然在風俗上做不到把所有東西扔掉，但心裡都要知道慚愧，盡量節儉。我們吃飯是為了支持色身，因為我們要借助身體來學佛修行，身體如一副機器，不加點油，就不能運轉，就不起作用；我們受用飲食，都當作良藥，以保持有足夠的體力去學佛修行，不可以罔顧身體的健康。

佛在世既然有這些戒律，我們雖然環境上不能嚴格守持，但也要體會佛設戒的用意，起碼要做到「少欲知足」，降伏自己的貪瞋癡煩惱、驕慢、嫉妒等。在家人有時形容自己窮，說些「捉襟見肘」等等的謙卑話，出家人就不能用這些詞語了，否則就失了自己的身份。出家人以道為榮，不是以金錢為榮，如果以金錢和享受為榮，就不是出家人，失了出家人的資格。

有的人不知出家的真義，卻以為出家就高人一等，妄生驕慢，所以就出家了。有的人看見某人出了家，就很歡喜，連忙恭喜他。若他真是出家就應當恭喜，若他只是扮出家相，或有所貪圖而出家，是不值得恭喜的。真出家的功德可以說是很大，經中說：「孔雀雖有色嚴身，不如鴻雁能遠飛。白衣雖有富貴力，不如出家功德勝。」出家可以修行，斷煩惱，解脫生死，證涅槃，得自在，可以自利利他；但一般人不知道出家的功德，是怎樣的殊勝，以為隨便剃了頭，就是出家。出家人不做出家本份的事，則是枉出家。

應該以信出家，對佛法有真誠的信心，信得過佛法是有很高的價值，信得過自己經過修學，能得解脫，有一種純潔清淨的信心來出家。所以出家有消極的一面，放棄世間的五欲樂，也有積極的一面，要定慧增進，解脫自在。如果出家不知道消極於哪方面，也不知道積極於哪方面，等於沒有出家。

中國有些出家人，不是真正出家，只是換一個大家庭，終日糾纏在形式上，真是「未著袈裟嫌多事，著了袈裟事更多」。所以遠老法師經常說：「中國沒有出家人。」這些話，令人很難接受，他們會想：中國明明有很多出家人，有很多大法師、大和尚，有很多高僧、名僧，為何你這樣批評啊，硬說沒有出家人，這不是太荒唐了嗎？這不是毀謗人嗎？

我們須知道，現在中國佛教，與佛世時的佛教，大大不同，很多出家人都不了解

出家的意義，沒有盡出家的責任，不知道該做甚麼，形相是變了，但心境和工作沒有變，這就是等於沒有出家。只有真真正正如法如律，盡自己的責任，有正當的理念，知道該做甚麼工作，才算是出家；否則，即使剃了頭也不算是出家。

「發大乘意」即是發大乘心，立志成佛，成佛的志願叫「大乘意」。八位王子知道父親已經成佛，他們也要修大乘菩薩行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

他們「常修梵行」，即是常修清淨行。小乘的梵行是修三十七道品，不染世間，不著五欲，對治煩惱。大乘的梵行是依布施、持戒等六度修行，或用四攝法攝受眾生，積集無量功德，志在成佛。而且大乘行更加清淨，因為有般若空慧，以不住相而修一切善法，以般若波羅蜜多來完成一切功德，聲聞雖然已經不貪世間的五欲，也很清淨，已具足清白的梵行，但比起大乘來講，大乘行是更加清淨。

這八位王子「皆為法師」。他們不是平常人，而是很有來歷，他們出家是為了行菩薩道，續佛慧命，弘揚佛法，護持法藏。佛所說的法，從淺至深，隨機說法，種種都是法藏。「為法師」者，即是能夠護持佛的法藏，弘揚佛法，發揚光大，這才謂之「法師」。能成為法師的人，一方面是以法為師，另一方面是以法施於人；要以佛所說的法來做自己行事的標準，以般若空慧覺悟一切法空，依空理來做事，所做的一切都是應做就做，不住於相，這就是以法為師。在利他方面，是以法施於人，讓他人得到法的利益。

這八位王子「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」，這說明八位王子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大功德人。他們在過去無量劫以來，已經親近了無量諸佛。下面的〈方便品〉講，成佛不是短時間的事情，不止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而是要經過無量阿僧祇劫，還要親近無量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。八位王子在千萬佛所培植了無量無邊的功德。「善本」即是功德，如樹根越深，樹越壯大茂盛，善根功德也一樣，功德多，善根深就是大樹，八位王子久已種下大乘的善本，及一乘的善本。

文殊菩薩講了二萬位日月燈明佛，也講了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，講了八位王子，為何他要講那麼多呢？因為他要講釋迦佛的事，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與釋迦佛是有關係的，所以要講那麼多。

「是時日月燈明佛，說法已久，於大眾中而說

大乘經，名無量義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這些情景，與彌勒菩薩在佛光中所見的他方世界的佛一樣。這時候，日月燈明佛，說完三乘法，說完初、中、後善，然後在大眾之中說大乘經，這大乘經名叫無量義，內容是教菩薩法。這《無量義經》，佛不是隨時可以說的，要合時候才能說；當未合時宜，就保留著不說，這就是「佛所護念」。說了以後，護持著，也是護念。這裡主要是指時機未到不揭曉之「護念」。《無量義經》是佛說《法華經》之前說的，也是「佛所護念」。

「說是經已，即於大眾中結跏趺坐，

入於無量義處三昧，身心不動。」

日月燈明佛說完《無量義經》，就在大眾之中跏趺而坐，把腿盤起來入定，所入的定是無量義處三昧。佛在定中，身心寂然不動。

「時天雨曼陀羅華，摩訶曼陀羅華，曼殊沙華，摩訶曼

殊沙華，而散佛上，及諸大眾，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。」

這裡說現瑞相。佛並不是一定要入定才現瑞相，也不是一定要跏趺坐才能入定，佛在行住坐臥，任何時候都可入定，在任何時候都可現瑞相，只要有機緣就可以現瑞相，不過普遍形式上都是這樣做，先入定，然後現瑞相。當佛入定後，天上就有曼陀羅華散下來。這個「天」不是指定是欲界天、色界天那些天人散華，而是大眾見到天空中有大大小小的適意華散下來，這些華令人看見心裡很舒暢、很舒適，而且這些華很柔軟，散在佛身上和大眾身上。

「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」，不但本世界震動，也波及到他方世界，普及到有佛的十方世界，都有六種震動。這六種震動，與彌勒菩薩形容的一樣。

「爾時會中四眾、天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

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，及諸小王、轉輪聖王等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，

歡喜合掌，一心觀佛。」

四眾八部前面已講過，「小王」是指小國王，「轉輪聖王」則是大王，前面也講過。這些大眾，包括有情界之類，都「得未曾有」。這不包括大菩薩，因為大菩薩見過這種情景，不會「得未曾有」，只是四眾八部難得一見這些瑞相，所以歡喜到極點，合掌「一心觀佛」，專心一意，心無二想地看著佛，因為他們看見瑞相很奇特，想看看還有甚麼奇景出現。

「爾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，照東方萬八千佛土，

靡不周徧，如今所見是諸佛土。」

日月燈明佛放光也與釋迦佛相同。「靡不周徧」，是沒有一處地方不周徧，處處都有佛光照耀。「如」是如同，日月燈明佛現出的瑞相，如同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所見的一樣，也見到佛光所照的萬八千佛土，也見到菩薩行菩薩道的種種相貌，又聽到諸佛說法，見到六趣眾生的生死業報。「是諸佛土」的情景是可見可聞，與釋迦佛所現的情景是一樣的。

「彌勒當知，爾時會中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，是諸菩薩，

見此光明，普照佛土，得未曾有，欲知此光所為因緣。」

文殊師利菩薩叫一聲彌勒菩薩，講出他的經歷：那時候，日月燈明佛的法會中有二十億菩薩，比釋迦佛法會的八萬菩薩多了很多，說明時代不同，國土不同，環境不同，人數也不同。那二十億都是大菩薩，為何他們還「樂欲聽法」呢？這是因為他們還要求進步。舍利弗也是一樣，他在釋迦佛座下，是智慧第一，但他仍經常聽佛說法。有些外道因此而嘲笑他為何還不戒奶？意思是說他已經聽夠了，為何還要聽佛說法？舍利弗則說：「我永遠都不可以戒奶，聞佛說法如飲甘露，令人法喜充滿，有法樂在其中，怎可戒呢？」

那二十億的大菩薩，可能如舍利弗一樣，都是歡喜聽法，有法樂，有法喜。這些菩薩，見到佛放光，普照佛土，心裡從未曾有過那樣歡喜。他們不是未見過佛放光，而是心裡想到佛放光是將說大法的先兆，他們有「樂欲聽法」的興趣，知道佛說法一定會令他們進步，令他們得利益，所以歡喜，因此想知道佛放光是何因何緣，佛將要說甚麼大法？

「時有菩薩，名曰妙光，有八百弟子。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，因妙光菩薩，說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，六十小劫，不起於座；時會聽者，亦坐一處，六十小劫，身心不動，聽佛所說，謂如食頃。是時眾中無有一人，若身若心而生懈倦。」

日月燈明佛的法會，有位菩薩，名叫妙光，有八百弟子，是妙光菩薩所教化的。日月燈明佛的八王子，也是妙光菩薩的弟子。當時日月燈明佛入了無量義處三昧，後

來就「從三昧而起」，「起」即起定（出定）。有人定就有住定和出定，本來佛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無所謂入、住、出定，但我們從形式上是這樣說。出定不一定是起座，而是指他現在沒有入定，起定之後，日月燈明佛就對妙光菩薩「說大乘經」。

釋迦佛時代，是為舍利弗說，因為舍利弗是釋迦佛座下的當機眾；而妙光菩薩是日月燈明佛時代的當機眾，所以日月燈明佛為妙光菩薩說，當然也為大眾說，不過妙光菩薩能持法藏，有持法的能力，可以承受佛法，所以提出他的名字，佛做那麼多工作，不會只為妙光菩薩一人。

日月燈明佛所說的大乘經，是實教大乘經，也即是一乘經，這部經的名字叫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是教一乘菩薩的，講這部經，是要合時機才能講，不是隨便可以講，所以是「佛所護念」。日月燈明佛講這部經，講了六十小劫。

「劫」是很長的時間，假定人壽八萬四千歲，平均每一百年減一歲，減到十歲，再平均一百年增一歲，增到八萬四千歲，如是一增一減，謂之一劫，二十個小劫為一中劫，四個中劫為一大劫，即八十小劫為一大劫。六十小劫雖不是一個大劫，但時間已是很長很長。

日月燈明佛在六十小劫中「不起於座」，沒有離開過座位，當時法會中的聽眾，也是坐在一起，在六十小劫中，都是「身心不動」，不但身不動，心也不動，不打妄想，專心聽佛說法，佛在法座上說法那麼長時間，聽眾也坐那麼長時間，感覺上就如吃一頓飯那麼短的時間。這是一乘的境界，也是一乘的果報，同時有一種甚深的法喜，所以他們聽法就不知時間。這種境界，我們就很難做到，在半小時，甚至五分鐘裡，心中不打妄想也難做到。我們雖然未能達到大菩薩的境界，但我們聽到他們的情境，也應心生慚愧，應當要訓練自己，控制自己盡量安靜一些，聽經時不要隨便走動。

當時日月燈明佛法會中的大眾，沒有一人生起懈怠，身不懈怠，心也不懈怠，不會坐到腰酸骨痛，身體不會左搖右擺，絕不會覺得佛說法太長時間，亦不會急著要走。這是他們功德果報殊勝，同時也是佛的法力，使他們有這種力量，有此興趣，所以不生懈怠。六十小劫這麼長的時間，而不生懈怠，這似乎很難信。但我們要知道，我們這個世界的果報，依報與正報，都與他們不同，他們有他們的境界，而且時間也是無實性的。

古時有人說：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」這是境界和感覺上的問題。前面曾講過，有人曾作了南柯一夢，在夢中做二十年宰相，做了很多事，享盡福樂，怎知醒來客店老闆還未做好飯。做一頓飯這麼短的時間，他感覺上的確確已做了二十年宰相，又結婚生子，又抱孫，但事實上只不過是黃粱一夢，作夢前正在煮的黃粱仍未煮熟。所以時間是無實性的，有時長時間會覺得很短，有時短時間會覺得很長。佛說了六十小劫的法，但大眾感覺上只是一頓飯那麼短的時間。

釋迦佛說《法華經》，內容是講開權顯實，也講了授記、因緣和流通，很短的時間就可以說完。而日月燈明佛說了六十小劫的《法華經》，當然不同講開權顯實那麼簡單，而是講一乘因果的《法華經》，教一乘菩薩怎樣行菩薩道，講一乘菩薩的功德是怎樣修學，一乘佛果功德是怎樣殊勝。遠老法師認為，《法華經》應有兩種，日月燈明佛

說的是一乘因果《法華經》，釋迦佛說的是開權顯實《法華經》，只給我們一個一乘的消息，未曾說到一乘菩薩怎樣修行，未曾說到怎樣建設一乘淨土，我們只要發一乘菩提心，相信釋迦佛常在一乘淨土為一乘菩薩說法，我們將來可以生到一乘淨土，親見本師，那時才有機會聽一乘因果的《法華經》。

「日月燈明佛，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，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，及天人阿修羅眾中，而宣此言：如來於今日中夜，當入無餘涅槃。」

日月燈明佛說完六十小劫的《法華經》，就在梵天、魔王天、沙門、婆羅門，以及在天人、阿修羅等大眾中，公開宣告這些話：如來在今天中夜，就會入無餘涅槃。

日月燈明佛為何要說六十小劫那麼長時間？這是因為一乘法是無窮無盡的，佛知眾生的根性，適合聽這麼多內容，佛就說這麼長時間，不多不少，適可而止。「已」是停止、講完的意思，佛的任務完成了，就宣佈入涅槃。

梵天是色界的初禪天；魔王天屬欲界的有頂天，也叫第六天；「沙門」是出家人，外道的出家人也是叫沙門。沙門有勤熄的意思，佛教的沙門是勤修戒定慧，熄滅貪瞋癡。「婆羅門」是印度最高貴的種族，自稱淨裔，是梵天的後裔，專門主持祭祀。佛當然也有向其他種族的人宣佈，不過這裡只舉出婆羅門做代表。「天人阿修羅眾」是代表八部眾。日月燈明佛入滅之前，對一切人、天所有大眾而公開宣佈。我們要知道，佛入滅不是等於死，是示現的，即是暫時停止一切工作，等於宣佈辭職。

印度人習慣把一日分三時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後日分；一夜又分三時，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後夜分；每四個小時為一分。「中夜」即現在的十二點。

「涅槃」即寂滅、止息、停止、圓寂，圓滿一切功德，寂滅生死煩惱。佛徹底覺悟不生不滅之理，阿羅漢也覺悟到不生不滅之理，有漏盡智，就可破無明，斷煩惱，證悟寂滅。涅槃是智慧證悟的境界，生死就止息了。眾生之所以生死流轉，永無了期，就是因為煩惱業在不停地生生滅滅。既然能破無明，斷煩惱，就能證得涅槃，佛是隨眾生的因緣而入涅槃，因為工作完成了，所以佛「當入無餘涅槃」。

一切眾生也可證得真理，因為真理不是佛創造的，真理是本來清淨，本來寂滅，這是「自性清淨涅槃」。雖然阿羅漢已體驗到真理，破了無明，證得涅槃，但過去生中的煩惱業還在，而且這身心是由過去的煩惱業招感而來的，他的果報體仍生存，名為「有餘依涅槃」；依止著過去生中剩餘的果報身心，依舊會生病、會老，不過他們有智慧而不感到痛苦。眾生沒有智慧，就會感到痛苦。智慧越大，痛苦越小。

當阿羅漢果報盡了，就會灰身泯智，把身體消滅，這時候，就叫「無餘涅槃」，沒有剩餘了，如風吹紙灰，甚麼也沒有了。在佛來講，不會完全不起作用，經文說佛入「無餘涅槃」，其實佛是示現的。如釋迦佛雖然在娑婆世界示現入涅槃，說完《法華經》，化緣已畢，本懷已暢，傳持有人，所應度者，皆已度訖；其未度者，亦已作得度因緣；於是就走到娑羅雙樹林，宣佈入滅。

佛是不是宣佈了入滅之後就無事可做呢？其實我們讀《法華經》的〈如來壽量品〉就知道，一乘佛還要繼續為一乘大菩薩說一乘法，而且佛在這世界示現入涅槃，同時可以在其他無量世界示現出世，或者說法，或者做種種事，同時也可以在無量世界入涅槃，同時又在無量世界轉法輪，同時可以在無量世界度眾生。佛之所以說「入無餘涅槃」，其實是以這次、這個階段來說，而不是真的永久「入無餘涅槃」。

聲聞、緣覺人就會入無餘涅槃，他們取證涅槃之後，就甚麼事也不做，因為他們的志願是解脫而已。佛也不同凡夫，凡夫住於生死，在生死六道中輪轉往還不息。佛與大菩薩的志願是利益眾生，不受業力所牽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佛還有很多任務，有很多志願，這次的志願圓滿了，但還有很多眾生要度，佛還在一乘淨土中說一乘法，教化一乘大菩薩，所以佛與大菩薩是「無住大涅槃」。

「當入」的意思是無事可做，這個階段應該是告一段落，所以佛就這樣宣佈：我應當在今日的中夜，入無餘涅槃。

「時有菩薩，名曰德藏，日月燈明佛，即授其記。」

這裡講日月燈明佛為德藏菩薩授記。德藏菩薩是日月燈明佛的一生補處菩薩，他將補佛的位。釋迦佛的一生補處菩薩是彌勒菩薩，不過彌勒菩薩早已得授記。在《法華經》裡，釋迦佛為舍利弗、目犍連等大阿羅漢授記，也為人、天普遍授記。

日月燈明佛時代，有位菩薩，名叫德藏。「藏」是含藏的意思，德是功德。因為他含藏無量功德，所以他被稱為德藏。他的功德、因緣是應該補佛的位，做一生補處菩薩，所以日月燈明佛為他授記。

「授記」是預言，「授」是給與，「記」是記別，如下文〈譬喻品〉說，舍利弗將來供養若干位佛，經過多少劫就可以成佛，成佛時的淨土叫甚麼世界，佛號叫甚麼，弟子有多少，正法住世多少劫，像法多少劫，像預言一樣，謂之授記。佛預先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告訴得授記者，令他安心、安穩、安樂、安定。得到授記的人，當然滿心歡喜，舒適愉悅！

現在日月燈明佛為德藏菩薩授記，告訴他將來會成佛，但沒有詳細說明要經過多少劫，弟子有多少。佛授記的目的是為了安慰大眾，所以就

「告諸大眾：是德藏菩薩，次當作佛，號曰淨身。」

多陀阿伽度，阿羅訶，三藐三佛陀。」

日月燈明佛擔心大眾聽到佛說入涅槃，將會見不到佛，像失去眼睛一樣，無所依靠，會很悲傷。佛知道大眾的心理，所以特別加以安慰，大眾不要悲傷，不必擔心見不到佛，這位德藏菩薩，以後會在這個世界成佛，但佛沒有說明他甚麼時候成佛，總

之不會很快。就像釋迦佛對弟子說：你們不要擔心見不到佛，以後彌勒菩薩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就會成佛。

德藏菩薩成佛時，號曰淨身如來。凡是成佛，必定具足「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」這十個德號，但這裡簡略了，只用了「多陀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」三個德號，這三個德號很重要，已包括了佛的十個德號。

「多陀阿伽度」，梵語是如來的意思。如來是證悟了不生不滅的平等真理，證悟一切法本來空寂，本來清淨，無實性，無永恆性，無不變性，一切皆如。如來者，亦可叫「如去」，也可以叫「無來」，或「無去」；也可以說如先佛而來，如真理而來。

「阿羅訶」，譯義是「應供」，因為佛能斷煩惱，破無明，得解脫，了生死，應受一切人天的供養。分別來說，權教佛應受九法界的供養，實教佛應受十一法界的供養。成了阿羅漢，才應受供養。凡夫僧未到應供資格，就要生慚愧心，精進修行，所受的供養才可消化，聖者受供養能令眾生得福，成為眾生的福田。

當時的阿羅漢，把佛也看成阿羅漢，佛是創覺者，是發現真理的人，佛覺悟了真理，就把他所覺悟的真理和修行的方法教給他們，他們依佛的教聲而修行，就得到覺悟，證了阿羅漢果。佛是應供，他們也是應供，就覺得佛與自己是一類，有很親切的感覺；等到佛入滅後，他們再深入思惟，就覺得佛的智慧、道德、能力、志願、工作等等，他們都是望塵莫及，遠遠比不上佛。他們處處反省，就覺得自己與佛差得很遠，佛的程度高很多很多。所以「應供」的資格範圍是很大的，佛是應供，阿羅漢也是應供，但程度不同。

「三藐三佛陀」，譯成中文是「正徧覺」，阿羅漢也是正覺，覺悟緣起、無生、空寂這些道理，但他們不是徧覺，不是徹底的覺，唯有佛陀是最徹底的覺悟，是正徧覺，完整的說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，也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「佛陀」是菩提的意思，即覺悟、覺者，唯有佛的覺悟是最高最圓滿的。

這三個德號，是形容佛的功德。在《維摩經》裡也用這三個德號讚嘆佛的功德是窮劫不盡。

「佛授記已，便於中夜，入無餘涅槃。」

佛為安慰大眾，為德藏菩薩授記，告訴大眾，德藏菩薩將來會在這個世界成佛，大家一樣可以有佛可依止。佛授記完之後，真真正正在當晚中夜入無餘涅槃。這當然是示現入涅槃，佛出現於世也是示現，出家、修道、降魔、轉法輪等八相成道，全部都是示現的。佛為眾生起見而入涅槃，示現涅槃也有好處，眾生如果看見佛長時在世間，他們就會懶惰，有倚賴心，覺得慢慢學佛也不遲。如果佛入涅槃，就會激發他們的渴仰心，渴仰於佛，就會生起精進心。如果他們沒有渴仰心，即使整天對他們說，也是沒有用，反而令他們討厭。所以佛入涅槃，不是因為自己需要，而是為了利益眾生，有些眾生應以佛涅槃而得度的，佛即示現涅槃而度化他們。

「佛滅度後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，滿八十小劫，為人演說。」

這裡說佛滅度後，有人來護持佛法，弘揚《法華經》。這一大段仍是文殊菩薩對彌勒菩薩講日月燈明佛的故事，日月燈明佛滅度後，有位妙光菩薩，有願力去持法。持法者是妙光菩薩，得授記的是德藏菩薩。本來應當為持法者授記，為何佛卻為德藏菩薩授記呢？德藏菩薩得授記，應當是德藏菩薩傳持《法華經》。

我們要知道，德藏菩薩當然也會傳揚《法華經》，但也要講菩薩與眾生的因緣，妙光菩薩與當時的眾生有因緣，所以首先由妙光菩薩傳持《法華經》，後來德藏菩薩補佛位，各有不同的因緣。

妙光菩薩對日月燈明佛六十小劫所說的《法華經》都能傳持，自己能接受，能憶持，能宣揚。一乘菩薩的程度是深淺不同的，日月燈明佛所講的六十小劫也有深淺不同，也是應各種不同的根機而說的。有人能全部接受，全部傳持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妙光菩薩不論深淺全部都能接受，能宣揚，是位很稀有的大菩薩，而且我們應當知道，日月燈明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，不同釋迦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，釋迦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是很短的，正宗分也很短，而日月燈明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，要說六十小劫那麼長的時間，可知內容不會相同，而且說六十小劫的《法華經》不是一部有文字的經書，如果把這部經印成一部部的經書，不知有多大部，這麼長的經卷，根本沒地方放得下。所以日月燈明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根本沒有文字，只有義理和方法。

妙光菩薩不但自持，而且也教人受持《法華經》，在八十小劫的時間裡，「為人演說」《法華經》，也即是講了四個中劫，也即是一個大劫。如果以釋迦佛所講的劫數，世界會經過成、住、壞、空，二十小劫成，二十小劫住，二十小劫壞，二十小劫空，那空劫的階段，怎樣傳持《法華經》呢？我們就沒法子想像，這不是我們的程度可以想像到的境界，而是一乘淨土的境界。

「為人演說」的「演」是開敷、發揮的意思。當時有些人聽了日月燈明佛說法，不是很明白，妙光菩薩就為他們再分析、解答。有些菩薩來遲了，沒能全部聽到日月燈明佛所說的法，還有一些是他方世界的菩薩，沒聽過日月燈明佛說法，妙光菩薩就為他們說法，說得更詳細，所以說的時間比日月燈明佛多了二十小劫。

「日月燈明佛八子，皆師妙光，妙光教化，

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在這裡，有的人也許會覺得奇怪，彌勒菩薩請問文殊菩薩，佛為甚麼現瑞相？而文殊菩薩卻講了日月燈明佛的一大段故事，講日月燈明佛有八個王子，而這八位王子全部都拜妙光菩薩為師。他們雖是日月燈明佛之子，卻沒有拜父親為師，反而拜妙光

菩薩為師。釋迦佛的兒子羅睺羅也是一樣，不是拜釋迦佛為師，而是拜舍利弗為師，由於羅睺羅年紀小，有一次他受到恐嚇，釋迦佛就叫他跟著自己的師父，以後在化食，或外出的時候，舍利弗都帶著羅睺羅。

出家有個依止師來教導，規定在五年內，要依止師父的教導，師父會教徒弟出家的思想、戒行、威儀等，五年後，師父認為徒弟的程度合得上出家人的條件，才可離開師父。

現在有的出家人，隨便收個徒弟，卻沒有教導他，甚麼時候離開，也沒有限制，所以現在出家人的素質變差了。

師父與弟子是相對的名詞，師父的責任是要教導弟子，所謂「傳道、解惑、授業」，這才盡了做師父的責任。學從師後謂弟，解從師生謂子。徒弟的學問是跟師父學來的，所以稱為弟子。弟子有弟子的義務，師父有師父的責任，否則就變成師不師、弟不弟，好像父不父、子不子一樣，這就不好了。

日月燈明佛的八個兒子，得到妙光菩薩的教化，令他們在佛道上信心、志願都堅固，得不退轉。

「是諸王子，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，皆成佛道。」

這八位王子，既受妙光菩薩的教化，在菩提道上得不退轉，一直精進不已，他們還親近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，每親近一位佛，就有一點進步，親近更多佛，就有更大的進步，一直到功德圓滿，八位王子全部成就無上佛道，即是究竟成佛。

「其最後成佛者，名曰然燈。」

我們繼續聽下去，就可知道文殊菩薩所說的並不是多餘，原來對這個世界有密切關係，他講二萬位佛的目的，是志在講最後那位日月燈明佛，志在講出八位王子，尤其志在講出最後成佛的那位王子，即是然燈佛。在《金剛經》裡，然燈佛為釋迦佛授記，妙光菩薩（下文有說妙光菩薩即是文殊菩薩）是八位王子的師父。八位王子不是同一時間成佛的，第一位成佛後，為第二位授記，第二位成佛後，又為第三位授記，如此類推，下文說他們「轉次而授記」，八兄弟就分成八代，如果按中國的宗法，社會習慣，父傳子，子傳孫，很重視輩份，按輩份來計算，我們都不知應如何稱呼妙光菩薩了；但在佛教中，一切平等，並不重視輩份，一切都是假名，不必太認真，太執著，約世俗諦說，最大關係要算師徒關係。

「八百弟子中有一人，號曰求名，貪著利養，雖復讀誦

眾經，而不通利，多所忘失，故號求名。」

妙光菩薩有八百弟子，八位王子也在八百弟子之中。八百弟子中有一人，值得提出來講的，那人是誰呢？他叫做「求名菩薩」，這是卓號，因為他貪著名聞利養。

名與利是有相關性的，現在社會上，有名就有利，藉著名就可得到很多利，有了利，名氣就更大。古時有人說：滿街上只看到兩個人，一個是求名，一個是求利。這代表一切人都是求名求利的。

這位求名菩薩，喜歡受人供養，喜歡種種的財利，貪名，又貪利，所以他雖然很勤奮地讀誦經典，但讀得不通達，不明了，很快就會忘記。他很喜歡與世俗人往來，不能集中精神，所以人人都叫他求名。他不是不發心，不是懶讀經，不過有點壞習慣。但他不是像世俗人那樣貪名貪利，只是在八百弟子中，他比較貪名利，其實他的程度不是我們可以比得上的，我們坐飛機也趕不上他。

「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，得值無量

百千萬億諸佛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嘆。」

所以我們不要小看他，他最低限度也遇到日月燈明佛說六十小劫《法華經》，又遇到妙光菩薩來教化他，可見他的善根是很深厚。他的善根是哪裡來的呢？是由於他過去種了很多善根因緣。「根」有能生之義。善有根，也即是很深，他過去種了很多善根，現在又親近日月燈明佛，及親近妙光菩薩，而且值遇無量百千萬億諸佛，於一一佛所都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嘆。

聽佛說法也是供養，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送物質才是供養，須知親近佛，聽佛說法，生起恭敬心，就是供養，尊重讚嘆也是供養，供養的範圍很大。

這位求名菩薩，親近、供養、尊重、讚嘆了這麼多佛，可知他的善根是多麼深厚。

「彌勒當知，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，

我身是也，求名菩薩，汝身是也。」

此時文殊菩薩說出謎底，自己說了一大段究竟為甚麼，現在畫龍點睛說出來，對彌勒菩薩說：您應當知道，日月燈明佛時代的妙光菩薩是誰，因為日月燈明佛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您也在場，當時的妙光菩薩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今日的我文殊，求名菩薩，正是今日的您彌勒菩薩呀。

「豈異人乎」的「異人」即是別人。文殊菩薩提起彌勒菩薩的往事，有人以為可能會令他難為情，但這些是一乘大菩薩，都證悟無生法忍，提起這些往事沒有相干，他們兩人，像演戲一樣，一問一答，把往事告訴大眾，也有教化作用，彌勒菩薩又怎會不好意思呢？

文殊菩薩之所以說那麼多，是因為如果說得太簡單，大眾不容易相信，所以要把從前的故事詳細披露。彌勒菩薩是一乘大菩薩，日月燈明佛說《法華經》之時，他也在場，他應當知道，為何還要問呢？可能他一下子想不起來也不奇怪，別說相隔了無量劫那麼長的時間，就是相隔幾個月、幾天的事，有時也會想不起來。他之所以問，最主要是代大眾而問，文殊菩薩是大眾所看重的，由他的口中說出來，大眾會更容易相信，而且文殊菩薩也引彌勒菩薩當時在場來作證，不是憑空而說，有事實證明，法會大眾就更加相信，印像更深刻。

「今見此瑞，與本無異，是故惟忖，今日如來，

當說大法，名妙法蓮華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這裡是總結答覆彌勒菩薩所問，佛為何現出種種瑞相。文殊菩薩說：現在見到的這些瑞相，與我以前見到日月燈明佛所現的瑞相沒有甚麼不同，是一樣的。所以我思惟忖度，現今釋迦佛，將要說大法，將要說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這部經是教一乘菩薩之法，是佛所護念的。

「與本無異」的「本」是往昔、本來、以前的意思，「無異」是一樣的意思。日月燈明佛與釋迦佛所現的瑞相，雖然時間不同，但現出來的瑞相是相同的。文殊菩薩說：這些是自己思惟忖測出來的，這表示他謙虛、客氣的態度。

「當說大法」的「當」，在佛經中是將來的意思，「當說」是將近要說。佛將要說的大法，是實教大乘，不是權教大乘，無量義經可以說是權教大乘，《法華經》是實教大乘。釋迦佛在過去世做十六沙彌時，教化了很多一乘弟子，有些弟子退了心，釋迦佛念念不忘要教化他們，引導他們回入一乘道，教他們一乘因果，直至引導他們成一乘佛果，才算盡了責任，佛出世就是為了這一大事因緣，要教化一乘退墮的弟子，所以是「教菩薩法」，不是教聲聞法，是佛所護念的。護念有尊重的意味，是佛特別尊重，特別守護的，不可隨便說出來。前面講無量義經也是「佛所護念」，那時佛護念的是權教大乘。眾生的根機不適合聽，佛就不講。一乘的《法華經》更是佛所護念的，更加要合時候才講出來。

舊本長行結尾有「爾時文殊師利，於大眾中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這一句，此是經家敘述，是編集經典的人所敘述的話，可以不要，所以遠參老法師刪除了此句。

佛經的格式有長行和偈頌，偈頌分有重頌、孤起頌，十二分教裡有重頌這一分，為何要有重頌呢？因為重頌每句都是四、五個字，讀起來容易記憶，當時沒有書本，全靠用口來傳誦，容易讀就容易背誦；而且佛說法的時候，有些人遲到，就聽不到長

行，佛重說偈頌，遲到之人便知道長行的內容。

以下的重頌是文殊菩薩回答彌勒菩薩而說，內容與長行差不多，但長行裡對佛光中所見的情境沒有詳細描寫，偈頌就說得具體些。

「我念過去世，無量無數劫，有佛人中尊，號日月燈明。

世尊演說法，度無量眾生，無數億菩薩，令入佛智慧。

佛未出家時，所生八王子，見大聖出家，亦隨修梵行。

時佛說大乘，經名無量義，於諸大眾中，而為廣分別。」

「我念過去世」的「我」是指文殊菩薩；「念」是回憶，與上文的惟忖相似；「世」不是指一世，「過去世」是指多生多世以前，在「無量無數劫」以前，有一位佛，叫日月燈明佛，他是二萬位日月燈明佛中最後的那一位佛。「人中尊」即是佛，佛的功德智慧，一切都是最圓滿、最高超、最究竟，在一切人之中是最尊最上，佛在天中，是天中天，佛在一切聖者中，是聖中聖，佛出現人間，就是人中尊，佛是以人身成佛，在人間出現，在人間修行，在人間成佛，所以稱為「人中尊」。

佛之所以出現世間，他的慈悲願力在於度眾生。如釋迦佛成佛之後，原本是想說一乘，但眾生的根鈍，不可以一開口就說一乘。佛為應眾生各別的根機，不但說聲聞法、緣覺法、權教大乘法，有時還要說人天法，到最後就教弟子回小向大，轉入實教大乘（一乘），開權顯實，說《法華經》。佛所演說的種種法，都是應機逗教，而且恰到好處，用譬喻來說，就好像是把芥菜子撒出去，可以剛好對正那支針孔，不會有半點差錯。

「度」的意思是令眾生得解脫，有進步，才謂之度。佛教化眾生，最低限度是令眾生有進步，如由人、天引導他發出離心，擺脫生死，對治煩惱，這就度脫了凡夫，度脫了人、天的境界，進步到聲聞的境界；或者要聲聞人回小向大，由小乘度到大乘；或令他們從權教大乘進步到一乘，一步一步令他有所進步，令眾生從劣的境界轉入勝的境界，這才稱為度。

世間上那些所謂「超度」，其實不成為度。有的人信了佛，皈依了三寶，假如他沒有進步，只是做一下形式，不算是度；或者說他種下善根，未必有實際的好處；一定要有所進步，有所受益，於佛法中有所受用，才謂之度。度有深有淺，程度有高有下。佛度了「無數億菩薩」，佛未說《法華經》前，這些都是權教菩薩，過去世他們可能是一乘菩薩，不過退心而入了三乘。在佛的慈悲引導下，最後令他們入佛的智慧。在《法華經》來說，「佛智慧」不同於般若，我們一般人講，有些人很聰明，很有智慧，在權教大乘來講，是通達一切事物物的真相，悟證一切法空寂，就是有智慧。這裡所說的「佛智慧」，是指一乘的佛智慧，是如下面〈方便品〉所說的「諸佛智慧，甚

深無量」，「無量力、無量禪定、無量三昧、無量無所畏、無量解脫」等，包括了一乘佛所有的無量無邊功德，總名叫「佛智慧」，範圍非常廣，而且很高深。

那些三乘人，聽了佛說《法華經》之後，全部信解一乘，就變成一乘菩薩，他們要成佛才能得到佛智慧。佛說《法華經》所度的無量眾生，可以是十法界的眾生，但他們能信解一乘，立刻就轉入一乘菩薩道。如果遠老法師不加上第十一的一乘菩薩法界，第十二的一乘佛法界，就不容易同權教菩薩、權教佛釐清楚因果的關係，所以遠老法師把一乘菩薩，稱為第十一法界，把一乘佛果稱為第十二法界，即是以一乘菩薩因，證一乘佛果，以權教菩薩因，證權教佛果，這樣權實的因果才分得清楚。

佛有大悲願力，能引導無量眾生，引導無數的權教菩薩，令他們漸漸進步，轉入一乘菩薩的地位，令他們入一乘實教佛的智慧，其中間當然是要做很多工作。這位日月燈明佛未出家前，是轉輪聖王，是統一天下的大國王，他生了八位王子，每位王子也是國王。這裡說的「見大聖出家」，應該是見大聖得道，因為他們的父王，早已出了家，八位王子不是因為父親出家而出家，而是見到父親成佛，才捨棄王位，跟隨佛出家修行。這「大聖」是指八位王子的父親——日月燈明佛。八位王子見自己的父親得道成佛，於是有所醒悟，覺得做國王也沒甚麼好處，應當出家修行成佛，得佛智慧，才有真實利益，所以就跟隨父親出家修清淨的梵行。他們出家後，先修權教的大乘行，再修實教的大乘行。三乘行也屬於清淨的梵行，依三乘修行，可得解脫。世間上的一切作為，都是束縛的、墮落的，三乘行雖然不是究竟，但都屬於解脫。最清淨的梵行，當然是一乘行。這些王子，出家時是甚麼根性，佛就為他們說甚麼法。當時佛為他們說大乘法，經名叫無量義，因為這《無量義經》的義理，應該在《般若經》之上，而且說的時間也會很長。「而為廣分別」，是詳細地分析。

「佛說此經已，即於法座上，跏趺坐三昧，名無量義處。」

佛說完《無量義經》，沒有起法座，就在講經的法座上結跏趺坐入定；其實佛在說法時，也是跏趺而坐，盤起雙腳。梵語「三昧」譯正受、等持，即定慧均等的意思，這是深的定，四空定比四禪較深，無量義處三昧比四禪、四空定更深。初學禪定的人，則要坐著不動；但佛的境界，行住坐臥都可以入定，不一定要坐著。佛說法的時候是坐著，所以這裡也是坐著入定。本來這裡應當是「入三昧」才對，三昧不是坐的，是入的。佛入的定是有名字的，這次的定叫「無量義處三昧」，入了三昧後才有瑞相出現。

「天雨曼陀華，天鼓自然鳴，諸天龍鬼神，供養人中尊。」

一切諸佛土，即時大震動。佛放眉間光，現諸希有事。

此光照東方，萬八千佛土，示一切眾生，生死業報處。」

這裡講述佛入定後，令大眾見到的瑞相有很多，首先是雨華，天上散下很多曼陀羅華，即是柔軟華，大眾又聽到天鼓自然響起，但看不見鼓在哪裡，也看不見有人打鼓。傳說帝釋天有個天鼓，如天人作樂時，天鼓就會自然響起來，這也是瑞相。天龍八部眾，也來供養佛，「人中尊」就是指佛。

小乘經很少講八部眾，大乘經才有講八部眾，因為佛說大乘經，可能有八部眾來讚嘆、擁護，起影響的作用；或者他們有大乘根機而發心來聽法；但佛教並不重視這些天龍、鬼神，來者不拘，去者不拒，只要他們不擾亂法會秩序，也可以來隨喜參加，不過他們不是當機眾，不是為求解脫。八部眾中有善有惡，如果是惡的鬼神，不會來親近佛菩薩，有善根的才會來擁護法會，親近佛菩薩。來到法會的，大多數是忉利天、帝釋天的部屬，地位是很低的，他們來親近佛，供養佛，是想求福；不一定用物質供養，能表示恭敬、讚嘆，已是供養。

當時一切佛土，大地六種震動，佛放出眉間白毫相光，照耀一萬八千佛世界，並現出種種稀有的景象，很奇特，見所未見。

「示一切眾生」的「示」，是佛以三昧力、神通力，讓法會上的大眾見到眾生的「生死業報處」。眾生有身體，執著有我，起貪瞋癡而造業，造善惡業就招感六道輪迴。業為因，報為果，有業有因有果報，在六道中生死死，或在人中死，在天中生；或在天中死，在人中生；或在地獄、餓鬼生。這些都是眾生的「生死業報處」，這一切，大眾都在佛光中見到。見到眾生做甚麼因，受甚麼報，由因至果都可以見到。我們只知我們現在做人，前世做甚麼就不知道了，但在佛光中，能見一切眾生的「生死業報處」。

「又見諸佛土，以眾寶莊嚴，琉璃玻瓈色，斯由佛光照。」

大眾在佛光中又見到很多佛土，長行說是一萬八千的佛土，皆用眾多的寶物來莊嚴，所謂黃金為地，金繩界道，七寶樓台，有琉璃的顏色，有玻瓈的顏色，琉璃是青色寶，玻瓈不是玻璃，而是水玉，白色的寶。為甚麼見到佛國土有琉璃玻瓈色呢？這是由於佛光照耀，令大眾見到這樣的色彩，就如長行所說，彌勒菩薩在佛光中見到那些佛國土皆如金色，萬八千佛土本來不是金色，因佛光是金色，照向那些世界也變成金色。如果佛用紅光，佛土就變成紅色，如果佛用藍光，佛土就變成藍色。

「及見諸天人，龍神夜叉眾，乾闥緊那羅，各供養其佛。」

前面只是僦伺地講「諸天龍鬼神，供養人中尊」，供養日月燈明佛，這裡講明日月燈明佛放光所照的萬八千佛土，每一個世界，都有天人，有龍、有神、有夜叉眾、有乾闥婆、有緊那羅等八部眾，他們都是為尊敬三寶而來，各各供養他們所處的世界

那一位佛，也即是某一世界的八部眾，供養某一世界的佛。

由此可見，文殊菩薩的神通力很強，智慧力、記憶力都很強，所以見的事很多，記憶得很清楚，能詳細把無量劫以前的事說出來。

「又見諸如來，自然成佛道，身色如金山，端嚴甚微妙，

如淨琉璃中，內現真金像。」

大眾在佛光中又見萬八千世界有佛正在成道。「自然成佛道」不是無因無緣，忽然成佛道。所謂「無自然的釋迦，無天生的彌勒」，一切都是有因有緣才可以成佛。成佛必定要修菩薩行，功行圓滿，還要配合眾生的根機成熟，才會成佛道。這裡所謂的「自然」不是一般人想像的無因無緣的那種「自然」，而是功行成熟了的那種「自然」；如瓜熟蒂落，瓜熟透了就自然掉下來；又如學生，讀書成績很好，若干年後，他自然就會畢業；如人吃下兩、三碗飯，自然會飽。「自然成佛道」是說這樣的自然，不是無因的自然，佛教不講無因論，甚麼都講因果。「自然」是條件充足的意思，當他功行圓滿了，就「自然成佛道」。

成佛的現象，具足相好，成佛時「身色如金山」。成佛之相不同於凡夫，成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非常光明，金光閃閃，光明燦爛，令人看見光光亮亮很舒服。「如金山」並不是等於金山，而是說好像金山，金光閃耀，端正莊嚴。三十二相中，每一相又有種種的好，好得難以形容，故說「甚微妙」。

佛的相好，用金山來形容，都未能完全說得盡，就再用一個譬喻來形容「如淨琉璃中，內現真金像」。佛身是金色，金光燦爛，加上日月燈明佛眉間白毫相光，光上加光，如清淨的琉璃寶裡，現出佛的真金像。這也是譬喻佛本身的莊嚴，用此兩句來形容在佛光中所見的莊嚴境界。

「世尊在大眾，敷演深法義，一一諸佛土，聲聞眾無數，

因佛光所照，悉見彼大眾。」

大眾在佛光中，見到他方世界的佛，成佛之後轉法輪，在大眾之中說法。成佛後，弟子和天人大眾稱呼一切佛為「世尊」，佛自稱則稱如來。

「敷演深法義」是佛轉法輪說法，「演」是詳說，「敷」是一一分開解釋，即是詳細剖析甚深的法義。佛說法當然是應機而說，對聲聞眾說四諦法，對緣覺眾說十二因緣法，對大乘人說六波羅蜜法，對一乘根機說一乘法，這些都可稱為「深法義」，就算是聲聞法，比人天法，也深了很多，大乘法比小乘法又深了一層，一乘法比權教大乘就更深了，一層比一層深，相對來說，每一層都可以說是深法義。

「一一諸佛土」是指萬八千佛土，每一個佛土，都有無數的聲聞眾。聲聞眾依佛教聲，領解、思惟之後，依著修行，就會覺悟，得解脫，這是因佛的教聲而得到成就，所以叫聲聞眾。

法會上的大眾，因有佛光的照耀，才全部見到他方世界的大眾。

「或有諸菩薩，在於山林中，精進持淨戒，猶如護明珠。」

這裡說菩薩修持戒波羅蜜多。持戒不一定要在山林，不過有些初學的菩薩，擔心在城市裡人多嘈吵，五欲引誘比較多，令他們的心不容易得寧靜，所以初學的人去山林修行。這不是消極、頹廢，只是想避開喧鬧才易進步。各人的程度不同，如果程度高的人，不怕嘈吵，可以不去山林修行；但又不應毀謗住山林的人。我們須知道各人的根性不同，修行的模式可以自由選擇。

那些菩薩在山林中，很精進地持淨戒。在佛教中，「精進」兩字很重要，無論做甚麼，都要精進，六波羅蜜多，每一度都要精進，不精進就會退步。精而不雜，進而不退。「持淨戒」主要是離三毒，沒有貪愛、瞋恨、愚癡，這樣就能持淨戒。若帶著貪瞋癡的成份持戒便會不淨，總認為自己持戒很清淨，而鄙視吃葷的、犯戒的人。如果這樣想，就變成貢高我慢，瞋恨別人不持戒，以為自己持戒有很大功德，有很多戒神來保護自己，這就變成貪瞋癡具足，怎能算清淨？只有離開貪瞋癡三毒，才能清淨持戒。

我們還要知道，戒者，道德的行為。試問有哪一個宗教不要道德行為的呢？人類社會要講奉公守法，即是一種戒行；宗教徒，當然有宗教的戒行，佛教徒在遵守戒行之時，不應執著，不生瞋恨心，不生貢高我慢心。戒有開遮持犯，有時為了救人，可以稍為變通，若為了持戒而不去救人，則是愚癡。例如，在街上有個女士跌倒，你身為男士，眼見有車開過來，你卻認為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我不能扶起她。」這就不是真持戒。類似這種情形，我們要權衡一下，在守戒中要靈活變通，不可太執著。

菩薩持戒要從慈悲心出發，有的人持戒，是為了自己。例如，為何不殺生？他是為了求福，認為殺生有罪，犯殺戒，會墮地獄，處處從自我中心出發，不是為了憐憫眾生的痛苦。菩薩戒殺，是因為憐憫眾生，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自己都害怕痛苦，為甚麼要殺眾生的命？菩薩持戒，是以慈悲心出發，主要為免眾生受苦。這樣的持戒才算清淨。若處處以自我為中心就不算清淨。要精進才能持戒，如果認為自己暫時很難做到，慢慢來吧，這就放鬆了自己，沒有精進心。精進是要自己管束自己，控制自己的貪欲和瞋恨，由勉強做到自然，淨戒必能成功。

這樣持淨戒，「猶如護明珠」。「護」有尊重、維護、珍惜的意思，對持戒的德行很珍惜，不會隨便破壞。如有一顆明珠（如意寶珠），你會小心保護它，不令它受染污。我們持淨戒的功德，亦如是不會隨便毀戒，如維護寶珠一樣，決不會令它損壞或失去。

「又見諸菩薩，行施忍辱等，其數如恆沙，斯由佛光照。」

大眾又見到很多菩薩，修布施、忍辱等波羅蜜多。這些菩薩的數目如恆河沙那樣多，這些情景都是由於佛光所照，令大眾得見。

菩薩行在這個世界來講，能做到的是六波羅蜜多。六波羅蜜多除了前面講的持戒、精進，還有布施、忍辱等。布施是菩薩行的第一步，在六度中比較容易做到，因為它是很具體。布施有法施、財施、無畏施，其他五度，如持戒、忍辱、禪定等，比較難學一些。「施」是奉獻，利他，捨己為人，最容易做的是財施。佛說：「有財當布施，行善須及時，財物五家有，不施悔恨遲。」因為布施也要有機會才能實行，如果沒有機會，或者錯過機會，想布施也辦不到。布施就如種福田，供養三寶、父母、師長，是種恩田和敬田，布施給可憐的人，為種悲田。菩薩布施是不住我相，不住眾生相，也不會想著自己布施了多少財物，凡是有利益於人的事，菩薩都應當做。財施有外財施和內財施，外財施是布施金錢財物，內財施是布施體力勞動或捐血、捐器官等；總之是放棄自己的利益來幫助他人。如果最能表現慈悲心的具體事情都做不到，還講甚麼行菩薩道？布施若是為了名，為了博取善長仁翁的稱號，就不是菩薩的真布施。布施是菩薩行的初門，如果這第一步都做不到，又怎會有第二步？你若有無私、慈悲、奉獻的精神，你就是菩薩。

菩薩布施與普通人的布施有所不同，普通人的布施是有相的、有漏的。教導淺根的世俗人布施，要用方便告訴他：「布施如點燈，油乾了，燈就會熄滅；若加點燈油，燈才會繼續發光；現在你有福，就要繼續種福，做些善事。」這是人天乘的布施。菩薩的布施則是三輪體空，不住我相，沒有能布施之我，沒有受布施之人，中間也沒有所施之物，完全不住相，只有慈悲精神，其他甚麼也沒有。

菩薩行忍辱也很重要，佛說：「忍者為高，持戒、苦行所不能及。」布施、持戒、苦行的功德都比不上忍辱。「忍」字頭上一把刀，很難忍受，一般人最難做到忍辱。學佛人，一定要忍辱。例如你來聽經，遇到有人無緣無故罵你，你就會瞋恨，不再來聽經了。如果不修忍辱，很易退心，生起一念瞋心火，就把以前種植的功德林都燒掉了。所以非忍辱不可。

「又見諸菩薩，深入諸禪定，身心寂不動，以求無上道。」

這一頌是文殊菩薩繼續對彌勒菩薩說的，他在佛光中，又看見有些菩薩在深修禪定。「禪」是梵語禪那，譯作靜慮，是修攝身心的功夫，一般說有四禪八定。初、二、三、四禪，雖然禪功很深，但到了四空定更加深。菩薩所修的禪定，一定超過凡夫的禪定，也超過外道的禪定。四禪八定屬於三界之內，色界是四禪，無色界有四空定，凡夫外道都可以修。菩薩的禪定則不同，菩薩無論修甚麼定，都必定有般若慧指導，以三心修六度，發菩提心，志願成佛，有大悲心憐憫眾生，有般若空慧，通達一切法

空，通達一切因緣所起，無有自性。菩薩以此三心來修六度，才成菩薩行。不以三心修六度，不算是菩薩。無論你布施了多少，有多大的忍辱力，若沒有般若空慧，沒有成佛的志願，沒有憐憫眾生的慈悲心，即使你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禪定，都不能成為成佛之因。

那些菩薩所修的禪定，超過凡夫外道的禪定，做到「身心寂不動」。不只是身不動，也不同四禪天、無想天只是心念寂止，而是有觀慧力，才做到「身心寂不動」。這是深的禪定，不是故意勉強壓抑，而是因為菩薩通達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如如不動的道理，自然寂然不動，以此修定修慧的功德，進步到成佛。雖然修六波羅蜜在一乘來講，屬於權教大乘，但行菩薩道必定要經過這個階段。

「又見諸菩薩，知法寂滅相，各於其國土，說法求佛道。」

這裡說有一類菩薩，修般若波羅蜜多，這是甚深的智慧，是觀察諸法實相的智慧，是世間一切人所沒有的。科學家、哲學家很聰明，有很大的成就，但沒有般若慧，因為他們不能徹見諸法實相，只見到有，見到千差萬別的種種相。其實這些都是假相，不是實相，一切都是如幻如化。菩薩能從如幻如化中通達它本性空寂，本來不生不滅，既然因緣所生，尋求它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《心經》說：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

色法是物質，受想行識是精神。物質與精神，一切的一切，尋求下去，觀察下去，它都是從因緣所起，每一件物質，大至世界（地球），小至微塵，都是靠著種種的條件，種種的因緣，才能顯現，絕對沒有單獨成立的自性可得，沒有真實性，沒有永恆性。菩薩能通達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，通達一切法本來空寂，本來不生不滅，這是諸法實相。凡夫沒有此智慧，看不到諸法實相，所見的是千差萬別的假相、幻相，不過凡夫無始以來執著慣了，顛倒慣了，就把這些幻相當作真實，便生起無邊的煩惱。

菩薩有般若慧，有禪定力，就能觀察到一切法本來空寂，本來不生不滅。若在時間上觀，它不過是前後相續；在空間上觀，它不過是彼此和合，相依相成；以物體的本質去觀，它本來是不生不滅。菩薩以這種定慧力去深觀，像《心經》說的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就能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所以菩薩能「知法寂滅相」。

小乘人也能通達一切法空，但他們沉空滯寂，非常消極，沒有興趣莊嚴佛土，成熟眾生。菩薩因為通達一切法空，以其空的緣故，而起大悲心憐憫眾生。眾生不知道空的道理，顛倒執著，造業受苦，所以菩薩就要「各於其國土，說法求佛道」，要以定慧力，自己進步，同時還要利益眾生，令眾生也通達諸法寂滅相。菩薩的任務是莊嚴佛土，成熟眾生；既然要成熟眾生，就要教化眾生，由於教化眾生，與眾生結了緣，功德也增勝了，自己的定慧力也增勝了，將來就可以成佛。

「爾時四部眾，見日月燈佛，現大神通力，

其心皆歡喜，各各自相問，是事何因緣？」

文殊菩薩繼續說：當日月燈明佛放光，普照萬八千世界時，出家的男女二眾和在家的男女二眾，見到日月燈明佛，現出大神通力，雨華、動地、放光，這些都是佛的大神通力、大功德力、大智慧力的表現。雖然外道和小乘也有神通，但只有佛的神通力是最大。大眾見到佛現出的瑞相，心裡都很歡喜，覺得這些瑞相很奇特，希有難得，心裡起了一個念頭：為何會這樣？於是「各各自相問」，天人與天人相問，人與人相問，或者自己問自己：這件大神通事，是何因何緣？佛為何要雨華、動地、放光，令大眾見到這麼多境界？不知所為何事？這兩句是敘述眾人的心念。

「天人所奉尊，適從三昧起，讚妙光菩薩，汝為世間眼，

一切所歸信，能奉持法藏，如我所說法，唯汝能盡知。」

「天人所奉尊」是指佛，佛是一切天、一切人所尊重的，所敬奉的，「奉」也是尊敬，「尊」是指世尊，佛最尊最上。「適」是正在之意，佛正在從三昧起，如釋迦佛一樣，「從三昧安詳而起」，很安詳地出定，「三昧」，是甚深的定，「起」，是出定。

日月燈明佛出定後就讚嘆妙光菩薩：你真是世間之眼，一切人都會歸信於你，你能夠奉持所有的法藏，我日月燈明佛所說的種種法門，唯有你妙光能全部知道。

世間人雖有眼，但看見的東西，有時也會看不清楚，或看錯。如佛經裡所含攝的真理，沒有智慧的人是看不明的，或會看錯；看錯的時候，有眼等於無眼。所謂「世人之眼非不明，眼明但向經中盲；世人之耳非不聰，耳聰但向經中聾」。有些人的眼很正常，不用戴眼鏡，但對經中甚深的義理不能通達，甚至看錯，把意思弄反，眼就不起作用，就等於無眼。

妙光菩薩有智慧，可開導眾生，令眾生開智慧眼，眾生可依妙光菩薩的眼為眼，就能通達佛所說的真理，所以說妙光菩薩為世間之眼。世間一切人、一切天的程度，都比不上妙光菩薩，都要接受妙光菩薩的教化，所以他們都會歸信於妙光菩薩。歸信妙光菩薩等於皈依一乘僧寶；妙光菩薩志在宣傳佛所說的法，信妙光菩薩等於信一乘法寶，也即是皈依一乘法寶；妙光菩薩是一乘大菩薩，將來會成佛，他教化眾生也志在令眾生成佛，眾生等於皈依了一乘佛寶。這「歸信」兩字，表面上是歸信妙光菩薩，其實是包括了歸信一乘三寶。「歸」者，全心全意歸向於三寶；「信」者，是清淨心，清淨的志願。妙光菩薩是一切人、天所皈依的，所信賴的，依靠著妙光菩薩，眾生就可歸向三寶。

妙光菩薩有很大的能力，「能奉持法藏」。「法藏」包括三乘法藏以及一乘法藏，日月燈明佛未說《法華經》之前，是說三乘法藏，等到出定後說《法華經》，就說一乘法藏。妙光菩薩對日月燈明佛所說的三乘法藏和一乘法藏都能奉持，「奉」是尊重、恭

敬、奉行，「持」是執持不忘，能通達了解，又能依著去修行，又能用來施教於一切眾生，這就是「能奉持法藏」。

這樣能受持，即是有聞持陀羅尼，像阿難尊者那樣，聽了就明白，又能記憶不忘，這才謂之「能持」，能擔當佛所說的一切法藏。「藏」者，是庫藏，含藏無量無數無盡的寶藏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三乘法藏和一乘法藏，妙光菩薩都能負擔起來，而且能轉教於一切眾生，能令正法久住於世，這樣就是「能奉持法藏」，有此能力的，只有妙光菩薩，才堪稱為「能奉持」。不是所有人都「能奉持」，妙光菩薩有此能力，是值得稱揚的。

日月燈明佛繼續讚嘆妙光菩薩：如我日月燈明佛所說的種種法門，只有你妙光菩薩可以盡量知道，盡量了解。

舊本是「唯汝能證知」。遠老法師認為，要徹底證到那個境界，只有佛才能證知，菩薩只能是盡量了解知道，所以他認為把「證知」改為「盡知」更貼切。

「世尊既讚嘆，佛知其心行，能持妙法藏，令妙光歡喜，

說是法華經，滿六十小劫，不起於此座，所說上妙法，

是妙光法師，悉皆能受持。」

佛讚嘆完妙光菩薩，也知道妙光菩薩的智慧、能力、功德到達甚麼程度，知道妙光菩薩能奉持一乘法藏。

「佛知其心行，能持妙法藏」，這兩句是遠老法師加上去的，沒有這兩句，就不能表示妙光菩薩能持一乘法藏。上文是讚嘆妙光菩薩能持三乘和一乘的法藏，這裡的「妙法藏」是專指一乘法藏。「心行」即是深心之所行，妙光菩薩是一乘大菩薩，他的深心之所行，當然是行一乘道。

因為佛知道妙光菩薩有此能力，也知道他的志願是弘揚一乘法，住持一乘法，所以佛以他為當機，說了六十小劫的《法華經》。其實佛說法應該為大眾，不單單是為了「令妙光歡喜」，也令大眾歡喜，不過妙光菩薩是最有志願，最有能力宣傳《法華經》，有能力奉持妙法藏，所以特別提出他來講，以他為代表。能夠聽佛說法，可以明理，必有進步，當然歡喜，能夠聽佛說一乘法，依一乘法修行，可以到達最圓滿的功德，可以究竟成佛，這是究竟的歡喜，超過以前聞三乘法的歡喜。

日月燈明佛因為妙光菩薩有這樣大的能力，有這樣大的志願，所以就說《法華經》，這也是大眾的根機成熟，雖然他們比妙光菩薩的程度淺很多，但也有能力聽《法華經》，佛才說《法華經》。佛說了六十小劫的《法華經》，也沒有起來走動，沒有離開講經的法座。這是一乘淨土、一乘功德的境界，非凡情所能測度，非我們所能想像。

日月燈明佛所說一乘最上的微妙法，這位妙光法師，全部都能受持。經中有時稱妙光為菩薩，有時稱他為法師，因他是以法為師，以法施於人，能負起持法、弘法的

任務，所以稱為法師。

佛在六十小劫中所說的法，有深有淺，因為一乘菩薩的程度也有深淺，權教菩薩的程度也有深淺，其他人的程度更是有深有淺。大眾的程度如何，佛是知道的，佛能應機施教，順應當時各位菩薩的根機來說法。而妙光菩薩有大智慧，佛在六十小劫中所說的法，他都能全部受持、信解，並且能用來教化眾生，他是很了不起的，值得佛讚嘆他。

有的菩薩，聽佛說法，適合自己的就接受，太過淺的法，不喜歡聽，太過深的法，又接受不起，這就不是「悉皆能受持」。妙光菩薩則做到「悉皆能受持」。

「佛說是法華，令眾歡喜已，尋即於是日，告於天人眾，

妙法實相義，已為汝等說，我今於中夜，當入於涅槃。」

佛說完《法華經》，令大眾非常歡喜。這些大眾是指菩薩眾，即使以前是聲聞、辟支佛眾，聽了佛說《法華經》，發一乘菩提心，馬上就變成一乘菩薩。大眾為何會歡喜？如下面〈方便品〉所說：「自知當作佛」，知道自己本來是一乘人，本來有一乘菩提種子，現在恢復一乘菩薩道，將來必定成佛，所以非常歡喜。

「尋」是跟隨、接著的意思。佛在說完《法華經》的這一天，告訴天、人大眾：一乘妙法實相的義理，一乘最高最上的微妙法，我已經為你們說完，我之目的已經達到，任務已經完成，我在今日半夜時分就會入涅槃。

佛應該告於菩薩眾，告於一切大眾，為何特別對天、人大眾宣佈？佛是有意義的，因為大菩薩心已通達，是否對他們說都不要緊，但天、人則有所不同。他們雖然與菩薩一起聽《法華經》，也得到佛為他們授普記，如釋迦佛在〈方便品〉所說：「聲聞若菩薩，聞我所說法，乃至於一偈，皆成佛無疑。」聽到一偈的《法華經》，都會種下一乘佛種子，漸漸積功德，將來是會成佛。那些天、人也得到授記，但天、人的一乘理念還是很淺，智慧很淺，不像菩薩那樣明理，如果他們見到佛入滅，就會悲哀、傷感，佛怕他們悲傷，就預先安慰他們，特別對他們說：

「汝一心精進，當離於放逸。諸佛甚難值，億劫時一遇。」

佛對天、人大眾說：你們要一心精進，應當離開放逸。「汝」應當是「汝等」。「精」已有一心的意思，是專一行一乘道，專一受持一乘法；「進」是要努力向前，如果心散亂就不精進，就不容易努力，不容易進步。佛法無論大小乘，或一乘，最注重的是精進不放逸。中國佛教的課誦本也說：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。」

放逸比懶惰更差，懶惰只是應作不作，而放逸，不但應作不作，而且不應作而作，害處更大。不應作的事很多，例如：搬弄是非，與人爭吵，放蕩、任性，胡作妄

為，好像牛馬，沒人看管，任它亂跑，就會踐踏農作物，使農夫沒有收成。放逸有身放逸和心放逸，不行善，任性作惡，這是身放逸；心裡胡思亂想，打不正當的妄想，就是心放逸。兩種放逸都妨礙精進，離開放逸才可以精進。佛教裡的離放逸是很重要，我們要時時反省，令自己身心都不放逸。精進也包括身精進和心精進，而心精進更重要。

我們為何要精進？因為佛世難遇，有時經過億劫那麼長的時間，也遇不到一位佛出世。〈方便品〉說：「諸佛興出世，懸遠值遇難，正使出於世，說是法復難。」可知諸佛不是很容易遇到的。「值」是遇著。能夠遇到佛，要講機緣，如果與佛無緣，即使佛在你的對面，也是不相逢的。所謂「佛出世時我沉淪，我出世時佛滅度」，這就遇不到佛了。

佛囑咐那些人：既然佛難值遇，現在你們聽到佛說法，就應當精進，如不精進，就會退步墮落。古人說：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」如果退心墮落，不知甚麼時候才有機會遇到佛。所謂「一失人身，萬劫難復。」我們現在得到人身，能聽到佛法，就應當珍惜。

「世尊諸子等，聞佛唱涅槃，各各懷悲惱，佛滅一何速。」

這「諸子」是指日月燈明佛的八位王子，他們聽到佛宣佈入涅槃，各人都懷著很悲傷苦惱的情緒，心裡在嘆息，佛為何入滅得這麼快？

「唱」是宣佈，提高聲音，拉長聲音來宣佈，怕有人聽不到。舊本是「聞佛入涅槃」，但佛不是一講就馬上入涅槃，首先要宣佈，所以遠老法師改為「唱涅槃」。八位王子雖然很通達佛法，很明理，但聽到父親要離開自己，也免不了悲哀懊惱，這是人之常情，是通情達理的嘆息。釋迦佛宣佈入滅的時候，很多弟子不但悲惱嘆息，而且掩面而泣。如果有智慧的弟子，就會嘆息「佛滅一何速」！如果未得解脫，未證聖果的弟子，像阿難那樣，就會哭泣起來。

「聖主法之王，安慰無量眾，我若滅度時，汝等勿憂怖，

是德藏菩薩，於無漏實相，心已得通達，其次當作佛，

號曰為淨身，亦度無量眾。」

「聖主法之王」是指佛，凡是佛都是聖主法之王，佛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日月燈明佛安慰無量大眾：如果我入滅的時候，你們不要憂愁怖畏，我雖入滅，佛法還有菩薩住持。這個法會上有位德藏菩薩，是一生補處菩薩，他對於一乘的無漏實相，已經通達，可以自行化他，可作眾生的模範，將來是這位菩薩成佛，他成佛時不叫德藏

佛，而是叫淨身佛，淨身佛也度無量無數的眾生。

「滅度」是度過有為，度脫一切障礙，佛早已度，現在所謂的「滅度」，是一種示現的滅度。每一位佛，都經過正法時期，像法時期，佛滅度後，經過若干年代，才有第二位佛出世。德藏菩薩在日月燈明佛滅度後若干年，就會成佛。日月燈明佛為德藏菩薩授記，但沒有說明德藏菩薩會在何時作佛。凡是成佛都會度無量眾生，尤其是一乘佛果圓滿，成就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所度的眾生當然是無量無邊。

「佛此夜滅度，如薪盡火滅。」

日月燈明佛宣佈入滅之後，就在當晚中夜入涅槃。經文用「薪盡火滅」來譬喻入涅槃。「薪」是柴，用火燒柴，柴燒完火就會熄滅。小乘人入涅槃，是灰身泯智，火化之後，身體也滅了，一切工作都停止。「如薪盡火滅」不是世間人所說的「人死如燈滅」之意，人死如燈滅是斷滅見。佛雖入滅，但他還同時在十方世界教化眾生。入涅槃「如薪盡火滅」，只是說佛與那個世界的眾生機緣盡了，說法到此為止。佛是隨眾生的機而說法，當與此世界的機緣已盡，佛的工作也暫時告一段落。

「分佈諸舍利，而起無量塔。」

佛用三昧火把身體火化後，剩餘很多骨灰。佛的遺骨都叫舍利。為了紀念佛，仰慕佛，為了令人種善根，佛弟子就把舍利分佈各地，起無量寶塔供養佛的舍利。在各地起塔，讓各地的人都有機會紀念佛，宣揚佛的功德，引起各地的人尊重、恭敬佛，發心研究佛法。起塔能令眾生修福、種善根，所以要把佛的舍利，分佈各地。世俗人則認為把骨灰分開是不好的，要集中在一處才好，這是世俗人的妄執。「塔」譯作「高顯處」，多起在高地，而且起得很高，令人從遠處就可以看見，令人生起恭敬心、仰慕心，離很遠都可以禮拜。

「受記諸大眾，其數如恆沙，倍復加精進，以求無上道。」

舊本是「比丘比丘尼，其數如恆沙」，遠老法師認為，法會上不只是比丘比丘尼，還有很多人，都得到佛的授記，所以遠老法師改為「受記諸大眾」範圍更廣。當時聽到《法華經》一偈一句，佛都為他授記，所以得到授記的大眾之數目，如恆河沙那樣多，這是總言其多。

佛入滅前，吩咐他們要「一心精進，當離於放逸」，他們聽受佛語，於是加倍地精進修行，以求無上佛道。本來佛在世時，他們已經很精進，佛滅度後，他們覺得自己進步太慢，修行還不夠精進，就加倍地精進修行。他們精進是為了求無上佛道，發願

達到一乘佛果的圓滿功德，就是「求無上道」。佛弟子只要精進修行，將來就會見佛，可以繼續聞佛說法。如下面〈如來壽量品〉所說：「諸有修功德，柔和質直者，則皆見我身，在此而說法。」即使佛滅度了，如果你能「倍復加精進」，一心精進，沒有異想，就是「柔和質直」，就有機會再見佛，再聞法，就可以迅速進步，就會成佛。如果要想「求無上道」，就要加倍精進。

「是妙光法師，奉持佛法藏，八十小劫中，廣宣法華經。」

日月燈明佛滅度後，這位妙光法師，奉持佛的法藏。這「佛法藏」是成佛的法藏，妙光法師能接受、行持佛的法藏，以此來做眾生的模範，教化眾生。他奉持了八十小劫，在這段時間裡，他「廣宣法華經」。為何他比日月燈明佛講多二十小劫？因為眾生的程度不一樣，有些眾生不明白，他就說得詳細些。

「是諸八王子，妙光所開化，堅固無上道，當見無數佛。」

供養諸佛已，隨順行大道，相繼得成佛，轉次而授記。」

日月燈明佛這八位王子，都是拜妙光菩薩為師，是妙光菩薩開導他們，教化他們。他們雖有甚深的善根，常行菩薩道，但未得不退轉，受了妙光菩薩八十小劫的教化，菩提心就更加堅固，得不退轉。既然堅固了無上道，就只會前進，不會後退，將來繼續會親近無數佛，聽佛說法，依法修行，轉化眾生，這就是供養佛。能夠親近佛，供養佛，恭敬、尊重，依法修行，弘揚佛法，就是最上的法供養。

他們親近供養佛，就能「隨順行大道」，隨順最甚深微妙的佛法，隨順一乘大道前進。最終八位王子，都能一位接著一位相繼成佛。這裡沒有說明是否由大至小順次序成佛，總之是誰精進，誰就先成佛，按著次序，前佛與後佛授記，表示八位王子不是同一時間在八方成佛。

「最後天中天，號曰燃燈佛，諸仙之導師，度脫無量眾。」

「天中天」是指佛，佛也是人中、聖中聖。有人認為，天為最高級，但在佛法裡，天也是凡夫。這裡說「天中天」，是最高級的意思。

八位王子中最後成佛的那一位，叫燃燈佛。《金剛經》說燃燈佛為釋迦佛授記。當時的釋迦佛叫儒童菩薩，他用五百文錢買了五支蓮花供養燃燈佛，看見燃燈佛走來，地上有一灘泥水，為了不讓泥水弄污燃燈佛的腳，於是他就把自己的鹿皮衣服脫下來，鋪在泥水上，但仍覆蓋不了泥水，他又把自己的頭髮解開鋪在泥水上，讓燃燈佛

走過。這表示他對佛恭敬到極點。燃燈佛就為他授記，告訴他將來某某時間，就會成佛，號曰釋迦牟尼。這裡提到燃燈佛，是為了講明燃燈佛與釋迦佛有關係，釋迦佛與我們也有關係，令我們有親切感。

「諸仙之導師」也是指佛。此「仙」不是中國人所指的仙，不是煉丹修長生不老的神仙。佛經所說的仙，是聖人，有人讚嘆佛是大覺仙。用「諸仙之導師」來形容佛就更好，佛是一切聖人的導師，能度脫無量眾生。

「是妙光法師，時有一弟子，心常懷懈怠，貪著於名利，

求名利無厭，多遊族姓家，棄捨所習誦，廢忘不通利，

以是因緣故，號之為求名。」

這位妙光法師當時有一位弟子，經常有懈怠心。懈怠比放逸好一點，只是懶惰一些。這位弟子只是心懈怠，並沒有說他身懈怠。因為他在八百弟子中，比較貪名利。有名就有便利，不一定是金錢才是利。有時名利不一定是很壞的，名利中只要不損於人，有時可以借自己的名利去利益別人，有名有利可借個方便，利用自己的權力地位去利益人、幫助人也是好的，主要是不帶有貪瞋癡來行善，就沒有過失。

這位弟子也是借著他的名利去行善，而且是無損於人，他所貪著的名利不是世俗人所貪的名利，只是說他不肯精進行一乘道，是貪著三乘的名利，在三乘中貪名利，貪功德，不是貪五欲。貪五欲則有過失。他求名利沒有厭足，時常去有名望的貴族家，喜歡與有地位的人交往。由於他的心分散了，就不能專一地精進修行，「棄捨所習誦」，「習」是要勤奮地練習。由於他分散了精神，就把他所習所誦的放棄了，不能勤習勤誦就是「棄捨」。他不是忘得一乾二淨，只是不勤於習誦，所以就荒廢了道業。雖然讀誦的時候，好像是記得，但過後就忘記了，這就是「不通利」，不通達，根性不猛利。我們讀經也是一樣，不勤習勤誦，就讀得不流利，於理也是不通曉。佛世的經是沒有文字，都是口口傳誦，這就更需要熟習。

因為這位弟子有這樣的表現，所以別人就給他起了個綽號，稱他為「求名菩薩」，但他的求名與我們現在的人求名不同。

「亦行眾善業，得見無數佛，供養於諸佛，隨順行大道，

具足菩薩業，今見釋師子，其後當作佛，號名曰彌勒，

廣度諸眾生，其數無有量。」

他雖然與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多來往，但他也是利用這些機會去行善利益眾生，也在三乘中多種善根。雖然他在八百弟子中比較貪名利，比較散心，但由於他親近妙光菩薩，也種了很多善根，做了很多善業，因此他「得見無數佛」；凡親近佛，必定會供養佛，聽佛說法，依法修行，隨順佛意。不違背為「順」。他不違背佛所說，在一乘大道上向前進。

「具足菩薩業」，舊本是「具六波羅蜜」，但六波羅蜜是權教大乘，一乘行是更深更廣，所以遠老法師改為「具足菩薩業」，即是具足一乘菩薩甚深的妙行，範圍就更廣。

「釋師子」是指釋迦佛，佛是人獅子，用獅子來譬喻，是形容佛有大無畏精神。獅子為百獸之王，獅子一出現，能令百獸震驚，百獸都要躲起來。佛出世能令所有的外道銷聲匿跡，一切外道都要隱沒。「三世一切人師子」，這也是讚嘆佛。「今見釋師子」，是說那位求名菩薩具足了菩薩業，如今見到釋迦佛。他是繼釋迦佛之後成佛，但不是在釋迦佛入滅後馬上成佛，要經過像法時期，遠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後，才成佛。他成佛時，佛號叫彌勒。以前在日月燈明佛時代，他叫求名菩薩，在釋迦佛時代，叫彌勒菩薩，將來成佛叫彌勒佛。凡是成佛都會「廣度諸眾生」，這位當來下生的彌勒尊佛，也度無量無邊的眾生。

「彼佛滅度後，懈怠者汝是，妙光法師者，今則我身是。」

「彼佛」是指日月燈明佛，佛滅度之後，求名菩薩跟隨妙光菩薩修行，他雖是屬於懈怠，但懈怠之中也不會像我們現在的人那樣懈怠。文殊菩薩繼續對彌勒菩薩說：你彌勒就是那時的懈怠者，現在是一生補處菩薩。日月燈明佛時代的妙光法師又是誰？就是今日法會中的我文殊。

這好像講故事一樣，文殊菩薩說出謎底：你彌勒菩薩問我，釋迦佛放光現瑞，所為何事？我現在把我以前所見的事告訴你，你當時也在場，你應當知道，不知你是忘記了，還是裝作不知。

「我見燈明佛，本光瑞如此，以是知今佛，欲說法華經。」

這裡是總答：我文殊見到日月燈明佛，往昔放光現瑞，如上所述，佛現瑞之後，就會說《法華經》。所以我推想現在釋迦佛也是一樣，是想說《法華經》。

不過，我們明白，釋迦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與日月燈明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不同，釋迦佛所說的是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釋迦佛四十五年都說三乘法，教弟子修聲聞行，忽然對他們說：「我過去所說的是方便，唯有一乘是真實，你們原是一乘菩薩，你們要發一乘菩提心。」他們是很難相信。釋迦佛在《法華經》中告訴弟子：我幾十年講三乘，意趣是為一乘，是但為教化菩薩，說明佛出現於

世是為了一大事因緣，為了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令眾生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，說一切眾生都要成佛，唯有一乘是真實，無二亦無三。

釋迦佛在《法華經》中，只是說出一乘的消息，只說了開權顯實，沒詳細說一乘功德，佛果是如何。而日月燈明佛說的《法華經》，說了六十小劫，〈化城喻品〉講大通智勝佛說《法華經》，說了八千劫。那應該是說一乘因果，才能說那麼長的時間。我們信了釋迦佛所說的《法華經》，將來就可以到一乘淨土，親見釋迦佛，聽釋迦佛說一乘因果的《法華經》，繼續修行，將來就可成佛。不過不是馬上就可以生到一乘淨土，而是要漸漸積功德，才能見到本師釋迦佛。〈如來壽量品〉說：「諸有修功德，柔和質直者，則皆見我身，在此而說法。」功行成熟，就可以見佛聞法。

「今相如本瑞，是諸佛方便，今佛放光明，助發實相義。」

釋迦佛現在所現出的瑞相，好像往昔的瑞相一樣，是佛的一種方便。一切佛放光現瑞相都是一種方便。這種方便，是令人懷疑、驚奇，引起人的好奇心，引起眾人要求解決疑問，下面〈方便品〉也是一樣，舍利弗三請，佛三止，這都是佛的設計教學。

現在釋迦佛放大光明現種種瑞相，是為了「助發實相義」，借此因緣幫助顯發唯一乘真實的理由。此「實相」不是指般若空義的實相，是指一乘實相，令人更加誠懇，更加尊重地等待聽佛說法。

「諸人今當知，合掌一心待，佛當雨法雨，充足求道者。」

這幾句是文殊菩薩最後對彌勒菩薩說的話：你們各人應當知道，佛這麼隆重，現這麼多瑞相給你們看，你們應當恭恭敬敬合掌，一心一意地等待聽佛說法。「合掌」表示恭敬，「一心待」是專心誠懇地等待。「雨法雨」譬喻佛說法。佛將要說《法華經》，即是佛將要雨大法雨。佛說法能令一切求佛道的人，都得到滿足，就如下大雨一樣，大小草木都能得到足夠的水份而生長茂盛。

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

所有一切求三乘的人，如果仍有疑惑，仍有懊悔，佛以後會為你們斷除淨盡，無餘無剩。佛在下一品〈方便品〉，為你們斷除疑惑。